

卷之三

上

卷之三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二十一版

玉梨魂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海虞徐枕亞

版權所有

翻印

嚴究

發行者

枕霞閣

印 刷 者

光明印刷所

上海派克路八十九號

總發行所 上海  
百交三通路一號 清華書局

序

(雙熱)

嗟。嗟。情。種。都。成。眷。屬。問。阿。誰。如。願。以。償。孽。冤。浪。說。風。流。知。幾。輩。同。聲。相。應。愧。我。攀。登。恨。海。愛。潮。隨。心。血。俱。平。  
君。坐。困。愁。城。急。淚。與。情。灰。共。熱。怪。春。風。燕。鳥。閒。窺。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悄。作。可。憐。之。色。天。涯。淪。落。舉。目。無。親。客。況。  
蕭。條。隻。身。有。影。托。幽。蘭。以。寫。恨。可。泣。可。歌。挑。咏。絮。之。吟。才。且。鬱。且。喜。從。此。春。光。漏。洩。贈。來。及。第。之。花。詩。思。蒙。茸。抽。  
盡。相。思。之。草。快。向。詞。場。樹。幟。戰。蛾。眉。不。惜。才。華。更。從。香。國。望。塵。印。鴻。爪。都。成。豔。蹟。忽。陷。愛。魔。之。窟。暗。暗。無。光。且。登。  
孽。債。之。臺。搖。搖。欲。墜。兩。地。多。愁。多。病。不。藥。春。心。大。家。宜。笑。宜。嗔。難。爲。人。面。嗟。嗟。撮。合。山。功。勵。一。實。欲。罷。不。能。如意。  
珠。價。值。千。金。何。修。而。得。畢。竟。羞。爲。薄。倖。敢。始。亂。之。終。棄。之。乎。居。然。強。作。莊。嚴。期。發。乎。情。止。乎。禮。耳。未。許。文。君。志。奪。  
調。紅。粉。而。重。整。恩。情。甯。敘。司。馬。魂。銷。撫。青。衫。以。徒。捐。涕。淚。無。可。奈。何。報。知。已。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續。良。緣。誓。以。來。  
生。好。事。銷。磨。美。人。憔。悴。至。於。此。極。夫。復。何。言。何。幸。移。花。接。木。了。其。未。了。之。情。那。知。雲。散。風。流。空。作。太。空。之。夢。薄。命。  
花。雙。枝。遞。萎。可。憐。蟲。百。足。皆。僵。爾。乃。馬。勒。懸。崖。不。墮。英。雄。之。氣。鵬。搏。大。野。忽。攀。定。遠。之。風。是。七。尺。奇。男。死。當。爲。國。  
作。千。秋。雄。鬼。生。不。還。家。豈。不。壯。哉。亦。可。哀。矣。從。此。玉。梨。成。卅。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火。棗。炙。一。味。之。哀。普。天。下。

同。聲。一。哭。

玉 梨 魂 序

玉梨魂序

藝苑

陳惜齋

秋風自雪長沙涕不爲尋春恨較遲聊借美人託芳潔哀吟愁絕楚湘槩  
缺月昏燈夢似烟還珠曲裏恨綿綿啼殘多少哀鶻血幼婦新詞墨淚綠  
居然錦瑟有知音銀釦無端百感侵我未底名卿已寡傷心更比古人深  
擣麝坳蓮總可哀青陵幽怨付誰裁情天顛倒鴛鴦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勻碧輕衫檢睡痕十年抑塞付銷魂可憐莽莽黃塵裏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幽情欲語難茶蘚開落幾春寒觥船一櫂變川恨日袖君詩忍淚看

枕亞

翠慵紅悶婢迢迢扇掩桃枝淚不銷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樓人望玉梅嬌圖新蝶驚崔鬢帶重蒲萄因沈腰撥  
盡蠻絃商恨絕加堪重問秦娘橋  
身越網結千絲練線空挑連理枝血噴朱紅甕慘香雲翦後綠參差媚雌影對春風冷花牙啼深曉月知手  
勞藍箋五十版怪他青鳥誤佳期

鶯鶯  
楓  
桔  
帳  
徒存靜理伽文畫閉門一點心燈灰有餒三生夢鏡石無言黃花翠竹空中色幡影鐘聲磬後魂不

玉梨魂藝苑

二

是蠶禪求解脫。斑斑暮雨奈黃昏。  
空剩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誦蕊珠經。  
溫郎玉鏡容分照。嚴女銀簫恨獨聽。  
冤死雙魂迷鳳子。長生一齧感牛星。

# 題詞

張含蘭

筠青梨白盡凋傷慘淡胸襟激烈腸敢冀雙飛同彩鳳非關浩劫歷紅羊葬湖風月淒閨怨鄂渚煙雲弔國殤生旣無聊甯惜死男兒端合殮沙場

情自纏綿意自癡迢迢往事繫人思休嗟兒女鴻毛命誰識英雄馬革屍俠義兩全甘虎口死生一半係蛾眉淒涼遺冊傳千古端賴芳魂好護持

唐左儀

不是巫山也斷腸落花庭院夜淒涼三生緣法憑心印一縷情絲惹恨長清夢單寒懷情女芳魂繚繞哭真娘那堪回首梨花塚濁濁猶餘血淚香(夢霞)

淒風苦雨掩重門病骨支離夢不溫兩字情緣餘碧血一燈慘淡冷黃昏前生應欠相思債此日來償未了冤想得報君無別物生時雙淚死時魂(梨娘)

訴遍相思倚遍欄强行作合太無端由來好事摧殘易到底歡場美滿難千種淒涼絃外聽一腔怨恨曲中彈如花天女散花去試問郎心安不安(筠倩)

玉梨魂題詞

二

陶采疇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許文君誤此身。絕好良緣桃代李。難忘猶是意中人。  
絕命書來不忍看。無端風雨泣花殘。春蠶到死絲猶縛。不是鴛鴦別亦難。  
冤得兒姑不自由。空餘明月伴妝樓。早知未有雙修福。悔煞當年作塞修。  
投筆從戎去戰爭。男兒難獲是榮名。拚將一死酬知己。莫笑青生竟殉情。

張若青

罌風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滿地霜。收拾塞香埋淨土。不圖同調有瀟湘。  
一縷情絲逐絮飛。亭亭花下想依稀。春蠶作繭牢相繫。欲綰同心願已違。  
青衫淪落無知己。紅粉憐才獨讓卿。霜雪不渝松柏操。許從芸閣結詩盟。  
難將赤手挽情波。好事從來磨蝎多。蠻語含沙兼吠影。虛名誤賺奈卿何。  
小別誰知成永別。癡心猶冀話梨花。再來人已仙。凡隔淒絕江南何夢霞。  
書生投筆請長纓。情障消。事遠征。不願成名願。裏。良緣重。誇祝來生。

夢歇銀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尙無家。劇憐樺燭高燒夜。縱照紅妝淚已晞。

瞿楚材

紅蕉剥盡心將碎。黃蘂茹殘苦尚含吐。到綢綿絲上落。同功無繭怨春蠶。  
驥怨連番託楚詞。杜鵑春恨夕陽知。如何纔指香桃骨。又被并刀殺藕絲。  
比目王餘未乞盟。武昌魚慘校人烹。徐陵別有傷心處。愁倚東風數落英。

何警秋

無端雙隕連城壁。誰道天公非虐筠。帶啼痕。梨留夢影。一縷深情如昨。春魂依約且咽住。悲哀平情商。榷負笈東瀛。寸心肯被微名縛。早知百年一夢。願室家捐棄形骸。拋却料得佳人並肩。攜手閒跨仙山鶯鵡。黃泉碧落且兩處。追尋仙蹤何着。敵愛浮生避。場劍鋒。（右調臺城路）

吳聽猿

弄珠璣。哀梨競爽。豔情真怕回首。斷魂玉隕香銷後。聽澈聲蓮漏。難再觀。問那得英雄。肝膽仍如舊。似無還有。看殉國。如生殉情。加矢空剩漏橋柳。脂粉獄。憑仗白描聖手。監徽莊誦良久。沉冤擊海空明鏡。（指雙熱先生掣冤鏡）不讓王前盧後憐翠袖。更秦柳蘇辛題徧詞千首。幽魂安否歎僕本恨人。相思入骨無語數紅豆。

（右調陂塘柳）

李沅芷女士

底事文人苦費才情。苗愛葉筆輕裁。啼鵝血與哀猿淚。逆向毫端湧溢來。

玉梨魂題詞

埋香對泣太無端。天遣相逢欲絕難。郎縱多情儂薄命。茂陵舊曲不須彈。  
不許癡情越禮防。相思昧苦自甘嘗。梨花拚向東風墮。總爲憐才惹斷腸。  
絕命詞成恨自絰。纏綿猶是舊嬌憨。生雖不作鴛鴦偶。結得知音死亦甘。  
一縷魂先取次銷英雄事業。未能拋名成身死。酬知己始信佳人慧眼高。  
語到椎心忍淚看哀詞。一讀一辛酸。喚醒世上癡兒女。情網深羅解脫難。

# 目錄

第一章	葬花
第二章	夜哭
第三章	課兒
第四章	詩媒
第五章	芳訊
第六章	別秦
第七章	獨醉
第八章	贈蘭
第九章	題影
第十章	情耗
第十一章	心潮
第十二章	情敵
玉梨魂	目錄

玉梨魂目錄

第十三章	心藥
第十四章	孽媒
第十五章	渴暑
第十六章	燈市
第十七章	魔刦
第十八章	對泣
第十九章	秋心
第二十章	噩夢
第二十一章	證婚
第二十二章	琴心
第二十三章	翦情
第二十四章	揮血
第二十五章	驚鴻
第二十六章	鵠化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第二十八章 斷腸

第二十九章 日記

第三十章 懸弔

玉梨魂目錄

# 玉梨魂

海虞徐枕亞著

## 第一章 葬花

曙煙如夢。朝旭騰輝。光線直射於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牆玉立。豔籠殘月。香逐曉風。望之亭亭若縞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續紛。淚痕狼藉。玉容無主。萬白狂飛。地上鋪成一片雪衣。此時情景。卽上羣玉山頭遊廣寒宮裏恐亦無以過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則更有辛夷一株。輕苞初坼。紅豔欲燒。曉露未乾。壓枝無力。芳姿嬌娜。照耀於初日之下。如石家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綺。尙未足喻其委媚。與牆東之梨花遙遙相對。彼則黯然而泣。此則嫣然而笑。兩處若各闢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態度不一。其情榮悴開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憐之梨花。若爲普天下薄命人寫照者。相對夫弄姿圖豔工妍。善媚之辛夷實逼處。其何以堪。梨花滿地。不開門花之魂死矣。喚之者誰耶。扶之者誰耶。憐惜之者又誰耶。時則有殘鶯三四飛集枝頭。促咽啼聲。若爲花弔。此外則空庭寂寂。惟有微風動枝碎片。飛舞空中。作一場白戰而已。乃俄焉而窓闌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瀟灑。而神情慘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爲替花擔憂。而一夜未眠。才時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於半殘之梨花。訝曰。一夜東風已墮落。如斯矣。吾可愛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爾耶。語時微聞歎息。窗左之辛夷與窗內之人。固甚接近。曉日濃熾。迎面欲笑。霞光麗彩掩映於衣袂間。而彼則視若無覩。

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對於已殘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對於方開之辛夷。又何若是之無情耶。人之所棄。彼獨愛之人之所愛。彼獨棄之。彼非別有懷抱。而爲情場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則蘇臺夢霞生是。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詩人欺人語也。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此詩人寫真語也。有人於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閉窗。長夜未闌。不解照花而燒燭。此無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無不鍾情於花月。既鍾情矣。無不以愛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圓。一年幾度。曾謂自負多情者。而忍戀戀於黑甜鄉。撇月拋花。孤負此無價之韶光哉。夢霞生棲身寓館。寄跡窮鄉。鰥緒羈愁。無可告訴。所可借以爲寂寥中之良伴。淒涼中之膩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夢霞不啻視爲第二生命。愛惜之惟恐不至。保護之惟恐不力。日則見花於羹。夜則見花於夢。花之色與香。花之魂與影。時時氤氳繚繞於夢霞之心。含纏廻往。復於夢霞之腦海。此時聞亂鳥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試回思其未起之前。並遯想其未睡之前。蓋昨夜恰值月圓。三五花放。萬株大好。良宵正逢。客裏夢霞不忍。拋擲此一刻千金之價值。蹀躞徘徊於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時。而就花談話。時而替花默祝。或對影而長嗟。或攀枝而狂舞。獨立獨行。癡態可掬。泊乎銀壺漏盡。燈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難支。始別花而就枕。鯨魚雙目。徹夜常閑。花魂隨之。以俱來。睡魔驅之。而徑去。直至東方旣白。固未嘗稍合其眼簾也。

雖然。夢霞多情矣。夢霞多情。而以花爲命矣。則當抱博愛主義。胡獨注情於梨花。而忘情於辛夷耶。夢霞非有所偏愛也。情有所獨鍾也。夢霞寓居此館。僅閱二旬餘其初來之時。已未及見梨花之盛開矣。枝枝帶雨。憔悴可憐。

片片隨風飄零。莫定花如有情見夢霞來。忽歛泣容。開笑靨以歡迎。此多情之主人。翁夢霞於舟車勞頓之餘。來此舉目無親之地。淒涼身世。暗淡生涯。偏與此薄命之梨花。無端會合。其相憐相惜之情。如磁引針。如湯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一株。則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愁日損桃羞杏。讓嫵媚動人。夢霞則殊淡漠。視之蓋相形之下。此雖可愛。彼更可憐。夢霞意興蕭條。性情悽惻。常處身於憔悴寂寞中。與繁華熱鬧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別情。故護花之精神。不無偏屬也。當時夢霞推窗望。慘見夫枝頭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觸眼劇生悲痛。夢霞惜花而早起。花已棄。夢霞而長逝耶。寢望良久。遂巡退入室中。徐從左室門出。繞廻廊下庭堦。一路瓊瑤踏碎。步步生香。逕趨樹旁。以臂抱樹而泣。曰。吾可愛之梨花。平花魂。安在。夢霞來矣。薄命哉。花乎託根於寥寂。無人之境。重門靜掩。深鎖東風。不求人知。不邀人賞。而偏與我窮愁之客。結短促之緣。花開我不見。花落我纔來。尋芳有意去。已嫌遲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來數日。則正值乍開時節。玉鱗點點。素鬱亭亭。月夕風晨。吾猶得獨憑欄杆。飽接花之香色。我若遲來數日。則已被風欺雨。濺玉碎珠沈。倩影不留。殘香難覓。雖獨對空枝。亦增傷感。然已歷過後之思量。總不敵當前之惆悵。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避。近之時。便是別離之候。冥冥中若有爲之顛倒作合。胡亂牽引者。一其月。不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一酷哉。專制之東皇。既以風力逼花。殘生復借將死之花魄。淪我於悲境。我欲叫天。聞叩碧翁。却憤憤若是。縱此香國魔王施其摧殘手段。以流毒於驚花世界耶。

嗚呼。夢霞殆其痴矣。花豈真能解語者。而與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無上枝之望。而風姨肆虐。乘夢霞神傷魂斷之時。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陣狂吹亂打。樹上落不盡之餘花。撲簌簌下如急雨。亂片飛揚襟袖。幾爲之滿。夢霞上撫空枝。下臨殘雪。不覺腸廻九折。喉咽三聲。急淚連縣。與碎瓊而俱下。大聲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聞夢霞哭聲。魂爲之醒。強起對夢霞作廻風之舞。若旣感其一片痴情。而尙欲乞憐於死後者。夢霞自念我旣爲花之主人。當盡其保護之責。今日覩其橫被摧殘之慘已。等於愛莫能助。則此花死後之收場。舍我更又誰屬。忍再使之沾泥墮溷。蕪蕪無依耶。於是徐撲去其衣上之花瓣。逕返室中。荷鋤攜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於之囊。且行且掃。且掃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盡爲夢霞之囊中物矣。夢霞荷此飽盛花片之錦囊。欲供之於案上。乎或藏之於箱中。乎則此花遺蛻。尙在人間。此時雖暫免泥汚。他日恐仍無結果。欲投之於池中。乎則地非園林。何處覓一泓清水。夢霞急欲妥籌一位置之法。而躊躇再四。不得一當。忽猛省曰。林舉卿葬花爲千秋佳話。埋香塚下。畔一塊土。卽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負完全責任。而爲舉卿所笑乎。語畢復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淚。臂挽花鋤。背負花囊。抖擻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忽。忽。短。夢。催。醒。東。風。渺。渺。相。思。恨。生。南。國。地。老。天。荒。可。憐。人。會。當。此。日。蜂。愁。蝶。怨。傷。心。者。何。以。爲。情。夢。霞。既。至。假。山。石。畔。尋。得。淨。土。一。方。鋤。之。成。窖。旋。以。花。囊。納。諸。其。中。後。以。鬆。土。掩。其。上。使。之。墳。起。以。爲。後。日。之。認。識。料。理。

既畢復入室取案上常飲之玻璃杯傾瓶出酒少許再至塚前向塚之四圍遍灑之此時夢霞之面上突現出一種愁慘淒苦之色蓋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飄絮蕩其命之薄正復與此花如出一轍薄命之花猶得遇我痴人痛憐深惜爲之收鑿骨卜佳城草草一坏魂棲有所不可謂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則潦倒半生淒涼孤館依人生活斷梗行蹤子期不逢流水長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無路後顧難堪我生不辰命窮若此誰從死後識方千耶於是高吟蠶卿（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之句不覺觸緒生悲因時興感驚花易老天地無情歎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遙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蒼涼感喟不知涕泗之何從埋香塚前之蠶卿猶有一痴竇玉引爲同調今夢霞獨在此處繼續蠶卿之舉蠶卿固安在耶笑夢霞之痴者何人耶能與夢霞表同情而賠淚者又何人耶夢霞之知己則僅此塚中之花耳夢霞乃含悲帶淚招化魂而哭之曰塚中之花乎三生痴夢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長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叢以伴汝魂慘酒一杯以爲汝奠淒禽一聲以爲汝弔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舊日風情今成泡影却悲淨質猶在塵寰燕子樓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還魂誰見亭亭之影然而笳聲咽月文君有歸漢之期指印留環玉簫踐再生之約花如知感則來歲春回應先着東風早胎異卉以償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夢霞至此已哭不成聲矣歷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經此劇痛體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無一人惟有新墳一尺四圍皆夢霞淚痕點滴沁入泥中黏成一片而已

##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亞枝。日午炊烟縷縷搖曳。空中正黃梁。飯熟時矣。夢霞自晨起後。即赴樹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憚力。半日於茲。入室後體倦欲眠。而館僮適取午膳至。須臾飯畢。飲清茗一杯。以醒詩脾。環行於室中者數周。仍倚窗而立。時辛夷方大開。映日爭光。流霞成彩。突然觸其眼簾。夢霞對之而歎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豔也。倚托東風之勢。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幾爲渠占盡。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後封姨之恩威。並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噓。必仍被其摧折。後日亦終與塚中之花同歸於盡。腥紅萬枝。吾視之直點點血淚耳。夢獨自沈思。滿目聞愁苦。難擺脫。乃就案頭擘箋拈管。賦詩二首曰。

### 梨花

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畫閉門。知否有人同灑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夢未溫。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

### 辛夷(卽木筆)

脫盡蘭胎豔太奢。蕊珠公裏鬪春華。浥枝曉露容方濕。隔院東風信尚賒。錦字密書千點血。霞紋深護一重紗。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書竟復朗誦一遍。擗筆沉吟。百無聊賴。繼念香魂雖有依歸。新塚尙無表識。於心不能無歉。夢霞固擅雕龍之技。

者乃取白石一方。刷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時始就其文曰。

梨花香塚

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題。

呼館僮持去立之塚前。而夢霞此時實倦極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復知夕陽之西下也。金烏沒影。珠蚌剖胎。一天涼意。滿地流波。比及夢霞醒時。已月移花影上欄杆矣。壁上時鐘正叮噹敲十下。月光從窗罅透入帳中。照衾枕上花紋盡現。時覺寒氣驟加。夢霞深深擁被方擬重續殘夢。忽聞隱隱有嗚咽之聲。不知何自。而至夢霞大驚異。倦眼朦朧。豁然清醒。側耳靜聆。細察其聲浪所傳出之方向。則決其爲來自窗外者。哭聲幽咽。淒淒切切。若斷若續。聞之令人惻然心動。夢霞驚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晝尚無人跡。深夜何人來此哀哭。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於月明人靜後來伴余之寂寞乎。閱者諸君。此不過夢霞之理想。實亦事實上所決無者也。

夢霞暗驟壯急。欲起而窺其究竟。披衣覓履。躡行至窗前。露半面於玻璃上。向外窺之。瞥見一女郎在梨樹下。綰裳練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態度幽閒。凌波微步。飄飄欲仙。時正月華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觀其黛娥雙蹙。撫樹而哭。淚絲界面。鬢低而纖腰。欲折其聲之宛轉。纏綿淒清。流動如孤鸞之啼。月如雛鴈之呼。羣一時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哭良久。忽見女郎以巾拭淚。垂頸注視地上。狀

甚驚訝。旋回畔四顧似已見新塚上之碑識纖腰徐轉細步行來既至塚前遽以纖掌摩撫碑文點首者再繼巡視塚前一周又低眉沉思半晌而哭聲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覺哀痛嗚咽入心脾與馨卿之哭埋香塚誠可謂無獨有偶此時夢霞與女郎之距離不過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而鬢角眉尖下而襯痕裙褶無不瞭然於夢霞之眼中乃二十餘絕世佳人也夢霞既驚其幽豔復感其痴情又憐其珊瑚玉骨何以禁受如許夜寒一時魂迷意醉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忽聞鏗然一聲夢霞如夢初醒蓋出神之至不覺以額觸玻璃作聲也再視女郎則已不見惟有寒風惻惻涼月紛紛已近三更天氣矣無可奈何乃復就枕此夜之能安睡與否則夢霞未以告作書者以意度之固當爲夢霞詎闕瞧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來女郎何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塚耶抑別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與梨花同其薄命且必與夢霞同具痴情其哭也借花以哭已耳嗚呼夢霞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與之表同情而照淚者乎瀟湘沉恨萬劫不消頑石回頭三生可証蓋此夜之奇逢卽夢霞入夢之始矣

閱者諸君亦知此女郎果爲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與多情之夢霞皆爲是書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來歷當先悉夢霞之行蹤  
夢霞姓何名憑別號青陵恨人籍隸蘇之太湖其生也母夢彩霞一朶從空飛下因以夢霞爲字家本書香門推望族父某爲邑名諸生生女一子二長字劍青次卽夢霞也夢霞以生有夢異父母尤鍾愛之雙珠雙璧照耀門

楣。親友咸嘖嘖歎羨。夢霞幼時。冰神玉骨。頭角嶄然。捧書隨兄。累兩小時。了了。譽噪神童。長更漿。繁人呼才子。其父每顧夢霞而喜曰。得此佳兒。以娛晚景。世間真樂無過於是。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夢霞乃得專肆力於詩古文辭。旁覽及夫傳奇野史。心地爲之大開。而於諸書中尤心醉於石頭記。案頭枕畔。頃刻不離。前生夙慧。早種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頭記一書。弄才之筆。談情之書。寫愁之作也。夢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擔憂。爲癡兒叫屈。憐春暉。夜月夕風晨。不知爲寶黛之情。繫緣。尙抛却多少無名血淚。而於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斷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關情長。時或咄咄書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書窗課暇。嘗戲以書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綜其事迹。繫以一詩。筆點墨香。銷魂一世。其曖友某見之。曰。痴公子幾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將跌入大觀園裏。受諸苦惱去也。夢霞知其諷己。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數年而其友之言果驗。一紙淚痕。竟爲情券耶。

十年踰蹬。踢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夢霞雖薄視功名。亦曾兩應童試。皆不售。抑鬱無聊。空作長沙之哭。適值變法之際。青年學子咸棄舊業。求新學。負笈擔簾。爭先恐後。夢霞亦於此時別其父母。肄業於兩江師範學校。卒以最優等畢業。時年已及冠矣。姊適弘農楊氏。早賦子歸劍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即爲夢霞卜婚。藉了向平之願。夢霞殊不願問其故。則不答。固問之。則笑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徧偵其同學。莫得端倪。心竊異之。

不知夢霞之心事固有難以告人者。顧影自憐，知音未遇，佳人難再。魂夢爲勞，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輕問津於桃源俗艷，蓋此乃畢生哀樂問題，原非可以草草解決者也。

無何靈椿失蔭，家道中落，劍青遠遊楚閩，夢霞亦以家居無聊，擬橐筆作餉口計，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蓉湖某校，函招之往。夢霞雅不願置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蓉湖有遠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問，力懲慮夢霞應該校聘，得以便道就詢近狀。夢霞不忍拂慈母意，即擇日治裝往，襍被一條，破舊半隻，自此而夢霞遂棄其家庭之幸福，飽嘗羈人之況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既登岸，則該校固處窮鄉，與城市隔絕不通。夢霞亦不嫌其冷僻，轉喜其得遠煩囑。惟校舍湫隘，下榻處黝暗無光，殊不適於衛生。乃便詢崔氏居處，則相距僅半里許耳。是晚夢霞即呼校役導之往，中途忽念臨行時忘問阿母，彼家係何戚屬，作何稱謂，一無所知，而貿然晉謁，將如何酬應耶？但已至此，亦無奈之。既屬疏遠之戚，則年長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即有乖誤，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詬。夢霞此時正如醜媳將見翁姑，跔蹐愧赧，至不可狀。

燕子窺人，鶼鶼喚客。夢霞入門投刺，主人知爲姑蘇遠戚，倒屣出迎，則一六十餘之頑白叟也。登室讓坐後，即現其極和藹之貌，出其極親愛之語，謂夢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遙，斷絕音書，於茲六載。今日有風兒吹得吾姪到此，真令老夫出於意外。怪道晨來喜鵲繞屋亂噪也。繼問若翁及若母俱無恙否，夢霞泣然答曰：謝老伯垂念，先

父見背已一年餘矣。門庭冷落，家業凋零，寡婦孤兒，孰加存問。語至此，備述其應聘來錫及臨行老母敦囑便道。  
探詢意。崔父聞言亦歎歎不止。繼而曰：吾姪遭家不造，孤苦零丁。聞之令我心痛。然觀吾姪頭角凌雲，胸襟吞海。  
寄年飽學，騰達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當瞑目。泉下所難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歲忽病疫死。  
昊天不弔，奪吾愛兒垂暮之年。淪斯逆境，何命之窮也。河西賢者痛抱喪明，東野達人詩傳失子。老夫何人，而能  
爲太上之忘情？忍使青春少婦，便上望夫之臺。黃口孤兒，難覓阿爺之面。傷矣！傷矣！殘年無援，後顧茫茫。今幸吾  
姪掌教，是鄉辱日，卒末之親，遺此一塊肉，意欲重累吾姪爲老夫訓迪，俾得略識之，不墮詩書舊業。皆出吾姪  
所賜。老夫雖死，亦銜感靡涯矣。夢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愛，敢不從命。但恐侄才微力薄，有負重託，敢問令孫  
年幾何矣？崔父曰：僅八齡耳。孩提之童，尚不能離其母。旣吾侄不棄，敢請移榻，敝廬俾得朝夕過從。老夫亦得快  
贍，而采飽接清譚。何幸如之！夢霞私念校中正無設榻處，去彼就此，計亦良得。遂慨然允諾。崔父喜曰：吾姪真快  
人哉！東壁一書舍，地頗僻靜，亡兒在日讀書其中，自渠死後，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閉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風景絕  
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尚可爲吾侄醉吟遊憩之所。吾侄不嫌唐突，今夜便將行李移來，何如？夢霞曰：甚善。崔父隨  
喚婢媼，問汝梨娘取鑰啓書室門，將室中灑掃收拾，夢霞亦囑校役回校取行裝。至是夜，即下榻其中焉。

### 第三章 課兒

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秋月春風，等閒輕度。昔人謂釋氏因緣兩字，足補聖經賢傳之闕。人生遇合，到處皆緣。緣未

至不得營求。緣既至無從規避。夢霞家虎阜之麓。忽泛蓉湖之棹。旣應聘而任錫校之教職。忽更輾轉而爲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謂緣耶。然夢霞以爲緣而夢霞之緣尙未至也。半月光陰。孤愁滋味。十分寂寞。萬種牢騷。不得已而寄其情於花。寄其情於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種種奇情。介紹種種奇緣。落花半畝。五夜獨來皓月。一輪兩心同照。一夜相思之夢。百年長恨之媒。嗚呼。夢霞豈知從此遂淪於苦海乎。

殘月窺簾寒風撼壁。碧紗窗上映一亭亭小影。窗內時聞微歎。噫誰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獨坐愁苦耶。時女郎悄悄對銀釭以手支頤。低眉若有所思。兩頰間淚痕猶濕。真如帶雨梨花。不勝其憔悴可憐之狀。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女郎之心誰知。女郎之淚亦誰見之耶。未幾忽聞帳中兒啼聲。女郎乃拭淚而起。入帳撫兒旋亦卸裝就睡。而絳帳鶯人已連聲報曉矣。

嗚呼。碧紗窗內之女郎。非卽梨花塚前之女郎耶。兒啼聲中之女郎。非卽夢霞眼裏之女郎耶。記者筆下之女郎。非卽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長女。而崔氏之新婦也。結褵八載。永訣八朝。鬼伯驅人。不分皂白。孀雌對影。無奈昏黃惱煞。檐前鸚鵡聲聲。猶喚梳頭怪他。枕上鴛鴦。夜夜何曾入夢。負年華。纔遇花信。茫茫恩愛。遠歇風流。傷心哉。塚上白楊已堪作柱。閨中紅粉爭不成灰。梨娘之命不猶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粧臺菱碎。黃鵠吟成。誰知空谷蘭馨。白駒聲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孽冤。未了夢霞不來。而梨娘之怨苦。夢霞來而梨娘之恨更長矣。

青衫舊淚黃口新聲。夢霞自寓居崔氏後。日則自去自來。夜則獨眠獨坐。幸梨娘之兒年方束髮。性具慧根。笑啼之熙。咿呀之聲。唇齒未清。丰姿可愛。案頭燈下。頗解人懷。而夢霞以其爲無父之孤兒。尤加意護。持盡心撫恤。雖值悲憤莫洩之時。見兒來則化愁爲喜。破涕爲歡。從未嘗以疾言厲色。驚彼嫩弱之膽囊。蓋其慈祥仁愛。出於天性。使然。並非對於崔氏之兒。而另換一副心腸也。兒名鵬郎。夢霞字以雲史。蓋祝其異日搏風萬里。而翱翔於天霄也。鵬郎初入學。一夕便能識字數十。夢霞以其聰穎異於常兒。愛之彌甚。撫抱提攜。直以良師而兼慈母。鵬郎則動靜自然。天真爛漫。以得夢霞之憐愛。故對夢霞殊多依戀之誠。略無畏懼之意。韋莊有曉傍柳陰迎竹馬。夜偎燈影弄先生之句。不啻爲夢霞鵬郎詠矣。

梨娘青年早寡。遺此孤雛。其鍾愛之深。自可想見。方夢霞之來也。崔父告梨娘。欲遣鵬兒從之學。梨娘不敢違命。而柔腸輒轉。竊焉憂之。蓋恐鵬郎喜嬉畏讀。憨跳性成。夢霞或少年浮燥。不諳兒性。一不如意。毒施以無情之夏楚。強迫以過嚴之功課。步步約束。重重壓制。豈非傷吾可愛之兒。梨娘方以私意窺測夢霞。孰知夢霞竟出梨娘意外。而大有以憇梨娘耶。每夕鵬郎入室就讀。後梨娘輒顰眉獨坐。忐忑不寧。密遣侍兒潛至窗外。偵聽繼知夢霞教養兼施。憐恤倍至。其愛鵬郎。直如己子。梨娘爲之大慰。不覺以愛其子之故。遂有敬慕夢霞之心。以爲彼君子兮溫良如玉。性情若是。其醇篤才華必極真穠。郁吾兒何幸。得此良師耶。忽又轉念。彼江湖落魄客舍。傷春舉目。無可語之人。仰首。作問天之想。其境遇之窮實堪憐。燭光黯黯。羈絆鰥鰯。少年意氣消磨。已盡。豈非天下。

之傷心人歟。蓋至此而兩人暗中一線之愛情已怦怦欲動矣。

(月姊曾看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夢霞雖爲崔氏之遠戚，竟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屬。然鵬郎無父，夢霞固早知之。則鵬郎有母，夢霞豈不知之？况梨娘之名已出之於崔父之口耶？然夢霞雖知有梨娘，而梨娘之年之貌之才，均未一一深悉。第得諸婢嫫，無意道及梨娘。日間每日課鵬郎手書方字，教之讀繡餘之暇，輒以一卷自遣。有時或拈筆微哦，披箋屬草，案頭稿積盈尺，而架上則萬軸牙籤琳琅滿目。其整理之精潔，陳設之幽雅，絕不類香閨繡閣。於是夢霞始知梨娘爲多才之女子。其撫孤足與畫荻之歐陽媲美，其敏捷又足與訣梨之道韁抗衡。惜乎女子才多每遭天忌，紅顏一例今古同悲。非早年蕙折蘭摧，即中道鸞離鳳拆，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譜風情，銷歇闕開愁恨之天。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好花無恙。只是將離如梨娘者，即可爲普天下薄命女兒，作一可憐之榜樣矣。夢霞傾慕梨娘之心甚殷，愛憐梨娘之心更摯。因慕而生戀，因戀而成痴。未幾而窗外聞聲，月中偷眼，素娥圓影，情女歸魂來若驚鴻去如飛燕。夢霞固決其爲梨娘也。三生因果，今夜奇逢。一塚淒涼，他生莫卜。望風灑淚，兩人同此癡情。對月盟心，一見便成知已。夢霞又不暇爲已死之梨花弔而爲現在之梨娘悲矣。

誦聲朗朗，人影雙雙。夢霞課鵬郎讀，每夕以二小時爲限。鐘鳴九下，則呼館僮抱之出，不欲久稽時刻，以苦之也。鵬郎既出，梨娘必喃喃問今日識幾字先生，愛汝否？汝曾觸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觀書平作字乎？必待鵬郎一答畢，乃徐徐爲之脫衣解履，抱置於床而下帳焉。吁嗟！嫠婦鞠育孤兒，月照空閨，遲迴不能遽寢，輒就燈下刺。

繡。遺。此。長。宵。鵬。郎。則。鼾。然。熟。睡。睡。中。或。作。囁。語。疊。呼。阿。母。著。意。催。眠。梨。娘。一。陣。傷。心。每。爲。鵬。郎。喚。起。未。嘗。不。泣。然。而。涕。也。

一。夕。鵬。郎。嘻。嘻。然。白。其。母。曰。先。生。愛。兒。甚。加。兒。於。膝。攬。兒。於。懷。握。兒。手。吻。兒。頰。笑。問。兒。曰。鵬。郎。鵬。郎。汝。肯。離。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鵬。郎。鵬。郎。汝。知。余。獨。宿。無。聊。寢。不。成。寐。乎。梨。娘。聞。鵬。郎。言。腦。海。翻。騰。恨。海。之。潮。心。灰。撥。起。情。灰。之。熱。表。愁。有。淚。長。歎。無。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飄。若。輕。雲。寡。婦。孤。兒。每。受。人。白。眼。彼。誠。多。情。人。哉。誠。熱。腸。人。哉。撫。我。愛。兒。無。微。不。至。從。此。梨。娘。私。心。耿。耿。非。特。敬。慕。夢。霞。已。也。且。至。於。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涼。世。態。到。處。皆。然。人。生。不。幸。拋。棄。家。鄉。飄。颻。客。土。舟。車。勞。頓。行。李。蕭。條。夜。館。燈。昏。形。影。相。弔。一。身。之。外。可。親。可。昵。者。更。有。阿。誰。譬。之。寄。生。草。然。危。根。孤。植。護。持。灌。溉。之。無。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草。勞。人。頻。驚。駒。影。飄。飄。遊。子。未。遂。烏。私。帶。一。腔。離。別。之。情。下。三。月。鶯。花。之。淚。異。鄉。景。物。觸。目。儘。足。傷。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燈。一。榻。踽。踽。涼。涼。誰。爲。之。問。暖。噓。寒。誰。爲。之。調。羹。進。食。此。客。中。之。苦。况。羈。人。無。不。嘗。之。而。夢。霞。之。寄。跡。蓉。湖。則。獨。占。旅。居。之。幸。福。獨。得。主。人。之。優。待。不。覺。有。絲。毫。之。苦。賓。至。如。歸。幾。忘。却。此。非。吾。土。日。則。有。崔。父。助。其。聞。談。夜。則。有。鵬。郎。伴。其。岑。寂。衣。垢。則。婢。媼。爲。之。洗。滌。地。污。則。館。僮。爲。之。墮。除。而。其。飲。饌。之。精。潔。侍。奉。之。周。至。卽。求。之。於。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娘。意。也。夢。霞。知。之。夢。霞。德。之。於。是。教。育。鵬。郎。更。瘁。心。力。間。或。向。鵬。郎。微。露。感。謝。梨。娘。之。意。鵬。郎。童。子。也。童。子。喜。饒。舌。苟。有。所。聞。於。先。生。者。入。必。學。舌。以。告。其。母。嗚。呼。

園中少婦閨外書生雖未接一言未謀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

夢霞早出赴校及暮歸寓日以爲常七日中僅得偷閒一日耳其葬花之舉是日正值星期放假故得優游終日消遣閒情不意卽於是夜獲覩梨娘一面今夕何夕見此乘者不期而遇亦天假之緣也方梨娘潛步至庭中時正月明人靜萬籟沈沈逆料此時夢霞必已入睡鄉矣欲覓殘英已無蹟影憑弔埋香之塚壞土未乾摩挲墜淚之碑情詞太豔此時梨娘欲爲花弔耶而念及已之薄命更有甚於花者則自弔之不暇矣此花遇多情之夢霞開時有保護之人落後免飄零之恨以梨娘較之幸不幸正懸殊天草草姻緣往事空留影象悠悠歲月終身難展眉頭除却嬌娥相伴已無知我之人卽令女媧復生亦少補天之術恨逐年添愁催人老未亡人其能久於人世也乎梨娘想後恩前腸爲之寸寸斷矣一陣心酸淚波汨汨奔集於兩眶遂放聲號哭初不料夢中之夢霞聞哭聲而驚醒僥倖得見梨花真影於銷魂帶雨時也夢霞得見梨娘梨娘未見夢霞也而夢霞之多情梨娘固已深知之且深感之矣脈脈兩情暗中吸引一哭卽相思之起點耳

自此之後夢霞之耳竟成一蓋音器每一傾耳而聽恍聞梨娘哭聲嗚嗚咽咽咿呀洋洋乎盈耳也夢霞之目竟成一攝影箱每一閉目而思恍見梨娘人影嬌嬌婷婷齊齊整整閃然在目也尤可豔者夢霞既於無意中覩見梨娘次夕却有意洩其事於鵬郎且曰人美才玉命薄於花又多情又傷情此四語可贈汝母汝其識之鵬郎旋歸寢則謹以先生之語告諸其母依樣葫蘆一字不易時梨娘方悄對菱花自窺倩影一聞夢霞贈言而

驚而悲而歎而泣而點首而支頤一寸芳心夢然亂矣而彼夢霞亦復如此其最終之心事則惴惴焉惟恐鵬郎傳言於梨娘梨娘或有愠意於是自悔孟浪毋乃失言一夜思量寢不安席嗚呼此夕梨娘夜况何如則正與夢霞同病耳

#### 第四章 詩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斯言蓋深慨夫知己之難得也所謂知己者心與心相知我以彼爲知己彼亦以我爲知己兩相知故兩相感旣兩相感矣則窮達不變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語相要終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難而當風塵失意窮途結舌之時欲求一知己尤難之又難也詞人負骯髒不平之氣懷才不遇飄蕩頻年墮遇坎輞情懷抑鬱好頭顱白憐斌媚滿肚皮都是牢騷冠冕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流俗無知遭逢不偶幾於無眼不白有目皆黃茫茫人海知我其誰不得已而求之於粉黛中則有癡心女子慧眼佳人紅粉憐才青娥解意一夕話飄零之恨淚滿青衫三生留斷碎之緣魂招碧血國士無雙向茜裙而低首容華絕代掩菱鏡以傷神名士沉淪人墜落憐卿憐我同命同心此俟朝宗所以鍾情於李香君韋纘珠所以傾心於劉秋痕也夢霞之於梨娘亦猶是焉耳所異者彼則遨遊勝地此則流落窮鄉彼則曲院嬌娃此則嬸閨怨婦其情其境倍覺泥人一樣淒涼雙方憐惜則夢霞之於梨娘其鍾情其傾心較之候李韋有不更增十倍者哉傷別傷春我爲杜牧多愁多病渠是崔娘夢霞邂逅梨娘於月下在夢霞雖偷眼私窺在梨娘固會心不遠夢霞

不能忘情於梨娘。梨娘豈遂能忘情於夢霞乎？既不能忘情，則當有以通情。然兩人此時雖情芽怒茁，情思勃生，猶有所遲徊顧忌而不能遽發者。夢霞欲通詞於梨娘，則恐流水無心，豈容唐突？梨娘欲致意於夢霞，則恐屬垣有耳難釋，嫌疑心旆搖搖，一時難繫情絲縷。兩地相牽，簾中人影，窗內書聲，若即若離，殊有咫尺天涯之感。桂府可登，須借吳剛之斧；蓬瀛在望，誰助王勃之帆？如蕉倒餐，佳境豈能遽至？如瓜落蒂，熟期須待自然。則兩情之由離而合，由淺而深，漸至如膠如漆，難解難分，尙須大費工夫也。無賣花娘，無崑崙奴，能爲兩人任作合介紹者，舍管城子其誰屬歟。

夕陽慘淡，暮靄蒼茫，野風襲裾，雜花自落。看一角春山，大好可惜。黃昏時，則有閒雲片片，渡澗而歸。流水一灣，斷橋三尺，山影倒俯於波中，屈曲流動，演成奇景。炊烟幾縷，出自茅舍，盤旋繚繞於長空，作種種回環交互。紋山之麓，水之濱，牧童樵叟，行歌互答，往來點綴於其間。橋邊老樹數株，杖材入畫，歸鴉點點，零亂縱橫，啞啞之聲不絕於耳。似告人以天寒日暮，歸歟歸歟！行客聞之，每爲心動。此絕妙鄉村晚景圖也。過橋而西，槿籬之間，忽露牆角數椽，小築一曲，幽棲頗得林泉佳趣。此崔氏之後舍也。白板雙扉，鎮日虛掩。門以內有小圃，春韭半畦，青翠可愛。過此，有精舍一卽，夢霞寄居之所也。於斯時也，橋下有一人獨行，踽踽因舉步過急，風枝時觸其幅簷，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伊何人？伊何人？非夢霞耶？夢霞何來？蓋自校中歸也。步履何匆遽耶？神情何惶急耶？亂烟啼鳥，暮色絕佳，夢霞竟不暇獨立，斜陽領略此一霎可憐之景，蓋彼終日爲校務勞神，亟待休息，加以心事悠悠，情思疊疊，伊

人不見。延佇徒勞。反不若斗室流連。左圖右史。得藉以排遣閒愁。彼道旁之閒花野草。曾何足以動其心而移其情哉。

推扉而入。聞其無人。連呼館僮。迄無應者。平日夢霞所居。每出必扃。由館僮司鑰。今日乃雙扉洞闢。何哉。遂巡入室。則室中所見。有突觸於夢霞之眼。而足令生其驚訝者。蓋案上圖書。已稍稍變易其位置。怪而檢點之。則他無所失。惟前所著《石頭記影事詩》之稿。本已不翼而飛。遍覓而不可得矣。偶一俯首。拾得茶盤一盞。猶有餘香。把玩之。餘見花蒂已洞一穴。定是簪痕。夢霞乃恍然曰。入此室者。殆梨娘矣。梨娘解詩。故今日攜我詩稿去也。其遺此花。也有意耶。抑無意耶。夢霞此時一半驚喜。一半猜疑。於是心血生潮。又厚一層。情障矣。

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夢霞方手撚殘花。凝神冥想。而館僮適至。夢霞問之曰。汝不在此。往何處去耶。舍門未掩。前後無人。設有行竊者來試胠篋術。室中物將無一存在矣。且我局門而出。以鑰交汝。誰啓此鎖者。汝知之乎。館僮答曰。今日午後。主人遣我入城購物。以鑰交於秋兒。行時經過此門。鐵將軍固猙然當關也。後此非我所知矣。夢霞又問曰。秋兒何人。僮曰。梨夫人之侍兒也。夢霞不語。揮僮使去。旋又呼之使返。囑之曰。去便去。勿向秋兒餒舌。僮佯諾之。既出於廊下。遇秋兒。卽詰以鑰所在。啓鎖者何人。秋兒曰。鑰爲夫人取去。誰入此室。我亦不知。或卽夫人乎。僮乃以夢霞囑語告秋兒。并囑其勿語夫人。秋兒頗慧黠。聞僮言亦佯諾之。旋即盡訴之於梨娘。時梨娘方獨坐紗窗。燈下出夢霞詩稿。曼聲嬌哦。驟聆此語。不覺失驚。蓋梨娘知夢霞失稿。必將窮詰館僮。故遺花於地。釋

知取者爲我必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與僮曉曉也。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語之否。若僮知此事。以告秋兒。尚無妨也。脫洩之於阿翁者。將奈之何。我誤矣。我誤矣。我固以彼爲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愛生惱。因惱生悔。因悔生懼。一剎那間。腦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腸輾轉如懸線然。掩卷沈吟。背檠暗忖。良久忽轉一念曰。此我之過慮也。夢霞而果多情者。則必拾花而會意。決不與僮多言也。乃徐問秋兒曰。僮尙有他語否。曰。無。梨娘驚魂乍定。惱意全消。亦如夢霞之囑。僮者。囑秋兒曰。汝此後勿再與僮喋喋。如違吾言。將重責汝。不汝宥也。秋兒唯唯。

苦茗一甌。殘香半爐。夜館生涯。如此而已。時則新月上窗微。風拂戶。夢霞挑燈以待。鵬郎捧書而來。課畢後。夢霞出一函。授鵬郎。謂之曰。持此付若母。更寄語若母石頭。遺恨須要償也。鵬郎不知其意。謹記先生語。持函往告諸梨娘。梨娘手接一封書。歡生意外。耳聽兩面語。神會個中。於是拔簪啓緘。移檠展幅。誦其書曰。

夢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綠波。獨泛蓉湖之棹。迺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麟有種。託以六尺之孤。幕燕無依。得此一枝之借主。賓酬醉已。越兩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濶。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纏人狀苦處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淚。又濕今宵。淒涼閨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贈珠之想。蓬窗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債。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山咫尺。尙慳一面。之緣。魔劫千重。詎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

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重圓好夢僕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應勤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見梨空帶淚今日淒清孤館何來蓮步生春卷中殘夢留痕卿竟攜愁而去地上遺花剩馥我真觀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絰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後臨風雪涕開愁同戴一天當明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嬋娟墨淚三升還淚好償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名悲歌之詩流水湯湯淘不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頌幼婦新辭倘荷泥封有信傳來玉女之言謙當什襲而藏纖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馬上固難方李白之萬言若教酒到愁邊尚足應丁娘之十索此日先傳心事桃箋飛上粧臺他時可許面談絮語摸開繡閣

梨娘讀畢且驚且喜情語融心略含微惱紅潮暈頰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畫而下淚九轉柔腸四飛熱血心灰寸寸死盡復燃情幕重重揭開旋障旣而重剔蘭燈獨開菱鏡對影而泣曰鏡中人乎鏡中非梨娘之影乎此中人影怎不雙雙旣未嘗昏黑無光胡不放團團成彩而惟剩有一個愁顏獨對於畫眉窗外乎嗚呼梨娘爾有貌天不假爾以命爾有才天則償爾以恨貌麗於花命輕若絮才清比水恨重如山此後寂寂窗紗已少展眉之日悠悠歲月長爲飲泣之年矣爾自誤不足而欲誤人乎爾自累不足而欲累人乎己矣己矣爾亦知情絲縷縷一縛而不可解乎爾亦知情海茫茫一沈而不能起乎弱絮餘生業已墮落何必再惹游絲憑藉其力強起作冲霄之想不幸罡風勢惡孽雨陣狂極力掀騰盡情顛播恐不及半天便已不能自主

一陣望空亂颺。悠悠蕩蕩靡所底止。此時飄墮情形更何堪。設想乎言念及斯心灰意冷。固不如早息此一星情火。速斷此一點情根。力求解脫。劈開愁恨。關頭獨受淒涼。料理飄零生活。懸崖知勒馬。原爲絕大聰明。隔水問牛。母乃自尋苦惱。今生休矣。造化小兒弄人已甚。自弄又奚爲哉。豈不知緣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耶。梨娘輾轉思量。芳心撩亂。至此乃眉黛銷愁。眼波乾淚掩鏡而長歎。一聲背鎧而低頭半晌。心如止水。風靜浪平。已無復有夢霞二字存於腦之內府。梨娘之心如此。則兩人將從此撒手乎。而作此玉梨魂者亦將從此擋筆乎。然而未也。梨娘此時雖萬念皆消。一座不染。未幾而微波倏起於心田。驚浪旋翻於腦海。漸漸掀鷙顛搖。不能自持。惱亂情懷。有更甚於初得書時者。是何也。此心不墮沈迷。萬情皆可拋撇。惟此憐才之一念。時時觸動於中。終不能銷滅淨盡也。於是一吟怨句。百年恨事。兜心再展蠻牋。半紙淚痕透背。旋死旋生。忽收忽放。瞬息之間。變幻萬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嗚呼孽矣。

### 第五章 芳訊

一情相引。萬恨齊攢。梨娘得夢霞書。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梨娘何自苦。乃爾。嗚呼。梨娘非自苦也。夢霞苦之也。夢霞深苦梨娘。夢霞未嘗不自苦。方鵬郎之持書而去也。夢霞目送之而魂隨之心頭。鶻突。腦蒂。蠅旋。惕惕然如待鞫之囚。尙未定讞。不知是死是生。有時痴立窗前。如木鴉。有時呆坐案頭。如參禪。有時環行室中。如轉磨。其心專注於鵬郎持去之書。而懸揣夫梨娘之得此書也。其驚耶。其疑耶。閱此書也。其怒

耶。其喜耶。如其怒也。則我此時之書必已。擲之於地。或投之於火矣。如其喜也。則梨娘味書中之語。想書中之人。會書中之意。必引上書者爲解人。爲知己。一封有情書。此時必得彼有情人之淚。層層濕透於字裏行間。卒夢霞一念旋生。一念旋滅。如電如頃。刻皆幻。而梨娘之閱此書。其喜其怒。夢霞固未能預決。實亦未嘗不可預決也。蓋梨娘旣攜詩稿而去。則非無情於夢霞矣。夢霞之書。迎機而入。結果必佳。固不必夢想究竟。惟恐其不生效力也。然夢霞已爲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神經全失其作用。不覺惶急萬分。歷碌萬狀。彷徨不定。疑懼交加。此夜夢魂之顛倒。夢霞亦自覺從未如此。五更如度五重關耳。

次日夢霞課畢即返。較平日早一二小時。家中人固莫知其心事。但覺其稍異於常而已。不知夢霞固心懸乎。昨夜之書。而急盼夫好音之至。公事畢。治私事。跂而望之。坐以待之。豈容有一刻逗遛於外耶。乃夫幾而金烏西墜矣。未幾而玉兔東升矣。心急矣。眼穿矣。鵬郎來矣。此時之夢霞。又別具一種瞀亂迷離之狀。如死囚之上斷頭臺。時惟此最後五分鐘之解决耳。

「重疊魚中素。幽緘手自開。斜紅餘淚迹。知着臉邊來。」鵬郎徐行而前。有一物焉。其形狹而長。緊握於鵬郎之嫩腕。值刺於夢霞之饑眼。始此何物耶。非夢霞終日盼望之一紙好音耶。夢霞夢霞喜可知。鵬郎以書授夢霞。夢霞驚喜之餘。偏欲強示鎮靜。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惡正不必急於剖視。姑置書於案頭。而課鵬郎讀。若不甚注意者。直至夜課已畢。鵬郎就睡後。乃開緘閱之。其文曰。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盥誦之餘情文雖豔。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殷殷慰問於淒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拟梨影不敏奇胎墮地早帶愁戚。粗識之無便爲命姤繖微宮裏不度春風燕子樓中獨看秋月。此自古紅顏莫不皆然才豐遇裔貌美命薄凡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略帶一點慧根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弔對鏡而眉不開峯撫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鴉鵠無言照影池邊驚驚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譴免受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蠶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賈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賑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夙因如彼結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達觀亦效蠶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另念來日之艱難回文可織夜臺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浪病懨愁埋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消磨恐不久卽形銷骨立魂弱喘絲紅顏老去恩先勘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迺者文旆遙臨高蹤蒞止辱附葭莩不嫌苜蓿鵬兒有福得荷裁成梨影無緣未瞻丰采自愧深閨弱翰漫誇詠絮之才側聞閨苑仙才頗切傾葵之願私心竊慕已非一朝繼而月中摹花塚碑文燈卜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痴欲醉縷縷交榮才

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售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願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愚。能不知感。然竊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獨坐紗窗回憶却。扇年華。畫眉情景。廿四番風花真如夢。一百六日春。竟成烟破鏡。豈得重圓。斷釵烏能復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沈。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岸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注鴛牒於來生。償此痴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敢負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惹情絲。便難解脫。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蕪稿梨影略解吟哦。不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虫吟。殊足令騷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當脫簪珥。爲賢異日。拜見先生。瀕硯。按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在於此。淚點墨花。渾難自辨。惟君鑒之。梨影謹白。

記者述筆至此。發生一疑問。請閱者一思。夢霞讀梨娘之書。當生何種感情。夢霞之書一幅深情。梨娘之書。若有情。若無情。怨不深而自深。辭不嚴而自嚴。言外已有謝絕之意。以常情測之。夢霞讀此書。將怨梨娘之薄情。而含失望之恨矣。不知梨娘固非文君。夢霞亦非司馬。兩人之相感。出於至情。而非根於肉慾。夢霞致書於梨娘。非挑

之也。憐其才而悲其命。復自憐而自悲。同是天涯。一般淪落。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梨娘覆書。內容如此。正與夢霞之意不謀而合。梨娘深知夢霞之心。乃有此盡情傾吐之語。此正所謂兩心相印。梨娘惟如此對待夢霞。乃真可爲夢霞之知己也。不然。稗官野史。汗牛充棟。才子佳人。千篇一律。况夢霞以旅人而作尋芳之思。梨娘以妻婦而動懷春之意。若果等於曠夫怨女。採蘭贈芍之爲。不幾成爲笑柄。記者雖不文。決不敢寫此穢褻之情。以汚我寶貴之筆墨。而開罪於閱者諸君也。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閱此書者。不可不知者也。

夢霞梨娘交感之真相。既如上述。則夢霞此時對於梨娘之書。其感情究如何乎。曰。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正相。同耳。始則執書而痴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蓋夢霞固知梨娘決非薄於情者。書中之語。借曠達之觀。寓怨恨之情。宛轉纏綿。淒涼哀感。依戀之誠。溢於言外。至欲割愛斷情。癡作他生之望。執經問字。願列弟子之班。其語雖似薄情。然惟愈薄於情。乃愈深於情。自此而夢霞乃愈不能忘情於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夢霞已漸沈苦海。夢霞不免爲情所誤。梨娘獨可免乎。嗟嗟。可憐身世。從今怕對鴛鴦大好因緣。詎料竟成木石誓天。下有情人能不同聲一哭哉。

青鳥佳音。深喜飛來。天外素娥。真影尚難喚到。人間次日。夢霞自校中出。彳亍而歸。遠遠望見舍後似有人影。倚門閒佇。衣光鬢影掩映於籬花牆草之間。神情態度頗似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殆有所盼乎。比夢霞行至門前。則芳蹤已杳。纖影無痕。惟有遠山疊恨。溪水瀉愁。一抹殘陽黯然無色。如助人之淒戀而已。斷腸人。

遠癡立何爲。不如入此室處。再理客窗生活。甫入戶。突見案上膽瓶中插有鮮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異哉。此花何來。是必梨娘所貽矣。梨娘之貽此花也。又何意耶。此花形如喇叭。色勝胭脂。嫋媚之中。有一種驕貴氣。咄咄逼人。此花何名。夢霞似曾相識。而一時竟不能復憶矣。俟鵬郎來問之。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吾家後院左右凡兩株。今春開花甚繁。先生如愛之。可遣秋兒再折幾枝來。無所惜也。夢霞却之曰。得一枝供養已足。况我見此花亦殊不喜。鵬郎乃無言。夢霞既聞此花之名。知梨娘之貽。具有深意。不覺觸起十年前事。淹滯之感。淪落之悲。兜上心來。舊恨新愁。併成一種。而一注目間。見硯盒下露一紙角。墨痕隱現。急取閱之。乃小詞一闋也。

鵝鴨天

(偶感)

驚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情劫。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

第六章 別秦

小字簪花清詞憂。夢霞將梨娘詞回環捧誦。不覺悲從中來。喟然而歎曰。佳人難得。造物不仁。有才無命。一至於斯。此中塊壘。斯時無酒澆之。亦當以筆掃之矣。於是濡淚和墨。疾書八絕曰。

病也。懨懨夢也。迢迢鶯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香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人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洋洋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註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愁人聽得不分明  
夢霞書畢別取一慘綠箋作一小簡加函交鵬郎攜去簡曰

旣惠錦箋復頌玉屑有詞皆豔無字不香清才麗思已見一班而一種纏綿淒楚之情時流露於行間字裏如  
卿者可以怨矣夢霞風塵潦倒湖海飄零浮生碌碌知已茫茫無江淹賦別之才有杜牧傷春之恨一誦此詞  
百感交集率成八章聊當一哭

一緘多事兩字可憐香閨聯翰墨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自是以後管城卽墨時爲兩人効奔走雖少見面之時  
不斷思之路有句則彼此鵠和有書則來往蟬聯而密函之交遞皆藉鵬郎爲青鳥使金刀雖快剖不開蘭是  
同功玉尺雖長量不完才如綴錦疊韻雙聲此中得少情趣鵝箋瑣管浹旬費盡吟神愁裏光陰變作忙中秋月  
無窮恨事化爲絕妙詩情繞思難殺節序易更一已是轉瞬間清和天氣矣

夢霞來蓉湖。至此已逾匝月。窮鄉獨客。舉目無親。幸得一閨中膩友。終日唱酬。藉慰寂寞。此外更繩一新。交境遇雖各懸殊。性情頗相投契。異地相知。得之非易。傾蓋清處。盍簪剪燭。夢霞固自謂三生有幸也。其人性秦名心字石癡。卽某校之創辦人也。年長於夢霞二歲。肄業於南洋公學者有年。才華卓茂。器宇軒昂。固一鄉之佼佼者也。是鄉處蓉湖之尾閭。遠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兩岸均有人家。地極偏僻。人至頑鈞。蓋風氣之閉塞久矣。石痴熱心教育。榮情桑梓。思有以開通風氣。畢業後。獨資創一兩等小學。以造就於鄉人士。夢霞任事之日。是校已辦三學期矣。石癡父名光漢。晉年碩望。一鄉推爲里老。家本豪富。生子僅石癡一人。愛逾掌珠。珍如拱璧。恣情任性。驕縱異常。幸石癡雖性喜揮霍。而嗜自檢束。花柳場中。樗蒲隊裏。從未涉足。其間惟遇關於公益之事。則慷慨解囊。千金無吝色。其父本非頑固者。流以石痴之能。加惠於鄉里也。深喜其能有爲。無不遂其欲。故石痴熱心興學。歲需巨款。獨力支持。無所掣肘。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能諒其心而成其志也。

萍蹤偶聚。蘭臭相投。石痴爲人。風流倜儻。豪放自喜。襟懷落落。態度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洵近來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與夢霞一見如舊。識志同道合。學侔才均。文字因緣。一朝契合。非偶然也。校址卽其家莊舍。與石痴居室。僅一牆之隔。石痴無日不來校中。彼亦自任英文格致等科。課畢後。輒與夢霞散步曠野。飽吸新鮮空氣。增進實物知識。鄉村風味。遠異城市。煩囂聯袂。偕行流連。晚景行歌互答。幽韻宜人。意態飄然。如閒雲野

鶴直至暮鳥歸林。夕陽送客。乃分道而歸。如是日以爲常。亦客居之樂也。有時鍵戶不出。兩人同坐斗室中。或論文。或說詩。或叙失意事。或作快心談。茗烟初起。清言愈希。端緒續引。冥酬肆應。時或縱談天下事。則不覺憂從中來。痛哭流涕。熱血沸騰。有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之概。蓋兩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憂時之士也。石痴之處境。雖稍裕於夢霞。而其遭逢之不偶。性情之難合。與夢霞如出一轍。慨念身世孤蹤。落落懸懷。時局憂心。忡忡同是有心人。宜其情投意洽。相見恨晚。而有高山流水之感也。

嗚呼。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天下最可惜。最可憐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若夢霞與石痴之抱負之氣概。所謂志士者。非耶。而一則旅居異地。一則蟠伏里門。相逢乃相惜。相惜復相憐。既相惜。相憐矣。於是欲謀久聚。石痴嘗從容謂夢霞曰。校舍卑陋。不足駐高賢之駕。君寄居戚家。晨夕奔波。弟心亦有不安。蜗廬尚有下榻地。請君移住舍間。日則與君同理校務。夜則與君同聚一室。刻燭聯吟。烹茶清話。抵足作長夜談。一吐平生之志。何快如之。石痴言之者再。夢霞俱婉却。石痴以夢霞尙未能脫略形跡。頗怪其相知不深。不知夢霞固別有佳遇。別有知音。孤館寒燈。自饒樂趣。此中情事。不足爲石痴道也。

新雨泥人。東風催客。夢霞離故鄉。來客土。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於時。到處受人白眼。此去搜身寓館。踐踽涼涼。當嘗遍羈人况味。受盡流俗揶揄。不料於無意中得一巾幘。知音更於無意中得一風塵同志。不可謂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謂非夢霞一生之快事也。惜乎西窓剪燭。情話方殷。南浦征帆。別離賦正値。

蠶事方興之日便是驪歌齊唱之天蓋石癡忽於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石癡之行夢霞實促成之石癡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強志趣高尚正大可有為之時與夢霞之迫於境遇而頹喪其志氣者自不相同而石癡自南洋畢業後但知瘁力於桑梓不知熱心於家國坐便黃金時刻擲於虛牝夢霞殊惜之故每與石癡談及國事輒流涕歎之曰時局阽危人才難得命終泉石我恨非濟世之材氣壯山河君大是救時之器以君之年之力之才之志正當發憤自勵努力進行乘風破浪做一番烈烈轟轟事業爲江山生色爲閭里爭光方不負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慰同胞屬望之心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不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埋首泥塗之內跼足里閈之間以有用之光陰賦閒居之歲月弄月吟風長此終古弟癡爲君不取也今者名士過江紛若鯽勵我青年救茲黃種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君倘有意乎石痴聞夢霞言頗感其勤勉之誠游學之心怦然欲動謂夢霞曰弟非無家忘國自問性情落落與俗相違頻年勾留滬漬廣接四方英俊曾無一人能知我如君者一肚皮不合時宜無從發洩不覺心灰意冷負笈歸來不復作出山之想今聞君言如大夢之初醒如死灰之重撥君固愛我弟敢不自愛而以負君者自負耶弟志已決一得家庭允許便當整理行裝乘輪東渡但弟去之後校中事弟無力兼顧須仗君一人主持責艱任重耿耿此心殊抱不安耳夢霞慨然曰君不河漢弟言而作祖生聞鶴之舞弟不勝感幸校中一切弟雖不能獨擔責任亦當稍効綏薄盡弟之心副君之託君不負弟弟又何敢負君石癡大喜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感君厚愛此去苟有寸進皆君所賜海可枯石可爛我兩人之交情永永不可磨。

滅。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離別爲人生最苦之事而客中送客尤爲別情之最慘者石癡歸家以遊學之事白諸父母父母甚喜亦力促其行適其同學某自皖來書中言近擬會合同志共赴東瀛亦勸石癡棄家求學束裝同行石癡立作覆書約期同集滬壘乘某號日輪東渡成行之前夕沽酒與夢霞話別夢霞是夜不歸寓舍與石痴對飲暢談盡竟夕歡酒酣石癡不覺觸動離情愀然謂夢霞曰弟與君相識未久相聚無多衷腸未聲形骸遼隔今日拋棄故鄉遠適異國與君一別地角天涯重續舊歡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不黯然言已歎歎不止夢霞舉杯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竊願誦此二詩以壯君行前途無量勉之勉之異日學成歸國君不吝其所得分餉儉腹君之烹也弟之幸也吾輩相交契合以心不以形迹交以形者雖觀面握手終覺情少辭多交以心者雖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人非鹿豕豈能長聚何必效兒女子態多灑此一掬傷離之淚哉所難堪者君去而弟不能追隨曠尾看人物發恨我蹉跎今日片帆飛去我獨送君於青艸湖頭他年衣錦歸來君仍索我於綠衫行裏耳遠志出山君非小草離情着骨味等酸梅聚首之緣只爭數刻弟也不能無興感一時意到八絕吟成半以自傷半以相贈君如不棄可藏話鋐中留爲後日之紀念夢霞言至此遂置酒不飲起就案頭抽毫作艸石癡亦停杯而起獨步庭中時夜將半月華滿地萬籟無聲四顧空寥淒然淚下佇立良久晝夜寒砭骨衣薄難支乃復入室時夢霞稿已書就取付石痴石痴受而誦之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養花榆莢。哭春風。  
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噤吟。未厭狂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

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學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

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

榜童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使江南。雖好莫思歸。

更無別淚送君行。榔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

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闊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

林泉佳趣。崖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

石癡讀畢。謝夢霞曰。辱君厚贊。既感且慚。弟意欲勉武數首。以答雅意。而此時別緒離思。縈繞心舍。方寸已亂。一字難成。姑俟既到東京。有暇和就附書郵奉。何如。夢霞曰。亂吟八章。直書弟之胸臆。媿未能壯君行色。君取其意而略其詞可也。何勞辱和。古人云。小坐強於去後書。此時一刻千金不容再以空談。孤負矣。因復取酒相與痛飲。直至魚更向盡。蠟淚漸乾。荒雞一村。殘月半天。僕夫荷裝相催。舟子解維以待。石痴乃歸家。別其父母。復來與夢霞作別。時則晨光熹微。行人尚稀。鳥聲送客。草色牽裾。一人立岸上。一人立船頭。相與拱手致詞。一聲珍重。行矣。哥哥。煙水茫茫。去帆何處。夢霞獨佇江干。良久。乃嗒然而返。

## 第七章 獨醉

殘樽零燭。情話如昨。石痴既去。夢霞益復無聊。雖無戀別之情。未免索居之感。而况飛鴻遇順。看人得意。揚帆彌燕。待蘇誰念。孤身失路人。皆集苑。我獨向隅。十年場翼斷處。翻骨相之屯。一夕傷心變潘岳。鬢華之色知非吾土。安能鬱鬱久居。走遍天涯。終覺寥寥。無偶。石痴之行。夢霞送之。而以不得與之同行爲恨。讀其贈別之詩。之所以自傷者深矣。故別時情景。未曾淒涼去後。思量不勝。抑鬱石痴行矣。迢迢千里。夢霞之心。石痴不知也。知之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

夢霞與石痴話別。一夜未歸。梨娘不審何事。次日轉詢館僮而知其故。梨娘深處閨中。亦素聞石痴之名。知其人品學問。與夢霞實堪伯仲。至氣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夢霞似又過之。而命之豐奇。境之順逆。不同若此。彼則翱翔爲鸞鳳侶。此則潦倒作猢猻王。相形之下。能不大爲夢霞叫屈。是夕梨娘作一書致夢霞。書中勸其棄此生涯。力圖進取。以君之才長。此蹉跎埋沒。殊爲可惜。何不乘此時機。出洋遊歷。數年之功。爲將來吐氣揚眉之地。且有長途資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給。願盡力相助等語。夢霞得書。心大感動。自念頻年顛沛。父死兄離。斷無餘貲。可供個人求學之費。一片雄心。久爲逆境消磨淨盡。今送石痴之行。空作攘臂下車之想。殊有望塵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痴。亦從未以一言相慰。而閨中一弱女子。乃能獨具憐才之眼。慕通財之義。慧心俠骨。可感可欽。夢霞讀畢梨娘書。不覺感極而泣。腸廻心轉。刺激萬端。良久忽拍案而起曰。天乎。薄命之夢霞。負我梨娘矣。梨娘愛我。書不。

可。不。答。也。心。迷。意。亂。不。暇。擇。詞。遂。疾。書。四。絕。於。梨。娘。之。牘。尾。以。授。鵬。郎。

梨娘得詩。訝其爲已原函也。大驚。不解夢霞何意。默念書中。得無有失檢之處乎。取而閱之。至終幅。乃見連真帶草。狂書一百十二字曰。

名場失手早沈淪。賣盡痴默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鯽。誰憐窮海有枯鱗。  
感卿爲我惜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

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慙。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世事悠悠心漸灰。風波險處每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命世才。

蘭釭點點蓮遲遲。字館魂玉容沈黛。梨娘此時讀夢霞之詩。不能不爲夢霞惜矣。不能不爲夢霞悲矣。爲夢  
霞惜。又不能不自惜。爲夢霞悲。又不能不自悲。如線懸腸轆轤。萬丈如針刺骨痛苦。十分其命之窮耶。其才之誤  
耶。夫。忌。之。謂。同。病。夫。是。之。謂。同。心。帳。博。思。量。情。難。自。制。而。梨。娘。於。是。平。泣。矣。一。吟。一。哭。一。字。一。淚。啼。珠。連。絲。著。紙。  
與。墨。痕。混。合。爲。一。悲。傷。之。至。真。有。難。以。言。喻。者。嗚。呼。因。此。一。念。而。兩。人。之。情。途。愈。覺。纏。綿。固。結。不。能。解。脫。若。有。緣。  
若。無。緣。頭。之。倒。之。伎。蒼。蒼。者。果。何。心。耶。彼。兩。人。者。又。何。苦。耶。此。書。此。詩。爲。兩。人。第。二。次。之。通。詞。梨。娘。之。書。足。繫。夢。  
霞。之。情。夢。霞。之。詩。更。足。傷。梨。娘。之。心。一。聲。長。嘆。無。可。奈。何。其。感。同。而。其。痴。一。也。前。此。偶。然。邂。逅。尙。在。若。離。若。合。之。  
間。今。則。漸。入。沉。迷。竟。有。難。解。難。分。之。象。蓋。經。石。痴。東。渡。之。波。折。途。引。起。兩。情。之。動。機。有。此。一。番。交。感。乃。真。成。爲。生。

死。知己是石痴實不啻間接爲兩情之主動也。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殘鶯意盡新葉陰多此何時耶非所謂奈何天氣耶極目四野甚黑麥黃採桑之婦聯袂於田間荷蓑之人接踵於岸畔古人詩云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非身歷其境者固不能知其景之實而情之真也此時距夢霞離家蓋已四十餘日矣客裏光陰疾於飛矢窮愁萬種叢集一身念老母之獨居晨昏寂寂傷阿兄之遠別涕淚遙遙盼斷白雲來鴻絕影遊子天涯蓋有難乎爲懷者而况春光易老恨重逢三生舊夢空留零落之痕一卷新詩更種離奇之果回憶葬花時節掬土心情原屬繆緒無聊閒情偶寄熟知卽爲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人世悲歡亦復何定斷腸消息尙可問乎曾幾何時春衫換去紈扇歸來日月不居心情大惡我生不辰傷心事多長逝者年華而長留者深恨嗚呼夢霞夢亂如烟日長如歲將何以自遣哉

夢霞答詩之次日適星期休課平日每遇假期夢霞輒與石癡攜手出門隨一小奚奴登高舒啸臨流賦詩命春酌聆時鳥尋幽探勝竟日爲樂今則室邇人遙舊遊難續獨行無偶尙不及索居有味故是日夢霞既不赴校遂懼於出門焚香掃地取次回疑雨集危坐讀之情詞旖旎列露深永一縷情絲又爲牽動掩卷長歎起步庭前則一坏荒土草色青青碑石兀然突觸眼際嗚呼此斷腸地也

夢霞自葬花之後風晨月夕每至其處輒盡情一哭新舊淚痕重重可認花魂雖死得夢霞之淚朝夕滋養培溉已有一絲生意而回視昔時燦爛之辛夷則已紅銷香褪血盡顏枯零片無蹤空枝有影相逢遲暮煞甚可憐歎

息。容華。何能久恃。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既屬萬般紅紫會當隨例飄零。夢霞之用情本無所謂厚薄也。特其情不用於繁華熱鬧之場而用於寥寂淒清之境。塚中之梨花埋夢霞之恨。眼前之辛夷亦足傷夢霞之情。固知前日之辛夷方其得意之態度尙未至可憐之地位。故夢霞對之漠然不爲所動。實非故以冷眼相看也。

空庭無人淚花不春。一經回首爭不傷神。夢霞臨風雪涕徒倚徘徊歎榮悴之不常。感韶華之難再及時行樂。自苦何爲。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幾清明。今則砌下之花變爲地下之花。清明時節變爲清和時節。芳時長負豔福。未修無蘇學士曠達之胸襟而有杜司勳惆悵之心情。罩眼愁雲焚心恨火。自尋煩惱解脫無方人非金石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幸也有糟邱伯在能爲夢霞解厄。時已薄暮微雨催眠。夢霞返身入室。案上有玻璃瓶取而注之。猶有餘醇。倚窗而坐盡情傾倒而獨酌無侶。飲興不暢欲舉杯邀月效青蓮故事。而此時之嬌娥且匿居廣寒宮中。呼之不出酒入愁腸酒未醉而愁先醉。不三杯而玉山頽矣。旣爲掃愁帚且作釣時鉤。醉裏方酣詩情逐動。夢霞乃擊桌而歌曰：

夢霞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鎚。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開花期。憶爾幼時否。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世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

尾。甘。寧。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竹。實。叩。常。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兩人。生。及。時。早。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歎。暮。嗜。而。長。噫。亂。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餓。孤。燈。一。束。詩。抛。盡。心。力。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紙。勞。墨。瘁。爲。此。酸。聲。苦。詞。爾。生。二。十。有。一。載。世。間。百。憂。萬。憤。何。一。不。備。羈。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徒。吁。呼。乎。爾。之。生。兮。不。如。死。胡。爲。乎。遂。而。不。悟。恨。極。史。成。癡。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兮。獄。遲。落。紅。狼。藉。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聞。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剩。殘。遞。遞。遍。桃。葉。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埋。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游。魂。飄。湯。氣。如。絲。淚。已。盡。勿。繼。以。血。淚。血。皆。盡。兮。天。地。無。情。於不知。擲。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一。歌。而。悶。懷。開。再。歌。而。酒。情。湧。三。歌。一。哭。聲。縱。擗。筆。而。起。身。搖。搖。若。無。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一。霎。便。甜。然。人。夢。已。是。上。燈。時。刻。矣。館。僮。以。夜。膳。來。室。中。不。見。夢。霞。遍。燭。之。亦。無。有。正。詫。異。間。忽。覺。酒。氣。襲。人。出。於。帳。中。揭。帳。視。之。則。見。夢。霞。酒。紅。上。頰。睡。意。正。濃。館。僮。知。其。醉。也。不。復。驚。之。悄。然。自。去。未。幾。秋。兒。送。鵬。郎。入。館。連。呼。先。生。不。應。鵬。郎。年。幼。好。弄。潛。至。床。前。將。夢。霞。竭。力。推。之。秋。兒。在。旁。吃。笑。夢。霞。睡。夢。中。受。搖。撼。之。力。若。有。所。覺。醉。眼。朦。朧。睡。意。惺。忪。口。中。囁。語。緜。緜。不。絕。鵬。郎。推。不。已。夢。霞。忽。清。醒。轉。其。軀。向。外。問。曰。汝。何。人。太。不。解。事。擾。我。清。睡。鵬。郎。曰。先。生。鵬。郎。來。矣。先。生。今。夜。睡。何。早。其。有。所。苦。乎。夢。霞。曰。是。汝。乎。吾。無。苦。偶。困。於。酒。耳。夢。霞。言。時。語。尚。含。糊。眉。目。間。有。慚。態。

蓋宿醒猶未盡解也。鵬郎復問曰：先生今夜尚上課乎？夢霞曰：夜如何矣？鵬郎回視壁上鐘答曰：九句一刻矣。夢霞曰：我瘦甚，不能起。汝自去溫習舊課，勿溷我。鵬郎唯唯，爲之下帳，就案頭攤書自讀。時秋兒已去，室無他人。此冷清清之境地，靜悄悄之時間內，惟有燈下之書聲，榻上之鼾聲，與壁上之鐘聲，高下疾徐，相爲問答而已。

秋兒入告，梨娘知夢霞醉臥，恐鵬郎擾之，不安，亟遣秋兒喚鵬郎入。鵬郎聞喚，方收拾書本，欲行。夢霞好夢方回，微呻一聲。鵬郎知其已醒，面楊低聲曰：先生請安睡。鵬郎去矣。夢霞曰：汝去乎？案上鎮紙下壓一箋，可攜，將去。我此時腹中微餓，呼僮爲我煮粥半甌。我自起歛之。鵬郎應諾，呼館僮來，妥爲料理，而自攜稿與秋兒徑去。玉簫闌，珊瑚鉢，黯淡一神，急雨垂簷，擗瓦作戰鬪聲。窓譙薄紗，雨點亂灑其上。玲瓏剔透，若暗若明，幾疑爲晨光之蒸徹也。此時窓內有何人？則梨娘也。夜深矣，梨娘胡不睡？待鵬郎也。梨娘獨守空幃，與鵬郎相依爲命。鵬郎未歸，寢梨娘從未先自就枕。而梨娘於此時，則更粉臉半沈，黛眉雙蹙，以手支頤，悄然若有所思。蓋秋兒方告以夢霞醉，且睡，正酣，而即遣之招鵬郎來也。秋兒方去之頃，鵬郎未來之先，梨娘之心，一念念鵬郎，一念又欲念夢霞，念夢霞平日，雖知其嗜飲，然未見其醉。今夜何以獨酌而醉？且至於不能起？是必忽受劇烈之感觸，無可告訴。不得已遁入醉鄉，爲借酒澆愁之計。是亦大可憐，大可悲矣！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梨娘之魂，不曾隨秋兒俱去。至夢霞榻前，爲夢霞之看護婦也。梨娘凝思之際，忽聞一聲呼曰：阿母！則鵬郎已與秋兒俱來矣。

闌風長雨入夜紛紛。解綻似與愁人對語者。梨娘坐待鵬郎。鵬郎冒雨而至。乃詳詰夢霞醉後情狀。鵬郎一爲具言。袖中出一紙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兒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置案石。而先遣鵬郎睡時已夜半。窗外風雨聲更厲。夜寒驟加。絲絲冷氣自窓隙中送入。使人肌膚生慄。此時梨娘尚不卸裝就睡。斜倚床側。拔釵重剔殘紅。展夢霞稿。從頭細閱。一幅米顛狂艸。若龍蛇飛舞。字字帶欹斜之勢。知爲醉後所書。故筆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齊一致也。繼誦其句。則間愁十斛。憤火一腔。胸中鬱勃之氣盡宣。洩之於臺端。自怨自艾。語語憤激。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今來名媛淑女。爲憐才一念所誤者。何可勝數。梨娘自賦離愁。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識之夢霞。忽動憐才之念。無端竊近有意。纏綿旣無前因。復無後果。如蠶縛絲。如蛾撲火。同沈苦海。竟不回頭。已到懸崖渾難撤手。此非所謂孽冤纏人。有不可以自由解脱者耶。冷窗風雨。淒寂無聊。夢霞已由醉鄉而入睡鄉。梨娘則心如懸旌。繫念夢霞不置。忍寒久坐。對影不雙。淚珠濺上雲藍。隱隱作般紅色。梨娘尙不忍釋手。反覆展視。誦至人才東渡正紛紛。不隨驥尾甘守雌之句。頓悟前日之書。實大傷夢霞之心。此書之語。本出於一片熱誠。乃知己相待之實情。固不料夢霞見之。觸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獨坐念夢霞。不知書舍中之夢霞。且迷離恍惚。夢境隨心。若與梨娘晤對一室。共訴無窮之心事也。寒鄉孤鬼。愁苦萬狀。村深絕賓客。窗晦無儕侶。忘憂焉得萱草。解悶惟有杜康。清樽湛錄。獨酌誰勸。愁不能解。攻之以酒。酒不能消掃之。以詩故夢霞近日既中酒病。更爲詩瘦。古人云。客子鬪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

而夢霞因昨夜歸酒所困。次晨竟病不能興。繼念校課未容荒曠。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騰空。頭涔涔然。如壓千鈞之石。煩惱填於胸。悲痛壓於腦。眼底皆花。心頭作惡。夢霞之身體。蓋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曦上窗。人影在戶。則館僮已取臉水至。夢霞正盥洗間。沐則心覆。一陣昏眩。胸膈作奇痛。喉間有物。躍躍欲出。哇然一聲。遺吐在地。館僮驚呼曰。先生驚余哉。此頑然者何物耶。先生何爲而吐此。夢霞一吐之後。覺胸前若空洞無物。身飄飄如在雲霧間。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傾跌。聞僮驚詫。乃向地下注視。則見猩涎幾點。色勝紅冰。亦自愕然。此時欲強自鎮攝。而體益不支。脫不有館僮爲之攙扶。已離桌而倒矣。

館僮扶夢霞至榻上。時夢霞面色轉白。慘無人狀。氣息微微。一絲僅屬徐謂。僮曰。速往校中。爲吾向李先生請假。恐上課時間已過。學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卽該校之副教也。館僮諾而出。至中惟一方病之夢霞。繞床轉側。伏枕呻吟。支心攬腹。痛苦萬狀。而地下纔吐之新紅。其色且由赤而殷。直刺病者之目。深院寂寂。長日遲遲。杳無一人過問。半晌。夢霞支床而起。取鏡自照。歎曰。我心傷矣。我病深矣。我恨長矣。我命短矣。傷哉。夢霞黃唇客不幸事。此大不幸事。夢霞竟重疊遇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夢霞炳裏思臥。

(未完)

淡日籠窗。淒風入戶。夢魂飛越。病骨支離。嗚呼。年少作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夢霞竟重疊遇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夢霞炳裏思。

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夢霞恨壓愁埋。愴然撫枕能不悲耶。

亭院陰涼。蜂靜。脾香。此閑寂無人之書舍中。惟聞夢霞呻吟之聲。如病猿啼月。老馬嘶風。令人聞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視夢霞則崔父與館僮也。館僮出後。卽以夢霞炳狀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驚。別遣一僕赴校爲夢霞請假。而自與僮來視。夢霞見崔父來。以手支枕作欲起狀。崔父急止之。注視其面。而問曰。三日不見吾侄。竟消減如許矣。夢霞帶喘答曰。浦柳之質。朝不保暮。偶沾寒疾。已憊不能起。迺蒙長者關懷。移玉垂視。愧不克當。崔父曰。吾侄春秋鼎盛。丰采麗都。後此無窮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軀。小有不適。本無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況。起居飲食。容有不慎。老夫爲東道主。不能盡調護之責。負罪良深。吾姪之病。得毋沉憂以致略紅症。非尋常癰疥。尙望掃除煩惱。放開懷抱。排愁自遣。破涕爲歡。心得所養。則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憤懣焉。何爲世間有不能平之情。鬱鬱焉。太苦。牢騷煩憂。足以消磨壯志。隱種病根。朱顏未老。來日方長。自伐自戕。殊爲可惜。此則老夫竊有規於吾侄者也。夢霞聞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當鑄心版。姪敢不自愛。而負長者之倦惓乎。崔父又曰。北郭外有費醫生者。虛扁之流亞也。當代相延。一爲診治。夢霞雅不欲服藥。而不能拂崔父意。則亦聽之。崔父即遣僮出郭招醫。未幾。費至。診視畢。曰。此心疾也。恐藥石不能爲功。無已。姑試一劑。然終須病者能自養其靈台。勿妄想紛馳。勿牢愁固結。則服之方有效力耳。費醫坐談有頃。開方徑去。時已夕陽辭樹。暝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誤勞病者之神。囑夢霞善自調養。囑館僮好爲看護。若有所需。速來告我。叮嚀再三。乃扶杖出門去。

暮靄蒼蒼。關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單床冷席。孤寂如驚。此如何地位耶。藥鐺茶竈相依爲命。此如何生活耶。而夢霞以一身當之。不其殆哉。夢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來。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總拋酒盞。遂結藥緣。憔悴病容。嶙峋瘦骨。夢霞又不禁自危自懼。恐一病之沈酣。竟生機之斷絕。終日心煩慮亂。勞神焦思。而病且日加。大凡病者之心情。宜於散而不宜於悶。其生命全托之於侍疾之人。醫藥其末也。偃息在床。無事靜臥。氣促力綿。唇乾口燥。無聊之極。往往萬念叢生。病而在於家。則侍疾者爲其家人骨肉。必能爲之殷殷調護。飲食寒暖。時加注意。或借閒談以解其悶。或作慰語以安其心。周詳審慎。體貼入微。務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則有難言者矣。一燈一榻。舉目無親。藥餌而外。別無療疾之物。卽有侍者。爲之疊被鋪牀。調湯進藥。而人不關情意。終隔膜。夢霞沉悶之中。時時念及其老母。且謂我平生無恙。听心房。望而劍青。則遠客天涯。音書隔絕。不知我已纏緜床褥。命弱如絲。設不幸而奄然就斃。戴達竟應災星。則終身不遂。烏鳥之私。阿兄且抱鴈行之痛。夢霞竟日昏昏。思量萬種。氣色日見灰敗。病形日形沉重。投之以藥。如石沈水。英姿颯爽之少年。竟爲墟墓間之游魂矣。

夫以夢霞之病之時。病之情。極人世之至苦。不病尙難以支持。既病。決無倖生之望。而熟知事竟有不然者。三日之前。病見其增。三日之後。病見其減。未幾而夢霞已離床而起。二豎退舍。占勿藥之喜矣。奇哉。此病其來也。無蹤其去也。無影。閱者諸君。聞至夢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崔父。猶聞病而時加存問。豈知心如梨娘。平日暗中爲夢霞之看護者。今知其病。乃視同秦越。處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聞信之後。腸

爲之斷心爲之裂以格於嫌疑不能出而看視不知於無人處抛却多少眼淚夢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盡矣。

病耗飛來愁腸百結梨娘知夢霞之病非藥石所能療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湯一水必親自檢視然後付僮攜出且時遣鵬郎出詢病狀鵬郎來輒戀戀不去徘徊床前作種種小兒戲態至活潑夢霞病中亦爲之破顏病之第三日鵬郎忽與秋兒俱來欣然有喜色秋兒捧蕙蘭兩盆供之案上鵬郎曰此我家後院中物吾母最愛此花今以先生臥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來爲先生病中一好伴侶也夢霞謝之鵬郎視秋兒已去深懷出一緘擲諸夢霞枕畔遽返身疾馳去夢霞隨後喚之曰鵬郎勿奔仔細戶檻絆汝倒也。

幽芬縣邈清氣吹噓靜沈一室暗襲重衾夢霞悶極無聊聞此奇香神志爲之一清胸襟爲之一爽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貽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幾許我亦不虛此病矣雖然我病若此梨娘必聞而驚懼此數日中其善蹙之眉頭正不知爲我添幾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折而閱之斯時夢霞爲蘭香所薰心地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復昏悶之狀轉身向外攤書於枕上而讀之曰

醉歌方終病魔旋擾深閨聞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效微勞中心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一肩甚重莫便

灰。穎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時以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卽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見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臺不昧。何須藥石爲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氣。以祛病魔。言達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心安不少。且可爲養心之一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惟珍重。

書尾更暖以二詩誦其詞。乃分詠二花也。詩曰。

### 大一品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

### 小荷

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

深情若揭。好語欲仙。披覽之餘。神魂俱醉。夢霞之病。本係傷心所致。但夢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藥。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其病源。且切中於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醫周郎也。一封書。具有妙用。二枝花。聊寄相思。夢霞思真病。故梨娘以真情動之。而夢霞爲之霍然矣。奇疾奇醫。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轉移之捷。感化之速。竟乃爾耶。彼

崔父勸慰之詞。雖屬殷勤懇至。殆所謂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藥爐烟裏蘭幕香中臥病之夢霞已躍然而起精神復舊言笑如當時正伏案作艸所艸何詞蓋以答梨娘者也。既惠名花復頒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謹答二章聊誌感謝之意。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係夢思佩豈無緣終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一掬靈香草沕蘭闌同此斷腸時。

附詠花名小詞兩闋

思佳客（大一品）

報答春暉擢紫芽盈筐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汨洗鉛華余情已向幽遠託不受春風及第花

憶羅月（小荷）

花嬌欲語擣露如擎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心幽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第九章 題影

日長如歲。人瘦於花。夢霞戰退病魔。脫離鬼趣。然僵臥數日。玉骨一把矣。病愈之後。對鏡自照。減盡舊日風神。手腳輕旋。坐立渾難自主。蓋病之起伏。雖爲情之作用。而身軀實大受其影響。此日之夢霞。已非復昔日腸肥腦滿時之夢霞矣。梨娘知其痊後。尚需調養。勸其將息數日。暫緩赴校。恐一經勞碌。病或乘之復發。且仍爲之延費醫服。一二滋補之劑。以消除積疾。彌補本分之虧。至於飲食一切。凡關於衛生者。尤非常注意焉。夢霞安之而一種感激之私真有印腦砭骨流涕被面。欲圖報而不得者。

藥裏。層層爐烟裊裊。病中之藥。如石投水。病後之藥。如風掃葉。效力之有無。非藥爲之。乃心爲之也。夢霞服藥閒眠。手一卷自遣。時或階前試脚。覺筋骨之舒暢。步履之輕健。已逐漸恢復其常態。惟畏風甚。不敢時出室門。空齋無侶。則與管城子相周旋。或吟短句以寄遙情。或揮長幅以傾積慕。而鵬郎則爲之奔走於兩間。倏去倏來。如梁燕之碌碌。如是者十餘日。梨娘之待夢霞益誠。夢霞之感梨娘益切。兩情之熱。反至此竟驟增至沸點。以上。

夢霞因病曠職。已週兩旬。屈指石癱行程。計時當已達目的地。海天縹渺。尚無片羽飛來。慰故鄉之舊雨。夢霞病中石癱之父。亦曾數遣人慰問。今病已大瘳。靜處一室。亦覺異常幽閑。明日決意投校補課。且擬先往石癱家見其父。一則謝病中慰問之意。一則詢石癱去後之情。預計已定。是夜就枕亦較早。蓋蓄力養神。以備明日之早行也。

黎明即起盥洗畢見爲時尚早恐爲曉寒所中不遽行蹀躞室中慕念老母據案作書備述客中近况獨不及臥病事蓋恐老年人聞之深抱不安也函封旣固呼僮攜去投諸郵筒

亂鵠鶯鶯歡騰萬聲有何喜事報告主人時壁上時計已叮噹十下夢霞正鍵戶欲行忽郵使遞兩函至接而視其一封面有「石癡自長崎發」字樣大喜急拆閱之書中略謂弟此次東渡海波不驚眠食無恙堪以告慰惟今晨抵長崎中途遇雨行裝盡濕備受旅行之苦今擬在此盤桓數日暫息征塵計抵東之期當在菰葉搏青蒲芽懸綠時矣讀竟暫置一旁再視其一則兩面字迹有突觸夢霞之眼簾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蓋書乃自閨中來劍青所發者也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迄今已十閱月夢霞行時劍青固未知也夢霞來錫後曾次第發兩緘迄未得覆今忽於意外飛來一紙喜可知已窺其內容乃知劍青現於某署司文職近況尙佳且言定於五月下旬束裝歸里屆時正值吾弟暑假之期可得一月晤對俟秋涼時再定行止夢霞一讀一喜預計與劍青握手之期不遠久別弟兄一旦聚首其愉快爲何如欣慰之餘神爲之往不啻已與劍青靚面交言共訴別後情事嗚呼哀樂無常隨時而變外感之來又往往不出以單獨而與之重疊相遇夢霞病時未嘗不思兄憶友而消息沉杳無一字今病方痊好音雙至此其中若有人焉爲之播弄而故使快意事叢集於一時者送來歡喜十分却離愁一擔唐貫休有句云「緜緜遠念近來多喜鵠隨函到綠蘿」夢霞此時之情景其殆似之

朝陽皎皎含笑出門一路和風拂袖矯鳥喚晴雨旁麥浪翻黃秧鍼刺綠曉山迎爽氣撲人遠水連天寒光映

樹晚行風景別具一種清新之致。烟消日出，不見人非身處江鄉，亦不能領略此天然佳趣。夢霞半月以来，蟄伏斗室中，久不吸野外新鮮空氣，悶苦莫可名狀。今日破曉獨行野情駘蕩，傍隄行去，一路鮮明，喜事尚在心頭，好景盡來眼底。殊覺心胸皆爽，耳目一新。同一景也，失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憐；快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樂。心理因時瞬易而物之感情遂因之大異。夢霞此行，若非適當欣洽之餘，則草草旁人，茫茫前路，重々辜負，行色忽正不知其道左彷徨，當如何懊喪耳。

既入校，校中人咸來問訊。學生均趨前致敬歡呼，面有喜色。此可見與夢霞平日感情之厚矣。是校共有教員二人，人一即李某也。石痴未行時，每日授課二小時，去後所遺鐘點，均歸夢霞獨認。夢霞病假全班課程由李一人庖代。李爲新學界人物，頗染時習，與夢霞不甚相洽。且喜自炫已長，掐人之短，夢霞亦不與之較。特心鄙其人而已。李聞夢霞至，欣然就見，夢霞謝之曰：「小病數日，遂致嘵職，勞君獨任，我心何安！」李謙遜，且曰：「幸君病愈，近日天氣和燠，風日晴朗，大好旅行之時。聞鵝湖各校成績甚佳，弟意擬於明日星期率學生赴該處旅行調查，其成績之優劣，藉收觀摩之效。且時值初夏，萬綠叢生，隨地觀察，對景留連，亦可增進實物上之知識。特恐君新病之後，不禁跋涉，如許同行，實所深願。」夢霞諾之。散課後，通知學生約期於明日晨刻齊集。

鵝湖錫屬一重鎮也。其地雖一村落，而戶居之樞比，商賈之輻輳，不啻其一都會之縮影。土著多華姓族中人才輩出，多有名於時。蓋所謂明山水秀之邦，人傑地靈之域也。是鄉風氣開通較早，已辦各校，有果育學校、有鵝湖

女學。有私塾改良之小學。蕞爾一鄉。而各校林立。學務至爲發達。且辦理無不合法。成績無不優美。求之錫金。督屬固不可再得。即求之全國各地。亦烏容數觀。其地與夢霞所任之校相距約二十餘里。舟行半日始達。夢霞來錫後。久欲一覽鵝湖之勝。而苦無閒日可鼓遊興。今假旅行之便。得以一償其宿願。故平日與李某意見不甚相合。今日提議旅行。頗贊成其說也。

次晨。夢霞早起到校。學生五十餘人。已各新其衣冠。虧集以待。李某方彷校役。預備旅行所需之物。時已八時許。舟子亦來相催。夢霞曰。往返四十餘里。需時間甚多。到後又須延擋。若不及早就道。恐誤歸期也。乃與李先率學生至操場列隊報數。將平日所授旅行之種種規則及儀制。重加申述。令各堅憶。訓練畢。即整隊出。舟泊半里外。計共二艘。既至兩人名掣。學生二十餘人乘其一。旋解纜行。幸好風相助。帆飽舟輕。速率驟加約十一時許。舟已雙泊於鵝湖之濱。時岸上人家正炊煙四起也。乃各率學生舍舟登岸。擬先赴果育參觀。問道以往。時正日高。風小路不揚塵。履聲橐橐。旗旛翩進退有序。步伐有章。道旁觀者咸啧啧歎曰。此容湖東校學生也。其精神之弘濶。行列之整齊。非受良教師之教育。曷克至此。

果育爲鵝湖最初之校。開辦有年。成效夙著。其中任事者多學界名流。富於學識經驗之人。夢霞北行。得與彼都人士握手。心竊爲之愉快。既至該校。學生整隊出迎。行禮畢。一面唱歡迎歌。一面唱參觀歌。以表敬愛之誠。旋即入室參觀。日已亭午。由該室留膳。飲饌甚精。學生羣歌醉飽。膳華略憇片時。即由該校學生列隊前導。赴各校

參觀。一路軍樂悠揚。歌聲宛轉。蜿蜒如常山蛇。隨路幾折不絕。隨而觀者。途爲之塞。嗚呼。盛矣。參觀既訖。時已暮。果育校長請同赴曠野。作拋球之戲。夢霞辭以時宴遲起。興解學生亦各興盡思返。各校學生復聯隊至江干。歡送如儀。落日歸舟中流容與。一帆風送。雙槳如飛。然到校時亦已萬家燈火闌黃昏矣。

學生各散歸。其家夢霞亦疲甚。乃別李歸寓。方入門。燈光中鵬郎迎面問曰。今日星期先生却往何處尋藥。敘人資休養矣。乃甫就枕。覺衾中有物。突觸胸際。冷如潑水。大驚。急以手撫之。黑暗中不辨爲何。移燈注視。乃鏡架。一具中貯影片。其觸膚生冷者。乃鏡面之玻璃也。再審視。鏡中人不覺心花怒放。肺葉大張。蓋鏡中非他人。卽梨娘之影也。夢霞喜生望外。私念梨娘今日必獨自來館。留小影於衾中。以慰我相思之苦。何其用情之深而寄意之遠也。繼又念梨娘旣來。以此相遺。此外必更有遺跡可尋。此時夢霞已盡忘困倦。遽起攜燈就案。詳細檢視。啓匣。則墨瀋猶存。括管則毫尖尚濕。而遍案窮搜。未遺隻字。乃燭之地。上則見紙灰零亂遍地。皆是撥之得未燼之紙角。一取而閱之。得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異哉。梨娘旣就案作書。胡爲而又焚之耶。旣焚之矣。復於灰中留此七字。又何意耶。此悶葫蘆。一時殊難以打破也。

倩影不留餘蹤。可玩。夢霞對此一角燼餘之紙。摩挲者良久。思索者又良久。終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一天歡喜。化成一塊疑團。橫梗胸臆。不能放下。晚膳雖具。粒食不能下咽矣。冥搜刀索。又久之。忽若豁然有悟。曰。今日休課。

梨娘。我決不赴校，故特有心過訪，或別有所商而不虞我有旅行之舉也。其所留之句，殊有人邇人遙之感。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蹤者，而我亦深悔從李生之言，隨同人之興，臨行又默不一聲，悠然而逝，致梨娘虛此一行，思至此不禁拍案狂呼曰：大誤，大誤，不先不後，一去一來，大好良緣，輕錯過矣。閱者諸君，梨娘係出大家，今爲孀婦，非縗檢踰閑者可比。雖與夢霞誼屬姻親，不妨相見以禮。然親疎有別，內外有嫌，況於青天白日之中，效密約幽期之舉，縱不羞自歎，寧不畏人言乎？梨娘雖戀愛夢霞，亦斷不致輕率至此。其來也，固先探知夢霞之不在也，然夢霞此時方如癡如醉，決知梨娘有就見之心，而恨爲旅行所誤，短歎長吁，若不勝懊惱者，因賦詩二首，以寄。原詩曰：

鵝湖泛棹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  
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牋字意難明。  
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珮聲。  
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芳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瑚。  
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命薄如儂。  
今若此情真到爾，古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拚。

夢霞吟畢，復取梨娘贈影，端詳審視，畫作一洋女子，裝花冠長裙，手面籍一冊，風致嫣然，把玩之餘，目不旁瞬。畫中愛寵呼之不出，心忽忽若有所失，旋拓開鏡背，取出影片，又題二詩，於其後。

臺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  
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  
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平添一段春。

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眞。盡。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乍。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腮。渦。深。情。遠。遼。抵。瑤。贈。密。意。重。重。覆。錦。福。除。是。焚。香。朝。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第十早 情耗

眼前無恙。心上難拋。一着思量。曷勝悽愴。梨娘得詩後。卽作書覆夢霞。有曰。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蓋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梨影。引爲同病。然自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珠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誤君。浮萍斷梗。聚散何常。此日重牕間隔。幾同萬里。迢迢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道。妾處深閨。更何從再接霞光。重圓詩夢。贈君此物。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深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夢霞讀此書。如受重頭之棒。如聞警夢之鐘。其情正在熱度最高之時。不覺漸漸由熱而溫。而涼。而冷。且死。黯然魂銷。掩面而泣。淚簌簌下如貫珠。良久歎曰。相見不相親。何如不相見。說是無緣。何以無端邂逅。說是有緣。何以顛倒。若斯情之誤耶。命之阨耶。孽之深耶。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茫茫人海中。似此知音。何可再得。亦何惜。此淪落之餘生。不爲那。那。之情死耶。因立揮二絕答梨娘。詩中有「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之句。梨娘讀之心大不安。復答書勸慰委曲陳詞。情至義盡。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畫成芳心寸斷矣。此數日中密減往還。倍形忙碌。而碧紗窗外埋香塚前。

溟雨淒迷。愁雲籠罩。觸耳皆斷腸之聲。舉目盡傷心之景。此黑暗之愁城中。幾不復有一絲天日之光矣。

大凡愛情作用。其發也至迅捷。其中也至劇烈。其吸引力至強。其膨脹力至大。然其發也中也吸引也膨脹也亦必經無數階級。由淺而深。由薄而厚。非一蹴而即可至。繩緜固結不可解脫之地位也。即如夢霞與梨娘。其始不過游絲牽惹之情。能力至爲薄弱。其後交涉愈多。而愛戀愈切。至於今肺腑之言。不覺盡情吐露。使梨娘願效文君夢霞。竟爲司馬。則玉容無主。金徵有情。前輩風流。不妨繼武。夜館無人。何難了此。一重公案。無如梨娘固引蕩子。好夢霞亦非軀薄兒。發乎情不能不止乎禮義。深情欲醉而好夢難圓。遂致雙生紅豆。願託再世。春風十幅。鳥絲痛寫一腔憤血。其才雖可敬。而其遇亦可哀矣。夢霞之誓。出自真誠。梨娘多一言勸慰。即夢霞增一分痛苦。夢霞得梨娘之書。更不能已於言。乃披肝瀝膽。濡淚和血。作最後之誓書。其辭曰。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情。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僕孤腸寸寸。斷也。僕非到處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之所以至今不訂絲羅者。何爲乎。僕之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誦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誦僕連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跔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時事變遷。學界新張旗幟。僕安能隨波逐流。與幾輩青年角逐於詞林。燕閒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病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嘗已言之矣。狂花俗豔素不關心。

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成綠葉徒傷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漁郎之路「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卽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二既不得卿寧終鯨耳生旣無緣寧速死耳與卿造因於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去歲結褵行將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孝之罪應亦可以略減也僕亦聞之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之所以愛僕憐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義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不安乎或者長生一晉能感雙星寃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鸞鳳變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亨淒涼之况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卽與卿對坐談詩共訴離愁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素怯弱旣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思咯紅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纔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僕矣

書後更附以四律曰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白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

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顧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剪鄉心隨燕影，驚殘春夢減鶯聲。客中歲月飛星疾，柔剩空條繭盡成。

萬里滄溟涸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增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板能銷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幘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窓深。蕭寥形影空酬醉，夢醒重添苦楚。

鑑心作字噴血成詩。萬千心事盡在個中。一字一吟腸一斷。梨娘閱此書。誦此詩。悲傷之情。真不可言喻矣。淚似珠聯。心如錐刺。初不料夢霞之痴。竟至於此也。其言如此。其心可知。脫異日果踐其言。則彼將終身鰥居。無復生人樂越。雖孽由自作。而情實可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祇緣兩字憐才。竟演一場慘劇。我將何以對人。絲毫不容退讓。迷惘終日。顛倒於情愛之旋渦中。不能解決此事。果從何說起。薄命孤花。竟是不祥之物。且何以自解耶。天乎天乎。沈沈浩劫已陷我於孤苦淒涼之境。而冤孽牽連。復有此自投情網之夢霞。抵死相纏。誤不足而誤人。一誤不足而再誤苦念。及此轉不若早歸泉下一瞑不視。黃土青山紅顏白骨同歸於盡。亦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有情難遂。有恨難平。苦挨此奈何。天中之歲月時而攢眉。時而酸眼。時而刺心。時而剜腸劍樹。

刀山生受地獄之苦夫又何苦來耶痴哉夢霞爾何不自愛乃爾爾何不相諒乃爾挖心嘔血掬誠相示惓惓深情我非不爾感也事已無可奈何雖痴何益不若大家撤手各了今生之事啞啞設誓又奚爲者今爾言若此我豈能安痴哉夢霞何逼人太甚耶我不知我前生孽債究竟下幾許將於何日清償也嗟乎嗟乎梨娘固如夢霞何矣如怨如慕亦感亦哀蓋梨娘此時對於夢霞祇有勉爲勸慰之責任實無代爲解決之能力然夢霞之言既出夢霞之志已決必非虛言勸慰所能有效者梨娘明知之而無術以挽回之感之深怨之亦深梨娘怨夢霞固不能棄夢霞也既不能棄矣則梨娘固終不忍使夢霞竟踐其誓言也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勞塵滾滾只博青娥一笑之恩長夜迢迢更下白傅千行之淚一言激烈生死以之記者固不敢謂夢霞過也然而「餅師鏡已荒荒破霍女釵難兩兩全」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人生不幸而遇此惟有運慧劍以斬斷情絲持毅力以抑制痴念既未亂之何如棄之兩相棄則兩得保全兩相戀則兩增煩惱此中得失亦自分明而當局者迷每欲倒行逆施強售其情不知情與情戰必有一傷或且兩敗而俱傷吾輩用情祇此片計其始也則如佛經所云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萬種淒涼嘗遍一切苦惱而終不得美滿之果徒剩此離奇惝恍之事迹長留缺陷天間博後人無窮之涕淚而已豈不可憐豈不可笑記者泚筆至此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推其心殆必欲捐可憐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後已此情而入於痴癡

而流於毒也。

閱者諸君亦知梨娘得書之後欲拋拋不得欲戀戀無從血共魂飛心和淚熱恨壓眉峯不知爲夢霞添上愁詩  
皺愁擔着肩不知爲夢霞增加幾分重量蓋彼決不肯使夢霞爲我失盡人生之幸福必欲譯一兩全之法便  
之取消其誓而以不卻孤負其情輒轉思量不得一當魂夢爲之不安飲食爲之漸減以多愁多病之身怎禁  
受如許折磨不三日而梨容憔悴病中三分矣。

### 第十一章 心潮

夏氣初和春寒猶戀這般天氣大是困人窗外雲愁如夢日瘦無光陰慘之氣籠罩於閒寂之空庭芭蕉一叢颶  
風簷翠葉大如旗當窓卓立又如捧心西子懷抱難開異青蕉有何愁而其心亦卷而不舒也受淡日之暖熾掩  
映於窗紗之上若隱若現易慘綠作水墨色此時窗外悄無一人惟有此映日之蕉偎窓作窺探狀若訝窓內之  
人每晨必當窓對鏡理妝今以日已向午窓猶深鎖其夜睡過遲沈沈不醒耶抑春困已極懶難起耶而此  
時窓內繡牀之上正臥一魂弱喘絲之梨娘眉尖宿雨鬟角翻雲不勝其憔悴零落之狀非失睡也非春困也  
呼病矣梨娘病臥深閨別無良伴爲之看護與慰問者惟鵬郎秋兒斯時又皆不在鴛帳半垂鴨爐全熄簾櫳  
黯悄無人聲絕好香閨竟同幽宅梨娘正在伏枕無聊之際星眸驚欠突見窗上現一黑影疑爲人作微呻那半  
動細認之知爲蕉影嗚呼病骨支離足音闌寂呻吟之苦孤零之況極人世之慘淒惟有此多情之綠天翁常憇

搖曳頗作間訛此情此景其感傷爲何如此日幸有晴光設易晴而雨一陣廉纖敲葉作響斷續送入病者之耳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爾時情景恐更覺難堪也

梨娘因感夢霞而成病夢霞之醫書實爲梨娘之病證而梨娘之病固又別有一原因在古人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憂也勞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病人梨娘爲夢霞所顛倒其傷心也至矣然梨娘近日憂思固深積勞亦甚之以勞足以介紹病魔繼之以憂足以增進病候蓋是鄉蠶桑之業頗甚發達每當春夏之交麥黃如酒桑碧於油南阡北陌間採桑之婦絡繹不絕崔氏莊後亦有桑田十餘畝家中育蠶甚多由梨娘司其職梨娘非長腰健婦提筐摘葉之勞雖雇傭工作而祀蠶神理蠶室日移晷夜餒葉審寒暖辨燥濕鞠育之苦看護之勤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三眠之後上箔之前梨娘恆徹夜不眠蓋心作蠶母比三日開箔萬繭成團已不知費却幾許心力矣蠶老人先老蠶眠人亦眠而夢霞之書滴乘其隙積憂與積勞交取瘦弱之軀疊受大創雖欲不病烏可得耶祛愁無術招病有媒獨枕難支百端交集病中之梨娘其苦有倍於病中之夢霞者自來女子善懷情人多怨蘭閨靜質足不出深閨一步蘆簾紙閣落寢不堪秋月春風等閒輕度身軀之運動失其自由腦筋之作用甚形疲達然平居無恙或刺繡以消永晝或觀書以遣良宵猶得將一擔閒愁暫時放下設一旦病魔忽集與枕席爲緣淚蒙眼角空餘未斷之魂苦溢心中難忘之事舊恨新愁一時勾起無窮心事不盡思量如驚濤如怒浪剝剝間澎湃而起此卽所謂心潮也嗚呼梨娘腸廻九曲欲斷斷此時之苦莫可名言則回憶夫冷閨待字之

年與諸姊妹開草轎，釵簪花對鏡，爾時之快樂今日已同隔世。又回憶夫畫眉時節，却扇年華有肩，並無夢不雙方期白首同盟。詎料紅顏薄命，今生休矣。夫復笑言舊情未了，想念再生，如簧抽絲，如蟻旋磨。凡家常瑣事，聞閑，情平日所毫不記憶者，此時一一從心窩中翻騰而出，歷歷若前日事。最後則念及與夢霞之交涉，花前灑淚，燈下傳書，兩月以來，種下幾許情苗，恨棄而歸結於此次夢霞之一書。梨娘雖病思昏，猶不忘夢霞恩籌，對付之法，一寸心潮，忽起忽落，伏枕喘息者，良久時，則有雙燕穿簾入繞室飛鳴，其聲淒絕，與梨娘呻吟之聲相應。非復昔日呢喃中之含樂意矣。燕乎？燕乎？何多情乃爾耶？而此多情之梨娘，乃與此多情之燕，結病中之良伴，耶？是則大可憐矣。

情生病耶？病生情耶？梨娘之病爲夢霞也，爲夢霞之書也。則夢霞之情，不能自解。梨娘之病，終不能就痊。此可斷言者，藥梗香喉，皮支瘦骨，心懸百丈，病到十分，梨娘非不自愛也。夢霞不自愛，梨娘烏得自愛？人以爲病深，而梨娘且曰病深，不敵情深也。人以爲病重，而梨娘且曰病重不如情重也。謬云心病還須心藥醫，曩者夢霞不嘗病乎？梨娘以兩種名花一封錦字醫其心，而病若失。此次梨娘之病，亦豈藥石所能療者？夢霞苟不忘前日之惠，當代謀救治之方。蓋梨娘之病，實視夢霞之心爲轉移。夢霞欲使梨娘病愈，其事亦非大難。祇須書傳一紙以前言之，戲絕後日之情，豁开心地，勘破情天。梨娘有不爲之霍然乎？然使夢霞果以此意對付梨娘，恐梨娘之病愈而夢霞之病將復來。病且至於死。夢霞病且死，梨娘又將如何？要之此生此世，兩人終不能斷絕關係，揆情度勢，兩

人俱有必病之理由。且俱有必死之理由。死且不惜。病何足言。情之誤人。乃至於此。吁。亦慘酷矣哉。

月韜匣風約簾鈎。淒涼難訴。空前鵝鴨無聲。孤另誰憐。枕上驚愁。不夢此幽寂之病室。中半日無人過問。良久忽聞有人與病者問答之聲。則鵬郎已入內來視其母。童子無知。知愛其親。因母病不起。頓改其平日遊嬉之態。此時方偎倚床頭。手撫梨娘之胸而呼曰。阿母。阿母病矣。阿母欲服藥乎。兒當告祖父遣人去延醫生來也。梨娘低言曰。兒勿多事。兒知母之苦乎。心中之苦已是難受。若再飲苦口之藥。不將苦死耶。鵬郎聞言。哇然而泣曰。母何苦。兒願代母苦。梨娘執其手而笑曰。痴兒。此何事而可相代。兒勿憂。母固無病也。鵬郎乃止泣而喜。旋從懷中出一緘。置之枕上。曰。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兒以母病告彼。彼卽書此付兒。梨娘微愠曰。誰教汝又向渠饒舌。繼復長歎一聲。徐啓函倚枕閱之。鵬郎在旁不語。室又寂無聲息。

梨娘讀夢霞問病之書曰。

聞卿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去殊咫尺。如隔蓬島。萬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皎絹一覩。玉人之面。以慰我苦惱之情。閑聊齋孫子楚化鵝鴨入阿寶閨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終少三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即得相見。亦將淚眼同看。那有歡顏。相對覩卿病裏之愁容。適以撥我心頭之憤火。固不如不見之爲愈矣。嗟乎。梨姊夢斷魂離。曩時僕狀今到卿耶。卿病爲誰夫。何待言。然緒繁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無所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毒。

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愛之歲月乃著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不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歡情日減。今又聞卿病信。亂我愁懷。恐不久將與卿俱病耳。尚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痴本無所怨。卿之終寡命也。僕之終鰥命也。知其在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信。卿固不必爲我惜矣。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痴心未死。遺望愁消。眉舜勉留。此日微生。休教人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是書筆情瑟縮。墨色慘淡。瘦勁之中。時露淒苦之態。初視之。幾不辨爲夢霞所書。想見其下筆時。百感奔赴於腕。下手隨心轉。故字跡遂失其常態也。書後另附一箋。上書八絕句。字裏行間。淚珠四濺。作梅花點點。斑爛滿紙。未讀其詩。已覺觸目不堪矣。

麥浪翻晴柳颺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庚郎。禾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

一日偷閒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還較蠶絲。一倍長。

佳期細叩總參差。夢裡相逢醒不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

半醉蠻箋署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澣澣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

怯試春衫引病長。鵝鴨爲伴。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

晚晴多任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陽人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烟。

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閣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

綠窗長

合

伴

殘

燈

一

度

劉

郎

到

豈

曾

只

覺

單

衾

似

鐵

爭

教

清

淚

不

成

冰

梨娘閨未竟顏色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覺眼前昏黑。忽忽若迷。喘絲縷縷。若斷若續。波淚盈盈。忽開忽閉。身不動而手微顫。如是者良久。疊經鵬郎呼喚。梨娘乃痛定而醒。瞪目視鵬郎。欲哭又止。恐驚之也。斯畫紙數幅。尚在手中。徐徐納之函內。擲諸枕旁。微吁一聲。若已無力。作長歟者。既而鵬郎曰。我倦欲眠。汝且去。勿擾我也。言已。合眼作入睡狀。鵬郎乃出。嗚。梨娘非真睡也。蓋欲背鵬郎而偷搘其一掬傷心之淚耳。

## 第十二章 情敵

藕絲不斷。藥性難投。梨娘病臥兼旬。迄未能愈。鎮日昏昏。如被鬼祟。不語亦不食。不睡亦不醒。曾幾何時。而花羞月閉之梨娘。已花萼月暗。瘦不成人。繡牀一尺。地褊作愁城。萬疊枕邊被角。繡遍淚花。斑斑點點。梨娘一人見之。耳嘵弱於絲肉館。見骨朽腐。王矯狐狸鑽穴。相窺其期。當不遠矣。誰爲之而令若此。

嗚呼。吾書至此。吾爲梨娘危。吾不能爲夢霞恕矣。忍哉夢霞。既以一封書逼其病。更以一封書加其病。是直立意欲倒梨娘之死命。豈復尚有人心者。嗚呼。路旁枯骨仁者動心。門內哭聲行人變色。夢霞與梨娘其感情果屬何。

等而忍以無聊之語作催命之符耶。世不乏有情人能不爲梨娘叫屈。

雖然夢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當用何藥也。誓言既出。萬難追悔。欲對症發藥。雖足愈一時之病。而盡拋往日之情。夢霞之所不肯出也。其意若曰。梨娘病我與之俱病。梨娘死我亦與之俱死。生死事小。惟此嘔心嗜血之誓言。當保存於天長地久。而不可銷滅。其作書歎問也。明知梨娘閱之。其病有加無減。以傷心語作了世事亦心有所不能安。情有所不容已耳。嗚呼。梨娘固在病中。夢霞雖不病。亦無日不在奈何天中。以眼淚洗面。一日十二時。心懸神傷。一夜五重。更魂飛夢杳。自聞病耗以來。不知爲梨娘絞出多少淚汗。瘦減鶯許。風神人遙兩地。實已四目全枯。使兩人此時一面。當必有相對失聲者。易地以觀其苦。適相等耳。

榴火飛紅。荷鏗漾碧。何時耶。非已屆各校之暑期耶。夢霞離家數月。歸思如雲。固急盼夫假期之至。得以離此愁城。還我樂土。然老母倚閭之望。且得與久別之劍青握手言歡。重叙天倫之樂事。今假期已屆。而梨娘之病。尙無起色。歸心雖急。不得不爲之滯留數日。夢霞不能捨梨娘。又烏能捨病中之梨娘。而掉頭竟去耶。然梨娘之病。非急切所能愈者。梨娘一日不愈。卽夢霞一日不能歸。日來憶念梨娘之心。與思母恩兄之心。交戰於胸。轍轔萬狀。一重愁化作兩重愁。人非金石。何以堪此。嗚呼。夢霞恐亦殆將病矣。

相持不決。兩敗俱傷。爲梨娘危。又爲夢霞危。孰知梨娘之病。與前此夢霞之病。同其病情。且同其病態。不數日間。梨娘已不病。夢霞且得歸。如此驚波。如此危象。頃刻間。煙消雲散了。無痕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

人不我欺。蓋屆此各校放假之時。梨娘忽於鵬郎秋兒外。多一侍疾者。梨娘得此人。因思得一對付夢霞之法。心事已了。病亦旋愈。此侍疾者何人。梨娘病中之救星。而實夢霞眼中之勁敵也。

記者暫擱筆。先有一言報告於閱者。諸君。諸君。已知夢霞與梨娘。爲玉梨魂之主人翁矣。不知此外。固更有一賓中之主。主中之賓在也。此人未出現以前。玉梨魂爲一種情書。此人既出現以後。玉梨魂爲千秋恨史。有離奇之情節。無良好之結果矣。其人何人。厥名筠倩。崔氏之少女也。

閱者諸君。尙憶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節乎。夢霞所葬者。爲已落之梨花。庭中不更有方開之辛夷乎。梨花爲梨娘之影。而此弄姿圖鑑。工妍善媚之辛夷。又爲何人寫照。知閱者。苦此疑問也。久矣。豔哉。辛夷有美一人。遙遙相對。但此人來而夢霞與梨娘之情。將愈淪於悲苦之境。記者所以遲遲不忍下筆也。

記者於此。更有一疑問。欲爲諸君解決。夢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知否崔氏之眷屬。含梨娘鵬郎等以外。尙有筠倩其人。諸君試檢閱第二章夢霞之詩。其咏辛夷一首。末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風前咏此花」之句。此詩固非借花寄興。漫無所指者也。特筠倩肄業於鵝湖女學。每月一歸省其親。夢霞僅於初至時。一識春風之面耳。今請先略述筠倩之歷史。崔父生子女二人。長爲鵬郎之父。次即筠倩也。筠倩十歲喪母。彫獨無依。視梨娘若姊妹。梨娘亦視之若妹。時梨娘亦年僅十八耳。梨娘出自大家。素嫻文字。筠倩質美而秀。慧根種自前生。於是又以梨娘爲師。閨房之內衣履易著。几案同親。其融融洩洩之象。即求之同姓之姊妹。恐亦無此親暱也。乃未幾而梨娘

遞喪所天。銜哀終古。筠倩僅此一兄。中途分手。悲慟與梨娘相等。淒涼身世。孤苦零丁。兩人同嗟。命薄。從此親愛有加。相依若命。大有一日難離之勢。平日間雖不無外家姊妹。鄰舍嬌娃。慕兩人之慧美。時來閨中。伴寂寞。妮妮作狎暱態。兩人殊淡漠。遇之不甚與之欵洽。而若輩猶相廁不休。或招赴踏青之遊。或約共鬪草之戲。兩人由是益厭之。竟謝絕焉。參嘗笑相謂曰。此皆俗物也。胸無點墨。貌豐而肥。塗脂抹粉。醜態畢露。見之令人作十日惡。那有閒心情與若輩周旋哉。噫。諺有之。痴人多福。若輩俗則俗矣。而命乃獨隆。一生飽享家庭之幸福。彼不俗者才清貌秀。矯矯不羣。不爲惡物。摧殘定遭天公。妬忌負才。畢世飲泣。終年千古。紅顏竟成慣例。「世間亦有痴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嗚呼。小青之言驗矣。彼梨娘與筠倩。非皆小青之流哉。

筠倩年漸長。益秀麗柔姿媚態。傾絕人寰。而一種兀傲之氣。時露於眉宇間。有不可親近之色。所謂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者。耶。戊申之秋。肄業於鵝湖女學。得與四方賢女士交。眼界爲之大擴。學術因之驟進。一洩從前禁錮深閨中。無限不平之氣。每歸語其家人曰。黑暗女界。今日始放光明。而環顧吾同胞。猶沈埋地獄。不知覺悟。吾他無惜。所惜者梨嫂耳。以嫂之天資穎敏。心竊玲瓏。使得研究新學。與幾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必能橫掃千人。獨樹一幟。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憎命。青春負負。問誰還乾淨之身。墨獄沈沈。早失盡自由之福。來者縱尚可追往者。已不可諫。梨嫂梨嫂。胡兄之死也。早而嫂之生也。亦早耶。

自筠倩就學鵝湖後。梨娘失一良伴。益復無聊。雖遇良辰佳節。恒鬱鬱不歡。視他人之勃發。嗟實命之不猶。中心

感憤莫可名言，幸筠倩月必一歸，歸必三四日始去。積匝月之離情，傾連宵之情話，尙可藉以抵償。筠倩尤善訴諧，能解梨娘頹。兩人恆徹夜不眠，擁衾待旦。別後則彼此以書代語，決句之間，必有數函往復。魚箋疊疊，忙煞寄書郵。梨娘孤棲半世，於世已等畸零，彼視筠倩而外，更無第二親愛之人。孰知孽緣未了，冤債正多。筠倩去而夢霞來，恨海翻騰，情場變幻。梨娘心腦中，遂多增一親愛者之影。然梨娘雖移其愛於夢霞，而筠倩一方面別時惆悵去後，思量郵函往還，仍未嘗稍形冷落也。

方夢霞之初至也，筠倩適告假歸。夢霞於窓櫺間望見之，雖驚其豔，而覺其斌媚中含有一種英爽氣，令人不敢平視。既見之後，如浮雲之過太空，腦海中不復留其印象。至筠倩之於夢霞，則更形淡漠。在家時少，在校日多。平日間但知家中有夢霞其人，而於夢霞之年貌品性，固屬茫然。即夢霞之里居姓氏，亦未能一一詳悉。彼性本落落，素不作小兒女之喋喋。此時方專肆志於學問，檢課以外，不問他事。非遇事忽略，實未暇旁鶯也。即歸家後，除與梨娘談話時間外，輒終日兀兀伏案，如老儒或溫習舊課，或翻閱新籍，家中事概置不理。故梨娘與夢霞交涉，史彼竟織毫未悉，而梨娘亦深自隱密，心中事不敢輕遣，小姑知也。

入門帶笑，見面含愁。鵠報檐前，了無喜意。鶼迎窓下，亦少歡聲。筠倩久別梨娘，懷思頗切。兩星期來，又爲預備試驗，未暇作書問訊。考試事竣，即鼓棹還鄉。自念得與久別之梨娘攜手碧窓，談衷深夜，紅燈雙影，笑語喁喁。此後遲遲夏日，家庭之樂事正多，可以追昔時聯榻之歡。而儻數月分襟之苦，帆影如飛，家門在望，風花片片，烟草離離。

離。昔。日。見。之。以。爲。牽。愁。惹。恨。之。媒。者。此。時。樂。意。在。心。接。觸。於。目。者。無。不。足。以。增。加。其。愉。快。彼。梨。嫂。之。相。念。當。與。余。同。今。日。見。我。歸。來。更。不。知。當。若。何。歡。慰。也。

炊烟四起。柔橹數聲。一船傍岸歇。一女郎登岸。淡裝革履。手攜書籍數冊。翩翩若迎風之燕。一舟子負裝隨其後。望而知爲由校還家之女學生也。此女學生卽筠倩。筠倩登岸後。望家門而疾趨。疑聲橐橐。容色忽忽。頓失其平日嫋靜之態度。蓋其別緒如雲。歸心似火。倉皇急遽。有流露於不自覺者也。無何而入門矣。入其門。不聞人聲。無何而入庭矣。入其庭。不見人影。咄離家僅三月耳。而門庭之冷落。至於如此。我其夢耶。門以外之所見。無物不助歎情。門以內之所見。到處皆呈慘狀。十分歡喜。化成一種淒涼。感觸之來。轉移甚捷。斯時筠倩如癡如醉。木立不動。遂巡廊下。不遽入室。須臾門內有一人出。見筠倩。卽呼曰。女公子歸矣。我報老主人去也。筠倩識爲秋兒。乃入室。則鵬郎已迎面至。牽筠倩之衣而呼曰。阿姑歸來矣。市得何物以餉余也。筠倩笑應之曰。有。有。語。時抱鵬郎於膝。摩撫其頂。復問之曰。汝母安在。鵬郎忽慘然曰。阿母臥病已多日矣。姑歸大好。阿母得姑爲伴。其病當即有起色也。筠倩聞言大驚。遽捨鵬郎。入內往朝其父訖。急趨步入梨娘病室。

## 第十三章 心藥

病到旬餘。人歸天末。未語離衷。先看病態。瘦減丰姿。非復別時面目。驚殘春夢。尙餘枕上生涯。梨娘自臥病以來。日與藥籠爲鄰。夜共蘭缸結伴。愁張一幕。研冷半床。室中惟鵬郎秋兒二人。爲之進湯藥。報晨昏。而來去無常。亦

非終日相伴不去者。冷清清境地。寂寥測測時光。一枕。樓大有夜臺風味。深深庭院。黯淡。久不聞笑語之聲。矣。筠倩歸來。鵬郎已奔入報告梨娘。須臾筠倩直入室中。揭帳視梨娘。見其狀不覺失驚。幾欲泣下。呼曰。嫂歸矣。梨娘喘息言曰。我病甚不能起。妹其恕我。筠倩泣然曰。梨嫂。梨嫂。一月不見。病至於此耶。觀嫂容顏。令妹肝腸寸斷矣。梨娘歎曰。薄命之身。朝不保暮。歲蕪弱質。至易摧殘。自憐孤影。未嘗傾國傾城。剩此殘軀。真個多愁多病。撫床心死。對鏡容灰。天公安在我。命如何。筠姑。筠姑。汝所愛之梨嫂。將不久於人世也矣。命薄如儂。生何足戀。與其悶悶沉沉。生埋愁坑。不若乾乾淨淨。死返恨天轉念及斯。萬恨皆空。一身何有。日惟僵臥待死而已。我但無所戀。所不能忘者。姑耳。深恐不及姑歸。遽然奄忽。數年來親愛如同胞之好姊妹。臨死不得一面。則雖死猶多遺恨。今幸矣。我病已深。汝歸正好。六尺孤兒。敬以相託。春秋佳日。如不忘往日之情。以冷飯一孟。鮮花一束。相餉於白楊荒草之間。嫂身受之矣。筠倩聞言。涕不可仰。拭淚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語。上帝。上帝。我爲嫂祈禱。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煩惱。爲嫂驅病魔。爲嫂求幸福。言次。趺坐牀沿。俯其首。合其眼。喃喃作默禱狀。良久。忽張目視梨娘而言曰。嫂病愈矣。梨娘視狀不覺爲之破顏一笑。謂之曰。姑其癲耶。胡作此態。姑入校讀書。乃學得師婆子術歸耶。筠倩與梨娘相居甚久。素諳梨娘之心情。知此次之病必係積鬱所致。而不知其實爲情傷也。筠倩既歸。遂爲梨娘之看護婦。晨夕不相離。捧湯進藥。曲盡殷勤。加被易衣。倍加愛護。日長無事。則與病者談天說地。滔滔暢舉。在外之所聞所見。或屬遊觀之樂。或屬兒女之情。或屬身親目覩。或屬佚事遺聞。色色種種。凡腦海中所能記。

憶者。一一傾筐倒篋。盡情供獻於梨娘之前。而又加以穿插。雜以諧笑。如海客之談瀛。仙風飄忽。如名伶之扮演。花雨繽紛。筠倩熟而能詳。梨娘樂而忘倦。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此外更以學校之情形。他鄉之景物。以及游戲之快樂。學問之進益。凡足以娛梨娘之心者。無不探諸懷中。翻諸舌底。時更引吭高歌。珠喉宛轉。好花之歌。春游之曲。歌辭之最麗。音調之最佳者也。梨娘聽之心曠神怡。積愁都化。筠倩日共梨娘談話。夜則與鵬郎同睡於梨娘病榻之旁。蓋筠倩善撫鵬郎。鵬郎亦相依若母。樂就阿姑眠也。此黑暗之病室。自筠倩歸後。頓大放其光明。愁幕揭開。生機充足。不曾爲世界第一等最優之病院。雖病中十分羣醫束手。得此看護者。知心着意。曲體病情。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生路頓開一線。况梨娘原非真病。不過心多惡感。胸積煩憂。萬種情懷。難拋孽種。一團愁塊。化作凝團。遂致兀兀不安。懼懼難起。筠倩以有趣味之談話。逗動其歡心。抑遏其愁火。曾無幾時。梨娘之病。十已去其八九。飲食亦能漸進。憔悴之中。已現活潑之神情。不久當就痊復。是筠倩之歸實。大有造於梨娘也。筠倩之所以能藥梨娘之病者。猶不在此。

筠倩侍梨娘疾。無時不與梨娘談話。以解其病悶。然梨娘之心事。彼究無從而知。雖極意慰藉。如隔靴搔癢。實未嘗搔着癢處也。一日謂梨娘曰。嫂處深閨。亦知世界文明。結婚亦尚自由乎。梨娘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筠倩曰。舊式之結婚。待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兩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謂六禮三端。問名納采。種種之手續。往往有客散華堂。春歸錦帳。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終身貽誤。糊塗月老。誤却古今來才子佳人。

人不少矣。今者歐風鼓盪，遍亞東。新學界中人，無不以結婚自由，爲人生第一吃緊事。此求彼允，出於兩方面之單獨行爲，而父母不得掣其時。媒妁不能鼓其舌。既婚之後，雖生離死別，彼此均無所怨，則終風之賦，回文之緘，庶幾可以免矣。筠倩言至此，截然而止。自覺失言，念梨娘雖非不得於其夫，實歷遍生離死別之慘者，我不應再以此種語，撥動其舊感也。孰知梨娘聞其言，別有所感。其所感，有出於筠倩意料之外者。此時梨娘腦海中，若驟得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來。欣快莫可名狀，又如驟失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去。懊喪又不可言喻。片刻之間，哀樂紛乘，愁喜交併，而失意一方面，終不敵其快意。一方面，實覺肩梢之發展，胸廓之舒暢，達於極點。從此心頭一塊石，可以放下。筠倩一席話，竟爲梨娘之續命湯返魂丹。天下事之奇幻，實無有逾於此者。嗟嗟！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筠倩又何不幸，而與梨娘同墮情劫哉。

惡感在心，好言入耳。柔腸欲斷，異想忽開。梨娘聞筠倩言，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計。僵桃代李之謀，計維，借助筠倩，方足以對付夢霞。以筠倩之年，貌之學問，之志氣，與夢霞洵屬天然佳偶。我之愛筠倩，無異於愛夢霞。就中爲兩人撮合，事亦大佳。夢霞得筠倩，可以相償。筠倩得夢霞，亦可以無怨。我處其間，得以脫然無累。薦賢自代，計無有善於此者。此時梨娘心地大開，病容若失，一種愉快之顏色，猝然見於面。旁坐之筠倩，方恐以前言傷梨娘之心。注目視梨娘，覘其喜怒，既見其梨容含笑，心中若甚豫者，正不解其作何思想，有何感觸，而遽改病態爲歡容也。梨娘思忖半晌，心雖快而口難宣。筠倩亦默不一聲。四目互射，相對無言。梨娘視筠倩良久，忽覺其笑容漸斂。

其意又若大失望者。蓋念及筠倩平日頗自矜貴。性情落落難合。與夢霞又無一面之交。一言之契。彼方心醉自由。在外就學者一年。相識必多。其心中安知不已有如意郎君。我若強爲作合。干涉其自由。彼必不允。豈非徒費心機。空勞唇舌。至夢霞一方面。亦屬難行。讀其誓書。苦心孤憤。矢志終身。已有騎虎難下之勢。百計諷勸。總歸無效。恨重於山。心堅如石。其情專。其志決矣。今我忽欲強其求婚於筠倩。彼必曰我言既出。萬悔莫追。爾旣爲我知己。不當再以此言相聒。若是。我復將以何辭繼之。循是以思。則此事於兩方面均有阻礙。不待發表而可知。其事之決裂也。梨娘轉念至此。頃刻間又眉峯壓恨。眼角牽愁。一場好夢。丟入華胥國中去矣。繼而又自念曰。山窮水盡。僅有此一絲生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力而爲之可耳。幸而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幸而不成。則筠倩自有佳婿。夢霞終歸亦當無怨。而吾心亦可以釋然矣。

深閨病質。寓館吟身。藥錠茶竈。拋來病裏。工夫冷席。單牀嘗遍。個中滋味。夢霞自校中放假歸思。綦切爲梨娘之病淹留。又旬餘矣。獨宿空齋。百端根觸。夢裏還家。雲山疊疊。愁邊問訊。消息沉沉。終日徘徊庭草。有傷心之色。連宵蹀蹀。燈花無報喜之時。心懸一綫。腸結千層。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淚眼洗面者也。蓋梨娘自悵臥以來。病軀久未臨窗。瘦腕不堪握管。黃花之句。輾吟青鳥之使已絕。夢霞於初病時作書慰問。後無日不就鵬郎探詞。梨娘病狀而童子無知。語多恍惚。病之淺深。殊游移不能確定。欲以目覩爲真。而重門深鎖。有翼蝶飛翻。錦箋紙上。猶餘淚迹。塵埃玉影鏡中。如換病容。粒粒長鎗食難下咽。沉沉清漏睡不寐。潘郎鬢影愁損千絲。沈約腰。

支瘦餘一握。數日來夢霞之心蓋爲梨娘寸寸碎矣。夢霞知梨娘之病，決不能一時就愈。或一病而竟至香銷玉碎，亦意中事。而無術以救治之，則亦空嘆奈何而已。後聞筠倩歸來，梨娘得一親愛之看護人，不覺爲之一喜。私心默祝以爲梨娘之病原係積憂積勞所釀成，有人焉爲之調護，爲之勸解，破其愁悵，開其懷抱，或從此脫離病趣，改變歡容。梨娘之幸亦我之幸也。夢霞對於筠倩雖並無情感之可言，而此時則不能不深有希望於筠倩，推其心苟使梨娘病愈，則筠倩於梨娘實不啻有再生之恩於己，亦間接受無窮之惠也。幸也天公見憐，果如人意，筠倩歸不數日，梨娘已離死域。夢霞亦出愁城。筠倩與夢霞暗中又結一重愛感，奇情幻事，蓋亦今古情場中所絕無僅有者矣。

#### 第十四章 葬媒

草閣寒深，蕉窗病起，光陰草草，心事茫茫。梨娘一病纏綿，幾淪鬼趣，幸得一妙人兒聚，其生花之妙舌，施其回春之妙手，遂啓發梨娘心中之巧計，而成就夢霞意外之奇緣，以慘難愈之疾，晨夕之間霍然而蘇。如陰霾累日忽現晴光，梨娘之心若何其快。夢霞之心亦若何其快。即筠倩之心亦一樣與兩人俱快。然病之來也，梨娘目知之，夢霞亦知之，而筠倩不知，愈速也。則惟梨娘自知之。筠倩固不知，即夢霞亦不能知也。梨娘明知此意，發表後，成否尚未可知。而此時欲解決心中之疑難，有不能不急於發表者。夢霞聞病，繙留欲歸不得，今知其愈，便可束裝作歸計。而夢霞猶若有所戀而不忍遽行者，蓋欲得梨娘病後之通訊，藉慰其渴想之情也。一日晨興，見

案頭有一緘函封密密。視之固爲梨娘所遺。病後腕力不堅。故其字跡殊瘦而不勁也。夢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未開緘而喜已孜孜。孰知一聲內容。有足令夢霞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搔首。忽而顰眉。執書而躊躇。莫決者。書中所言非他。卽發表其心中所計畫。而欲夢霞求婚於筠倩也。書辭如左。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在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之前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痴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宣之以過甚之辭。情深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尤不願以自誤者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已之心。安而對於已者。心將何以安耶。况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逑之君子。甘爲絕世之獨夫。試問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歡者。何人。米鹽瑣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既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痴如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之言爲怨讐。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頹。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風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

爲一薄命之梨影。顧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傳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泉亦有未安者而今顧曰吾心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之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既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繩亦何懼。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即設誓。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樂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回效殷浩之書空願伯追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第一痴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我善撫孤。以盡未亡人之天職。君速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然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顧求之急而得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則當念梨影爲君籌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計爲不得已之舉。諒其衷曲。俯而從之。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所以爲君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髮初齊額。問年纔蓋。憇。

梢頭氣足凌人。奮志拔裙。叙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阿翁僅此一女。愛逾拱璧。誓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以娛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擋起。君歸去。速倩水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曖。君求婚於我翁。我爲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隴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從梨影言。梨影實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爲不可追。以勸言爲不足。信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一死報君矣。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猶欲於睡夢中冀悟君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爲君再病。且爲君而死也。

率書數紙。舉淚交繁。無任急切待命之至。梨影謹白。

夢霞讀畢。沈吟良久。如醉如癡。一時之從違。竟難以自主。繼思梨娘之言。情至義盡。以過情責我。我亦自覺過情。然我實處於萬縛之局。欲拋則無此毅力。欲合則已誤前緣。顛倒情懷。不遑他顧。故我當下筆之時。直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對知己。而於後來之種種。實未遑一一慮及也。此言既出。我已甘心犧牲一切。抱恨終身。雖明知其太過。終不願中途翻悔。爲負情之人矣。今彼宛曲陳情。反覆勸諭。辭嚴義正。殊令人難忍難受。况更以死相要。有逼我以不得不從之勢。我若固持前說。不肯回頭。或更致意外之變。然我竟食言而肥。無限深情。付之流水。於我心終不能無慊焉。失隴得蜀。計誠妙矣。然趙氏連城之璧。何似中郎焦尾之琴。以曾經滄海之身。肯作再上別枝之想。彼病初愈。我若不允。則無情之病魔。固日夜環伺其旁。不待招之始返也。我不能使之不病。願安忍使之再病。

此時蓋不能不用緩兵之計矣。夢霞立作覆書，略謂我歸心甚急，方寸已亂，代謀之事，此時不能取決。與我以月之商酌，俟秋涼來校，後再作射屏之舉，諧否雖未可知，然終不敢重違卿意矣。書後更系以四絃。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眞。蜀道崎嶇行不得，傷心怕探阨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一枝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贖，那有心情戀物華。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最乖。最是客窗風雨夕，痴魂頻夢合歡鞋。

孤燈獨宿孽債雙償一段奇情百年幻夢，蓋梨娘此日之書已定，筠倩終身之局小姑居處本自無郎嫂氏多情偏欲玉汎惡信誤爲鵠信，良媒實是媯媒。記者不暇爲兩人嗟不遇而先爲筠倩哭，奈何矣。情有獨鍾，心無他屬。除是雲英，願他下嫁。若非神女，那是生涯。夢霞之情，已自賢生死永不移易。雖蘇秦張儀復生，不能惑其耳。西子南威無恙，不足動其心。則其決不能以愛梨娘之心，移以愛筠倩也。夢霞固堪自信，梨娘亦能深知，知之而復勸之，梨娘之不得已也。却之而復允之，夢霞之沒奈何也。兩人不必言所苦者，筠倩耳。彼方深幸梨娘之病愈，不知梨娘已驅而納之，陷穿之中矣。冤孽牽連，誤人誤已。情場變幻，一至於斯。多情者每爲情誤，各由自取，不足怨也。而彼筠倩者，則少小尙不知愁，嬌痴未嘗作態，願亦爲天公所忌。愛嫂所累，終身淪於悲境。果父何辨哉？善談情者又何說以處此哉？

梨娘得夢霞覆書。知夢霞過歸在。卽未免觸動離思。頓增惆悵。繼知代作塞修。夢霞已有允意。私心竊懲。此事果  
諧。兩人此後或尚多見面之緣。暫時相別。固無足介意也。翌晨復由鵬郎攝來一函。則夢霞已破曉揚帆歸去。函  
中乃留別詩六章也。

寓館棲漏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落後遇卿卿。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略整行裝不滿舟。與期暗約在初秋。勸卿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月自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如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後。重尋鴻爪未模糊。

### 第十五章

渴暑

南國言旋。北堂無恙。夢霞於五月下浣。買棹歸吳。其次日劍青亦自閩中歸。久別弟兄。一朝聚首。入門帶笑。互看  
往日容顏。聯榻追歡。共說異鄉風味。人生之樂。無樂於別久而相逢者。更無有樂於骨肉分離。天涯地角。而一日  
之間游子雙歸者。劍青自去秋客閩。別其釣遊之地者。忽焉已裘而葛矣。對故鄉之風景。久已生疏。假長夏之光  
陰。好資遊。囑爰與夢霞。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同行同止。以邀遊。徘徊於巒屢廊邊。猶認夕陽殘石。借宿於寒烟。

寺裏共聽清夜警鐘，訪墓到虎阜之麓，憑點跡以流連，觀濤來胥江之濱弔忠魂而嗚咽。或掃石留題記游蹤之所至，或登樓買醉猶餘興之未闌，兩人出則肩隨，睡則足抵，既倦遊而歸來，復長談兮竟夕。蓋家庭之樂事，得山水之間情，葛巾芒履，意致飄然，見之者幾疑其爲地行仙矣。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極，十日之游未竟，二暨之禡忽侵，善病之夢霞客，中多感起居失調，護之常歸後，恣遊往返，歷奔波之苦，傷心人別有懷抱，其胸中難言之隱，恨有不能與劍青共且，有不能爲劍青知者。病根深種，有觸即發，不數日間，夢霞復理藥爐生活，不能追隨劍青之杖履矣。

竹影梳簾，藥烟縫室，劍青以夢霞病游興頓衰，終日相伴不去。夢霞此次之病，來勢頗劇，寒熱交作，頭汗涔涔，有時竟昏不知人，神魂顛倒，囁語綿綿，母甚憂之。劍青亦爲之眉皺急延良醫，進猛劑，劍青固素明醫理者，按方用藥，參酌其間，出以慎重，調治旬餘，病乃漸減，轉而成瘧，斯時夢霞神志雖清，而瘧勢時作，疲乏之極，昏昏思睡，怕與家人攀話，蓋其元神已於無形中大受虧損，然脫離床席，尙須調養，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

劍青天性友愛，自夢霞病後，日日杜門不出，蹀躞床頭，藥鎰茶盞，親自料理，慈母愛子，爲夢霞病終日沈憂難解，劍青必好言以慰母，謂弟病且愈矣，其實劍青之心，小兀然不寧也。終日伴病，藥裏之暇，時就案頭觀書，自遣，偶翻夢霞舊得數箋，閱之乃大驚，蓋夢霞與梨娘唱和之詩詞，往返之函牘，皆留底稿，彙成一束，梨娘見遺之，倅尤什襲而藏，倍加珍護，半年來之蹤跡，胥在一篋中，置藏几案之旁，固自謂深藏不露，無人能偵破，個中之秘，

也。劍青於無意中得此離奇之消息。頗深詫愕。讀其詞。則語不離情。言皆有物。知夢霞必有奇遇。繼又檢得長編短簡共數紙。一腔心事和盤托出矣。復窮搜之。則梨娘之詩若詞。若手札。若小影。均連續發現。五光十色。撩亂似花。次第讀之。驚喜交集。乃知彼美以多才之道韞爲薄命之文君。與夢霞適好者兩月餘矣。情皆軌於正語。不涉於邪。如此佳人實難多得。可豔亦可敬也。夢霞無長卿之緣。有樊川之恨。一肚間愁。無可告訴。此所以鬱而成病歟。念至此。又不禁爲夢霞危。後讀兩人最後之通訊。梨娘欲以篤情自代。語殊纏綿而哀艷。不覺色飛眉舞。私忖曰。償他萬種癡情。還汝一生幸福。此大佳事。吾當爲弟玉成之。決不使其徑情孤往。遺恨無窮。以歸終其身也。時夢霞病已少差。特未能起。輾轉床席間。悶苦殊甚。頗樂與劍青閒談。劍青因詢吾弟在錫有無異遇。不然何憂思之深也。夢霞曰。無之。語甚支吾。狀尤忸怩。旋卽亂以他語。劍青笑曰。弟毋我諱。我已盡悉彼畫中人。胡爲乎來哉。夢霞聞言。知秘密已爲兄窺破。大恚既念阿兄非他人。不妨以實情相告。因將與梨娘交涉之歷史。一一爲劍青述之。語時含憤帶悲聲。情甚慘。後乃至於泣下。

床頭嘆嘆。枕角斑斑。劍青見夢霞聲淚俱下。亦爲之黯然。徐慰之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天下多無可奈何之事。人生有萬不得已之情。古今來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此愛力界中原。非可以質。然挺身而入吾弟以多病之身。而與至強之愛力戰。其不勝也必矣。况乎梨花薄命。早嫁東風。豆子多情。偏生南國。彼旣已蠲除塵夢。詩心不比。琴心弟何必浪用愛情好事。翻成恨事。白日勞形。欲報恩而無自。寒宵削。

臂更非分之貽譏是可痛矣甚無謂也兄非故作此煞風景語自等於無情之物但歷觀世之癡於情溺於情者到頭來惡果已成無不後悔三生癡夢空留笑柄於人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得失分明烏可不慎之又慎阿兄生平自問他種學問皆不如弟惟於情愛關頭尙能把持得定數年來所遇之佳麗不爲不多而接於目者不印於心現於廟者便忘於後弟生本多情心尤易惑孽緣巧合便爾情深一往恨結同心須知撤手縣崖當具非常毅力回頭苦海是爲絕大聰明吾所愛之弟乎名花老去拍手徒嗟好夢醒來嘵贊何及此時擺脫猶或可追憶弟之速悟也況彼美之所以爲弟計者亦可謂情至義盡遺恨還珠且研同心之樹良緣種玉別裁如意之花此意良佳此計殊妙弟勿迷而不悟甘以身殉癡情弟年已及冠矣吾家門衰祚薄血裔無多父死亦應求嗣母老尤望抱孫此事若諧則一可以慰慈母二可以慰知己三亦可以自慰一舉而三善具亦何樂而不爲哉劍青語時注視夢霞之面急待其答夢霞則頻點其首默不一語

驕陽眩眼溽暑炙心夢霞之病由濕溫轉成瘡疾雖似較輕而瘡勢時作時止留戀不肯去際此炎蒸之氣候解衣揮扇終日昏昏猶覺非常困頓矧呻吟床席擁被深眠有風而不可乘有水而不可飲其沉鬱之苦爲何如耶幸瘡勢間日一作病不作時尙可偶然起坐伏枕聊輒深遐想賦詩八律以寄梨娘俾知近日狀況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愁爲死亦懨  
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夢不成。依依誰戀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真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縱使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煙情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培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崑崙因果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煙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谿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簾櫳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懷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豔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魔。

夜雨秋燈間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行雲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齋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恨。已負荷花生日期。莫訝文園因病憊。玉人不見更無詩。

詩既就。書以巒箋。護以錦封。珍重付劍青。浼其代至郵使。病情大惡。消磨長日。如年別緒。時榮容易。秋風又起。夢霞困頓月餘。終未能驅逐鬼使之遠去。未幾而梨娘之覆書。與校中勸駕之函俱至。蓋時值金風送爽。玉露滴秋。距秋季開校之期不遠矣。夢霞得書後。心念意中人。即欲如期而往。而病意纏綿。若與夢霞深表愛戀之情。而不忍捨之遠去者。家中人咸尼其行。其母謂之曰。兒病若此。豈可再歷風塵之苦。調養幾時。痊後赴校。未為晚也。不然。竟作書辭去教職。或薦賢以自代。亦無傷也。夢霞不得已。函知該校。謂病莫能興。請緩期數日。一俟病魔漸祛。卽當鼓棹而來。行開校禮也。然此時之夢霞。身雖病臥家中。蓋已魂馳遠道。夢繞深閨矣。一日有戚來問疾。爲言有藥名金雞那粉者。治瘡之妙品也。效如神。惟性甚烈。味甚苦。病者多不敢服也。夢霞喜曰。我欲求速愈耳。他何慮焉。如言購服。果驗。僅兩服而病若失。寒熱不復作。飲食已如常。惟病後精神未能遽復。夢霞固自謂已愈矣。家中人亦咸謂良藥苦口。利於病。此言洵不虛也。乃擇日。爲夢霞治裝。劍青以夢霞病愈。放下愁悽。亦擬同時負囊。擔囊。作遠行計。時己酉秋七月初旬也。天涯骨肉。能有幾人。而聚散忽。忽至。無憑準。傷離經歲迹。等參商良晤。朝情諧。壇荒。又爲病魔所苦。未盡其歡。夢霞之不幸耶。劍青之不幸耶。無何而一聲長笛。兩片秋帆。流水無情。又分道。載征人而去。

### 第十六章 燈市

一帆飽雨雙槳划風方夢霞登舟時。朝旭初昇。照水面樓台。映波成五色奇彩。甫出港。陽烏漸隱。風雨驟至。一望

長天忽作飜慘色。昏黑模糊。渾不辨山光樹影。蓋初秋天氣晴雨不常。江南苦濕。初夏則有梅子雨。初秋則有豆花雨。殘暑未盡。新涼乍生。時有斜風細雨。陣陣送寒。以淨炎氛。以迎爽氣。謂之釀秋。夢霞此行會逢其適。不憚風雨。咄咄逼人。回首家山。不知何處。煙波渺渺。雲水茫茫。極目杳冥。如墮重霧。嗚呼。旅行遇雨。易斷人魂。矧在舟中。矧舟行於茫無涯涘之太湖耶。此時狂風亂雨。挾舟而行。船身搖搖。顛播萬狀。風勢逆且急。橫拖倒曳而行。不知其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舟人相顧失色。三尺布帆。舊且破。乘其破處。極力搘打。一片呼呼聲。若龍吟。若虎嘯。而斯時之雨師。且含禡正平之怒氣。以帆當鼓。亂敲狂擊。作漁陽三謫。與風聲相和。錯雜入耳。恍然如八音之並奏。中流風勢更頑。舟不能進。而蕩盪甚。俄聞砰然一聲。卽有一舟子呼曰。桅折矣。又聞一舟子呼曰。速下帆。速下帆。毋緩緩。且覆帆。旣下舟。仍不定。雨花與浪花。相激。戰撲船首尾。幾遍。夢霞危坐舟中。不敢少動。蓋一探首船外。而彼無情之雨點。正待人迎面而擊也。移時。舟子入艙言曰。風雨甚厲。波浪大惡。前無去路。後無來舟。行不得也。哥哥夢霞不應。但命其鼓勇前進。當倍其酬。金舟子嘆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設前途有變。我等皆葬於江魚腹中矣。乃復冒險行。風頭漸低。兩脚尙健。欵乃一聲。秋山無色。蓬窗聽雨。點點滴滴。好不悶殺人也。

帶病過征。中途又爲風浪所困。倒臥船中。心旌搖搖。不知身之在何處矣。船窗緊閉。雨珠時從窗隙中跳入。行裝微被沾濕。風勢既逆。水流更急。舟子二人。雙橹齊舉。衝波而鳴。聲殊不柔。蓋舟行甚遲。雖用力撥動。猶有倒挽九牛之勢也。夢霞體已不支。心益焦躁。旣臨流而惆悵。乃扣舷而成吟。

藥綠不斷苦愁中。僵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園西風。  
顯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窓開不得。亂愁攢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無。秋槎獨泛客星孤。人離別。真無限。風雨漂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蓬。舵失色浪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由蘇臺赴錫。不越百里。今爲風雨所阻。舟行竟日。計程尚未及半。行行重行行。時已薄黃昏矣。長天色死。古渡人稀。悵望前途。混茫一片。須臾進一港。斷橋孤倚。老樹交橫。岸上漁舍櫛比。炊烟四起。微聞人聲。漁舟三四泊於水濱。雨三星火直射水面。作燐光點點。舟子曰。此大好繫舟處矣。舟旣傍岸。歇舟子爇火作炊。時雨歇。孤篷月生。遠水碧波如練。夜色絕佳。舟子飽後卽眠。不脫蓑衣。酣然入夢矣。夢震不能遽睡。推蓬而出。危坐船頭。領略秋江夜景。時一輪明月照徹江干。雨後新霽。色倍澄鮮。隔溪漁笛。參差斷續。其聲幽咽。入耳而生愁。流螢幾點。掩映於荇藻之旁。若與漁火爭光者。夢霞對此可憐之。夜景不覺觸動離思。潛然淚下。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慨。雖境地不同。寄情各別。所以興懷之致。一也。俯仰之餘。口占一律。以抒悲感。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向飛。寒覺露垂蓬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違。

月光之下。冷氣襲人。微風起於蘋末。砭膚欲栗。夜深矣。人靜矣。夢霞以病後之軀。忍寒露坐。至此不可復耐。旋入

船睡時渡頭行柝正連敲三下也就枕後覺衾寒似鐵瑟縮不能成寐離鄉之感懷舊之意均於此時奔赴腦際無目不縕有身非蝶所謂求之不得帳轉反側者此夜之睡況庶幾近之至村鷄亂唱一線曙光自蓬隙透入始覓得睡魔遽然化去而舟子已於此時起解纜行時風勢已轉大好揚帆櫓聲咿唔載夢而去舟行良久夢霞殊未覺時未及午已達目的地泊既定舟子呼夢霞醒曰至矣推枕而起盥洗畢攝衣登岸命舟子荷裝相隨徑造崔氏廬嘉賓賢主相見歡然重啓舊舍下榻其中舟子得金解維自去崔父略詢夢霞別後情狀有頃出盛肴汝客。午餐既竟夢霞卽獨行赴校。

人來前度秋闌今宵夢霞一路行來舊地重經覺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熱鬧迥異從前十里彩棚懸燈錯落紅男綠女點綴其間笙歌隱隱響遏雲表咄此何爲者詢之野老云每歲節屆初秋豐收可望鄉之人必聯結秋社懸燈敬神幸五穀之豐登竭三日之誠敬春祈秋報慣例使然今日乃第一日也夢霞聞言雖笑鄉人之迷信然其不忘報本猶存醇厚之風含哺而嬉如見太平之象不先不後適於我來校之初逢茲佳節眼福不淺哉無論何行至校門則見門首高懸國旗紅燈三四盞漾簷前鄉人媚神與學校何與乃亦從而附和之不其儻乎然是鄉風氣未開迷信未能破除教育難於普及不如是不足以取信於鄉人該校前途將大受影響夢霞任職半載洞悉此種情弊亦不爲怪旣入校先見李某繼見秦翁亦在坐談良久知已於前日行開校禮今日起放燈節假三日秦翁邀夢霞至家中晚膳有石癡書相示李某約夢霞晚膳後同遊燈市夢霞兩諾之

征塵甫息。樂事偶逢。夢霞與李某攜手出門。同赴燈市。時則璧月初升。金風不起。行人雜沓。雅樂悠揚。頃刻間。萬燈齊放。燦若明星。照耀通衢。如白晝。鄉人雖樸陋。亦知出奇鬥勝。競巧爭妍。燈之形式。種種不同。足炫游人之眼。時非元夜。地非錦城。而燈火之繁。人聲之騰沸。亦居然有萬丈光明十分喜氣。拋却無數金錢。付之一炬。鄉人視之。亦不甚惜。則迷信之過也。兩人環行一周。全市勝處。探索殆遍。偶至一處。露臺之上。游女如雲。鴻影翩翩。驚聲囁語。意必大家眷屬也。夢霞偶一注目。衣香鬢影之間。彷彿有若梨娘者。掩映於燈光之下。時以李某在旁。不便駐足。注視過眼。曼花一現。使無蹤影。夢霞固神馳於臺上之人。而無心徵逐於游人隊裏。賞此秋燈矣。幸某興猶未闌。夢霞辭以倦。乃分道而歸。

夢霞臺上所見者。其果爲梨娘乎。曰是也。梨娘前得夢霞病訊。心電交馳。今聞其來。知其病已愈。而急欲一見。以爲慰。明知夢霞赴校後。晚間必爲同人等邀往遊觀。故藉觀燈爲名。倩妝偕鵬郎。出其實意。不在於燈。而專盼夫意中人之來。得售其傾城之一顧也。方夢霞瞥見之時。正梨娘盼望之際。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與目光。互射。昔人詩云。看燈兼看燈。人若兩人。此時之情。則不僅兼看之謂矣。夢霞回寓後。梨娘亦即乘興歸。蓋旣見君子。中心已慰。良宵美景。可讓與一般行樂客。作長夜遊耳。夜闌人倦。夢霞猶不遽睡。撥燈拈管。賦詩數章。以記觀燈情事。

尋樂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攜朋。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忘。今日偏來熱鬧場。不爲意中人悵望。客窓我慣耐淒涼。  
萬燈一例放光明。逐隊遊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誰知都作斷腸聲。  
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爾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韶華到眼輕消遣。過終思量總可憐。景在秋宵本無一刻千金之價值。人爲病客。尤少及時行樂之精神。轉瞬而  
三日之期已悠然而逝。收拾繁華之景。依然寂寞之鄉。從此夢霞朝朝暮暮。理不清。教育生涯冷清。嘗不了。  
相思滋味。在家臥病時。愁亂於綠心急如火。眼盼征雲。不知去路。魂隨夜月。直到深閨。惆悵出門。皇皇就道。視家  
庭。若傳舍以逆旅爲安居。一若得爲前度之劉郎。便可償問津之夙願者。泊乎舊遊。重歷回首。一驚苔碧葉丹。又  
易一番慘象。春風秋月。空教兩度沾魂。望美人兮何處。咫尺天涯。問相見以何時。等閒秋半。夢霞冒險服猛藥。病  
魔雖暫退避。病根實未剗除。加以船頭看月。又爲風露所欺。到校後晨夕奔波。曾未稍事休養。未幾而病態依然。  
藥緣再結。幸瘡勢尙輕。兩日中有一日可以強起。不欲曠課以貽誤學。日日扶病登壇。不堪其苦。而病且益深。  
梨娘不時遣鵬郎探詢病狀。欲爲之醫。夢霞却之。但囑覓金雞那粉。無如此藥來自西土。鄉中人鮮有知者。無以  
報命。則亦已耳。顧梨娘夙聞人言。久瘡不愈。將成癆瘍。以是深爲夢霞憂。遣鵬郎謂之曰。先生病若此。不醫不藥。  
將坐以待斃耶。此間無良醫。不能治先生病。且乏人侍奉。重苦先生。吾母欲於明日買舟送先生歸去。先生之意  
若何。夢霞連搖其首曰。我不歸。我不願歸。我當病死此間耳。鵬郎聞言大悲。嗚嗚而泣。夢霞悔以重言驚孺子。乃

憇之曰。鵬郎母哭我雖病那便遂死去語阿母勿爲我慮我病行且愈矣不必去去來來多費一番跋涉也言已更起書一紙交鵬郎所書乃病中吟四首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  
悔把當時腸彊斷而今欲斷更無腸。  
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漬淚雙痕。  
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  
鱗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虫訴不清。  
便使虫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  
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 第十七章 魔劫

好夢不成奸謀忽中彼蒼者天顛倒之播弄之離以苦之病以困之種種摧殘猶以爲未足特再加一惡魔爲之讒構其間俾常處於千荆萬棘中不得一日甯貼命宮磨蝎而此悲痛之慘劇且連續演出靡有窮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以是知兩人之結果蓋有難言者矣夢霞養疴寓舍猶間日一赴校梨娘止之不可乃代爲之請假李某時於課餘之暇來視夢霞狀至殷勤夢霞平日與之冰炭顧未嘗形諸詞色一堂問答虛作周旋雖非深交並無惡感今者繁重之校課彼一人服其勞復偷得餘閑時來存問先生之無恙夢霞於此固當易其厭惡之心爲感激之私謂此人亦多情者前誤以輕薄少年視之矣然而奸人之交接蓄其陰賊險狠之心必飾以謙恭肫摯之行虛示其誠潛行其詐發於人之所不覺李某來而夢霞納之直不啻引狼入室揖盜開門一來再來不數日

而禍事起矣。

一日薄暮。李復來。夢霞方臥。移坐床前。瑣瑣作無謂談。夢霞殊厭其嘵叨。閉目不答。耳聒矣。而彼終無去意。鵬郎忽入手持一物。狀若緘札。大呼曰。先生阿母。……夢霞大驚急。作咳嗽以止之。鵬郎急回首見李。乃不認。夢霞莊容謂鵬郎曰。汝年長矣。猶頑憨如許。此李先生余之好友。長者在前。作此狂呼跳躡之態。不令人笑。汝爲失教之兒耶。鵬郎受責默然。雙睛炯炯。目李不少瞬。夢霞復顧謂李曰。是兒名鵬郎。舍親之幼孫也。椿庭早盡。遺孤雛。乃祖囑余善督教之。今半稔矣。輕浮若此。適足以見余訓導之無方耳。李笑曰。君言過矣。吾觀鵬郎貌聰慧而態活潑。佳兒也。言時。鵬郎已將手中函乘間擲於枕旁。欲行不行之際。李某故作不見。欠伸而起曰。日暝矣。吾甚去休。霞君珍重。明晚當再來視君也。又呼鵬郎曰。鵬郎同我至門外遊耍去。勿在此擾。先生清睡也。言畢。牽其手。與之俱出。

李挈鵬郎至門外。時斜陽一角。掩映林梢。倦還之歸鳥。方載飛載止。撲速投其故巢。長隄十里。暮色猶未深也。可憐之鵬郎。不知此時與彼同行之人。實爲神奸巨慝。將以至劇烈之慘痛。加之於其母。顧與之攜手出門。作嬉游之伴侶。此真危境也。兩人且行且語。李先以不急之語詢鵬郎曰。汝讀何書。先生待汝好否。鵬郎一一具答。有張李忽止不行。陡謂鵬郎曰。余思得一事問汝。汝勿詐。余鵬郎請其說。李曰。汝適間手中所持之書函。非汝母遺落交與先生者乎。鵬郎驚聞是語。目瞪口呆。面色驟變爲白嫩弱之神經。若受非常之激刺者。良久乃答曰。赤也。是

書。乃自先生家中寄來者。母遣余攜交先生耳。李笑而不信。又問汝家幾人。汝母何名。年幾何矣。鵬郎不悅曰。先生瑣瑣間余家中事。意欲何爲。余殊不願聞也。黃昏已近。恐阿母盼望。余歸矣。言已。遽回首望家門而奔。李追呼之。去已遠矣。李乃浩然歸。喃喃自語曰。是兒狡哉。乃敢以讐言欺余。若其母與夢霞而果無關係。看則彼方持書而入。狂呼阿母之時。實可以爲人所共見。夢霞何爲作歎示意。後鵬郎突被余之詰問。忽露驚惶之狀。噤不能答。久之乃以家書對。是中之曖昧不問可知。而是書之爲其母所發亦可斷言。今既爲余於無意中撞見。余必欲偵破其秘密。俾情婦奸夫知余之手段。然偵探之手續。不能不以交歡鵬郎爲入手辦法。今日不得。則繼以明日。明日不得。則繼以後日。威脅之而無效。則以計誘之。不懼彼狡滑之孺子。不墮余之術中也。

自今伊始。崔氏之廬。無日不有李之蹤跡。戶限幾爲之穿。以視疾爲名。作秘密之間諜。來必或袖食物。或懷玩具。以餌鵬郎。以市愛於鵬郎。鵬郎誠狡然。晝亂之齡。知識究甚淺薄。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錢。購種種之食物玩具。以相餉者。實挾有別的欲望。且以李爲真爱我。樂與之相處。頗切依依之態。李間以甘言誘之。鵬郎忘其所以時竟。以真消息相告。此實由於李之毒計。不得爲鵬郎責。然兩人之密事。實破壞於此。小兒之口。愛河滾滾。情海茫茫。霎時間陡起絕大之風波。李旣偵得其實。欲望已滿。乃去而不復來。

夢霞靜養若干時。困頓之精神。已稍稍復其常態。而彼多情之瘡鬼。與夢霞朝夕不離者。至此乃知夢霞不可久相與處。若日與夢霞疏。不久將舍之而他適矣。夢霞以校課久曠。病體已蘇。擬即趨赴講壇。以補從前之缺。一日

晨起方披衣下床。忽館僮奔入曰：「有一舟子在外，言先生家中遣渠來載先生回去者。請先生速登舟。」謂奉老人命。今日必須趕到也。夢霞心竊駭，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急呼舟子入，舟子所述與僮言同。夢霞乃問之曰：「汝來時，老夫人無恙乎？」曰：「無恙。」家中人均無恙乎？」曰：「均無恙。」然則因何事而急待余歸乎？」曰：「不知。」老夫人於昨晚遣人來雇余舟，囑余連夜鼓棹來此。但言明日能早載得先生歸者，當倍償汝之舟金。未嘗言及何事也。夢霞大疑，然終莫測其所自。正籌思間，舟子已疊作無情之催促，勢難免此一行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書二紙付僮，一以留別其主人，一則校中告假書也。時尚早，崔家人猶未起。館僮送之出門，忽忽登舟去。江神助風，舟行如矢。午雞唱罷，便抵家門。夢霞急趨入見其母，母見之亦訝曰：「兒病已愈耶？」胡昨晚接得汝函，謂病重欲歸也。夢霞茫然曰：「奇哉！兒並無此書，必贗鼎也。是何奸人作此狡猾，使老母飽受虛驚耶！」索書閱之，字體殊艱澀，強摹夢霞筆跡。而時露其本態，則李生所爲也。夢霞默念吾中奸賊之計矣，顧彼之作此，又欲何爲？噫！吾知之矣。方余病時，彼日來視，余後忽絕跡。余初甚疑之，今發現此僞函，其心誠不可測也。或余之秘密，已爲彼所偵悉，故設計遣余歸，欲不利於梨娘耶？果爾，則彼必更施詭計以賺梨娘。吾可憐之梨娘，將爲奸人所蹂躪矣。夢霞至此，幾欲失聲呼奈何。然終不能以心中所懸揣者舉以告母，則爲譖以語之曰：「是書乃同事李君僞託。兒能識其字跡，渠與兒甚相得。曩見兒病軀未復，勸兒歸校課爲兒代。兒未允。彼故爲兒作書，俾以母命召兒，則兒不得不歸耳。」母曰：「此亦良友之好意，不得謂之惡作劇。」兒旣歸，姑暫事休息。吾視兒之容顏，固猶帶數分病態也。夢霞唯唯。

夢霞自此復家食矣。獨居深念頗難爲懷。時取僞函反覆審視之。探其用意所在。覺李之爲人實爲小人之尤。與之相處半載。雖意見相左。尙未知其設心竟若是其險惡也。脫余之秘密而果爲彼知者。彼能償余。余不能償彼。彼能陷余。余不能陷彼。養虎貽患。余斷不容此。惡魔常擾。余左右而破余之好事也。石癡行時。曾以全校主持責余一人。余對於此校。實負完全責任。余固有進退教員之權。李之人格。卽此一書可以斷定。小學中有此無道德之教師。亦非鄉閭之福。去之去之。余決去之爲公乎爲私乎。固兩得其所也。彼在余之掌握中。顧乃欲設計陷余。以自絕於余。恐余去之不速耶。但彼旣賺余歸。數日中難保無意外之變。以李謠詐多端。欲欺一荏弱之女子。固甚易易。梨娘危矣。彼非有心欲加毒於梨娘。何用此狡猾之伎倆。余不免爲彼所愚。梨娘之墮其詭計。亦事之所必至。念至此而夢霞之心。遂不能片刻寧。而怒而懼而切齒而驚心意。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舉者。余誓不與之。兩立思潮泛濫之際。恨不脇生雙翼。飛飛直到窗前。一覘玉人之安否。而一念回旋猶望事實。或不如余之所料。李或尙未知余秘密。或知之而實未嘗設心破壞。或梨娘靈心慧眼。能識破其奸謀而不爲所窘。然此萬一之希望。實與事理不合作。如是想聊以自慰。則可以爲必中。恐未也。方寸靈臺。頃刻間翻雲覆雨。極變幻之態。思緒愈紊。愈覺低徊。欲絕如坐針氈。如被芒刺。靜處一室中。若有鬼魅現於前。虎狼躡其後。覺一起一坐。一舉一動。皆有非常之危險。忘餐廢寢。終夜以思。長此以往。者不將成癰瘤之疾耶。

次晨夢霞方晨餐。郵便遞一函。至接而視之。顏色倏變。手持書而顫。此奇異之函。何自而來。蓋梨娘之通辭也。雖

未開緘已知其中消息必惡無疑乃急拆閱之書辭錄下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恐妾將爲減倉之沮耶顧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即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想藉抑君卽欲通函何不直接交於妾而間接交之李某倩彼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曾以秘密宣示於人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驚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已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計乎妾素諒君才大而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輕率荒謬至此豈驟患神經病耶漆室還嫠心如古井與君爲文字之交並無絲毫涉于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卽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掃地盡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顛顏人世然竊有所疑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夢霞讀旣竟不禁大訝歸來三四日未嘗一握手何得有書交郵是又必李所假托矣彼竟出此毒計以陷梨娘是烏可恕梨娘爲彼所欺憤無可洩憔悴孤花又經此一番狂風暴雨此時正不知作若何情狀矣彼書越余行則家中尙可片剝留耶急袖書往見其母謂兒病軀已大好欲回校供職矣母許之遂行

第十八章 對泣

茫茫然歸。皇皇而去。名花多難。禍根種自。前生秋雁。無情驚信飛來。一紙何物。么魔捉弄人。至此席不暇暖。決旬兩度奔波。帆又高懸。多事這回破浪。斯時夢霞又在舟中矣。兩岸青山列隊。送征人遠去。夢霞殊無戀別之情。但望仙風借便。霎時吹到蓬萊。秋水長天。碧雲紅樹。一路烟波正好。大尋詩料。而夢霞對之覺盡是惱人之景。心事忽忽。正似雲山萬疊。複雜繁縝。於其間紛亂不可名狀。更不容着一點閒情。復何心作船頭之憑眺耶。可恨江神作惡。偏斬此一帆風雙槳。翻波大有遲遲吾行之意。夢霞焦急欲死。不時探首窗外。覘舟行之速率。連聲促舟子意。今日若誤我行程。恐彼惡魔或更有狡計。發生梨娘能禁其幾許蹂躪耶。

落日酣波。槳船大好。夢霞已登岸矣。神情昏悶。如懷鬼胎。不知此來將演出何種慘劇。既至門前。反逡巡而不敢遽進。徘徊良久。暝色動然矣。天寒日暮。烏能久作門外漢耶。乃放膽直入。鵬郎方在庭中疊石爲戲。見夢霞迎問曰。先生來矣。歸去何事。臨行胡再不謀。好教人盼然也。夢霞不答。挽之入室。卒然問曰。汝母安否。鵬郎曰。先生去後。第三日校中不知何人送一書至。秋兒接得以交吾母。吾母閱之。容色即大變。繼而大哭。問之不答。與之食不食。狀如驚悸失魂者。我不知此一紙條兒。其中所言何事。而令吾母若此。今已兩日夜未進勺水。此時恐尚在伏枕啜泣也。夢霞曰。汝速去告汝母。說我已來。勿多言也。鵬郎諾而去。未幾復來。授夢霞以寸簡。受而展閱之。書語殊簡略。僅今夜人靜後。當遣鵬兒導君一行二語而已。

寒更三逗明月。一方中庭有人獨步彷徨。旋繞廻廊而西而敲門而入室。此時若有人從旁覘之。得毋曰彼其之子必東牆宋玉夜行多露赴幽會方陽台者也。夢霞何人乃亦貿然出此曖昧之行徑。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人之多言。寧獨不畏蓋彼心含有無窮冤憤急待申雪。蓄有絕大疑難急待解受有無量驚怖急待鎮壓。覺此行關係之重大。有什伯倍於一已之名譽者。毅然決然冒險以行。更不遑作遲徊瞻顧之態矣。半載相思。一朝對面。燈前攜手簾底談心。在理兩人愉快之情當必有十分滿足者。然兩人此次之會晤。以奸人爲之介紹。雙方皆具有種種悲憤鬱勃直無一點歡情樂意。夢霞悄然入室。梨娘方斜背銀缸低沈翠黛以羅巾搵其淚痕。其神情之慘淡顏色之憔悴較前見時又增加幾分。可憐之態。夢霞對之幾欲失聲而泣。

燈心吐黑人淚飛紅。兩人願見之誠若是其迫切者。至此乃相對不發一語。鵬郎偕夢霞來即就寢。俄作一種極細弱之鼾聲。此外則有壁上時計搖擺叮噹。時時震盪人之耳鼓。而夢霞重疊之心事。此時亦正一往一復。盤旋回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二更四更天氣深邃。幽寂境地惟有兩個愁顏寫照於不明不滅一粟燈光之下。有若死灰不作黑獄觀亦當作夜臺觀矣。含淚互看者良久。梨娘時作微歎。終無一言。其意若深恨夢霞者。夢霞乃先以李之奸謀爲梨娘告以明已之無罪。梨娘驚曰。如君言君未嘗有寄余。且君之歸亦爲彼所賣。余與君皆墮入奸人之計。余復何怨於君。然彼果何從而知我等之陰事而播弄兩。人。如。嬰兒。耶。夢霞答曰不知。梨娘略作沈吟。急凝省曰。否否。君言殊未然。彼固曾以君書之一紙交余紙上之。

筆跡實出自君手。余一見而能確認者也。

言頃解所佩紫囊。出一紙授夢霞曰。閱之此非君所書乎。紙上之詩。非君所作者乎。李雖奸猾。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學君之詩。竟盡竊君之真相也。夢霞接而視之。乃大愕曰。奇哉。有他紙乎。梨娘曰。僅此耳。彼以此一紙來。言此外尚有函紙數頁。余遣秋兒向彼索取。故斯不與。謂此函關係重大。必親交於受信人之手。否則寧存我處。以交還於寄信者。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書。此雖至卑賤之淫娃蕩婦。亦知有所羞愧。余獨何人。而能出此。余知彼之終不與余也。即亦不索。蓋個中內容。已爲奸人洞悉。此秘密函件。即盡喪其珍貴之價值。余不恨彼之無情。而惟怨君之不慎。致彼此名譽。決裂破壞於一朝。想後思前。惟有一死。顧懷疑而死。死不能甘。一塊肉又復相累。故郵召君來。證明其事之虛實。余心碎矣。君復何言。梨娘語時含悲帶憤。淚隨聲出。頃刻間懷滿瓊瑤。若梨花之戰雨。夢霞泣然答曰。冤哉。卿以此事爲果真耶。此紙實爲余所手書。但詩非余作。且非書以寄卿者。目余閒居無俚。輒喜弄筆。襟袖間常污墨漬。此紙乃余在校中課餘時戲作。所錄乃余友某君無題詩四律也。書後即已棄諸敗簏。彼乃拾而藏之。即假此以欺我知己。當作此時漫不經意。詎料此無聊之遺興。即深種夫禍根。奸人設計之險毒。真有爲人意想所不到者。一筆鑄成大錯。此亦余疏忽之咎。致卿遭此奇辱。余實無以對卿矣。梨娘乃如夢醒。拭淚言曰。余固疑君決不至躁舉。若此。孰知其中竟有如許變幻。今已水落石出。則君復何罪。余復何怨。但君有所不解者。彼必先知兩人之秘密。而後設計相欺。是果誰與之隙。又誰爲之謀耶。夢霞曰。容從思。

俯首沈思者良久。忽憬然悟曰：「余憶之，方余病臥，彼日來視，余來時必與鵬郎戲，或攜果餌以餉鵬郎。鵬郎因是樂就之，每晚必同至門外遊散。余亦未之禁。後李忽一去絕迹。余固甚疑之，意者此數日中鵬郎年幼無知，爲鵠以計誘以言餌，或竟將秘密洩露其一二。彼既探得其情於小兒之口，遂思設計以相欺，故去而不來。余家中之僞書，即發現於三月之後。此中情節，固已灼然。余不意此無情之病魔，竟爲引進奸人之導線。此可愛之鵬郎，竟爲破壞好事之罪魁。要之皆由於余知人之明日與虎狼相處，而夷然坦然，一再不憚，釀此大禍。」彼鵬郎固何知？皇卿怒此可憐之孤兒，梨娘長歎曰：「余安忍責兒？余惟自疚。未亡人不能割情斷愛，守節撫孤，雖未作鶯鶯之別抱而已。多瓜李之嫌疑，貽玷女界，辱沒家聲，亡者有知，烏能恕余？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責及彼所愛之兒，不益以重余之罪？更何以見余夫於地下乎？」夢霞聞言，心怦然驚。念梨娘既自怨，則已烏能不自愧？一念難安，如芒刺背。恍惚間，如見梨娘之夫之魂現形於燈光之下，怒目而相視。而鵬郎之鼾聲與梨娘之泣聲，聲刺耳，盡覺魂悸神傷，舉動改容，當度天下最難安之事。生平最難處之境，實無有逾於此時者。既而曰：「余誤卿，余誤卿，願卿恕。余并願卿絕余勿復戀。」繫於余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結。還卿冰清玉潔之身，安卿愚死撫生之素，而余亦從此逝矣。梨娘止泣言曰：「霞郎，霞郎！君意殆怨余乎？余言非，怨君幸有恕。余梨娘泣，夢霞亦泣，曰：『非也。』余亦自怨耳。然兩情至於如此，欲決撤也難矣。天乎，無情既合之矣，復多方以爲之障礙，俾惡魔得遂其謀。後此之磨折，正未有窮期也。繼又作恨聲曰：『余與此城，誓不兩立。余必去此，眼中釘以免。後來之再陷，梨娘色變曰：『是奚可者？是

奚可者。君欲彼一人知之耶。抑欲使盡人皆知耶。彼旣百計偵知余等之秘密。固決無能代余等守此秘密之理。義則此事之宣布在彼一啓唇一掉舌之間耳。君若不與之較。交以道接以禮。一如平日。若不知此事也。若彼尙有人心。必受君之感化力而生其愧悔之心。知僨人秘密之不當因之終身籍口以贖前愆。若必欲去之。以洩憤。則彼之譽君將益深。謀君且益甚。是速禍也。君能遠彼之身。豈能掩彼之口。恐教職甫解而醜聲已洋溢乎全邑矣。旣少事前之防範。亦當爲事後之彌縫。退一朝之忿。其如後患何。夢霞曰。善哉。卿言可謂能審事而慮禦者矣。然自茲以往。余亦不敢再作問津之想。驚弓孤鳥。怯王孫。挾彈而來。漏網僵魚。凜漁者執竿而伺。自問此心。不惟本非同波。汝之可汚無如有口難防。誰不恤。悠悠之可畏。好事多磨。孽緣終挫。若再迷戀。不捨更不知。將再歷何種慘酷之魔劫。余縱不惜犧牲名譽。捐棄幸福。以易卿一點憐才之心。而實不忍再陷卿於苦惱之境。浼卿以不潔之名。嗟乎。梨姊夫。復何言從茲一別。後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誓竟忘心。卿固飲泣終身。余孤樓畢世今生。了來世。期長。余當先驅。狐狸於地下。而俟卿於黃泉碧落間耳。言已喉噎氣促。鉛淚疾瀉。復忍痛口占四絕吟聲。難以哭聲。座峽哀猿。亦無此淒楚也。

金釵已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生總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尚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呈六十有餘篇。速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夢霞吟畢涕不可仰梨娘亦掩面悲啼數聲嗚咽如子野之聞歌四目模糊作楚囚之相對斯時一粟之燈暎兩面爲淚花所障光明漸滅室中之景象呈極端之愁慘幾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之概相思味苦不道相逢更苦受盡萬種淒涼只博一場痛哭冤哉冤哉若合若離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有若是之迷離變幻者此情此景旁觀者爲之酸鼻當局者能不椎心有頃夢霞悄然起剔已殘之釭燄索紙筆更賦四律心中苦痛難以言宣聊以詩洩這回相見舍此更別無可述者矣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旣稱奇禍更奇十日離愁難筆訴三更鹽夢有燈知新詞輕鑄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波浪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鴈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晝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

卿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鴈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太忽

風人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豈是浮雲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未許焚香餓爾魔

浪○浪○清○淚○上○紙○不○知○測○測○殘○宵○爲○時○已○促○夢○霞○擲○筆○長○嘆○梨○娘○徐○取○閱○之○啼○珠○又○狠○籍○於○紙○上○嗚○咽○而○言○曰○君○何○哀○思○之○深○也○余○何○人○斯○能○聞○斯○語○君○所○以○致○此○者○皆○薄○命○人○之○相○累○然○君○亦○未○免○用○情○失○當○余○不○願○君○之○沈○迷○不○悟○更○安○忍○君○之○梵○獨○無○依○篤○姑○姻○事○若○何○矣○此○余○所○以○報○君○者○也○即○君○不○願○余○亦○必○強○爲○撮○合○以○了○余○之○心○事○鵬○兒○年○稚○此○後○得○君○提○挈○免○墜○箕○裘○則○又○君○所○以○報○余○者○君○知○余○所○以○銜○冤○欲○恨○忍○辱○偷○生○者○祇○爲○此○一○塊○肉○耳○夢○霞○曰○容○緩○圖○之○俟○石○痴○歸○當○情○之○作○冰○然○此○殊○爲○多○事○雖○勉○從○卿○命○實○大○違○余○心○余○已○自○誤○而○誤○卿○矣○何○爲○而○再○誤○他○人○耶○梨○娘○曰○君○以○此○爲○多○事○則○君○與○余○之○交○際○不○更○多○事○耶○事○已○至○此○君○復○奚○辭○余○深○祝○君○之○種○惡○因○而○收○良○果○也○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將○明○矣○君○宜○速○去○此○間○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秦○西○羅○米○亞○名○劇○中○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數○語○促○夢○霞○不○能○復○戀○珍○重○一○聲○慘○然○遽○別○

### 第十九章 秋心

黃葉聲多蒼苔色死海棠開後鴻雁來時雨雨風風催遍幾番秋信悽悽切切送來一片秋聲秋館空空秋燕已爲秋客秋窗寂寂秋蟲偏惱秋魂秋色荒涼秋容慘淡秋情綿邈秋興闌珊此日秋閨獨尋秋夢何時秋月雙照秋人秋愁疊疊併爲秋恨縣縣秋景忽忽惱煞秋期負負盡剝限風光到眼阿儂總覺魂銷最難堪節序催人客子能無感集蓋此時去中秋已無十日矣夢霞自經此番風浪心經大受震盪念兩人歷盡辛苦適爲奸人播弄之資憤激莫可名狀繼復念我與梨娘愛情之熱度雖稱達於極點然惟於紙上傳情愁邊問訊時藉管城卽墨

間接通其欵曲已耳。半稔光陰，積得相思幾許。蓄之既久，望之愈遠。久欲叩香閣，拜粧臺。將我纏綿複雜之情思，對我心愛之玉人。一一傾倒而出之。雖死亦無所恨。而格於內外之嫌，疑束於禮法之防範。彼固不肯踰閑。我亦難於啓齒。徒有憐聲愛影之私，終無握手並肩之分。幾世幾生，總能修到一報一笑。迄未曾親獨自追思，只賸千行錦字，無多殘淚。難銷半福羅巾。今老宵小，從身旁竊發禍星，自天外飛來。恐怖顛連，一時同陷於至難堪之境。然得藉爲紹介與素心人談衷竟夕，前之不能希望於萬一者，今竟居然如願。奸人之毒計適足玉成好事。雖云不幸，亦差堪自慰矣。夢霞此時對於李之惡感，已盡消釋於無形。梨娘曾以後患之宜防，諄諄以勿與李較爲囑。夢霞固深佩其慮事之周密，而自悔其一時之鹵莽也。次日赴校與李相見，周旋晉接，曾不稍異於曩昔。李突見夢霞來容色甚張皇失措，見霞夢無異言，更覺面紅耳赤，口噤目瞪。此蓋良心之發現，新機之萌動。人雖至狡極，惡傾陷他人，無所不至。而受其害者，睡面白乾，一切不與之較，未有不息其邪念，生其悔心者。至誠可格豚魚。李雖冥頑，究非豚魚可比。以夢霞相待之誠，益露跼蹐不安之態。嗣後梟獍之心，已爲夢霞所感化，盡心致禮。不問他事，反覺溫文爾雅。一改從前躁率多言之故態。從此不敢再溷乃公事矣。

天凡人於愛情熟結之時，橫遇黒麁之阻撓。此黒麁之來，僅能破壞愛情之外部，不能破壞愛情之內部。其最後之效力，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以所得者償其所失，而有餘。夢霞與梨娘相見之後，證明雙方之誤會益歎人。情蜀道深險，難測以最親之同事者。而今竟太行起於面前矣。又何怪知己之難得？情感之難言也！側身天地，獨

立蒼茫覺世之最愛我者惟彼九京之死父與五旬之老母千里之阿兄舍此而外則惟彼可歡愛之梨娘與我有生死難忘之關係驚怖之餘萬疊情絲益紊亂而不可收拾不恨李某之無情惟怨天公之善姑念我來一處刻重重不可窮詰則覺心灰意冷萬千之慾愛都消固不如大家撒手斬斷葛藤悟徹情天撥開情障方是苦海中猛翻一筋斗能如是乎豈不甚善然一念及來生之會合難期今生之希望未絕一場幻夢終未分明便爾決裂一朝關係斷絕心實有所難甘情實有所難解碧翁何心專以弄人爲能事不使之不遇却使之早遇不使之常離復不使之遽合俾兩情同陷於夢想顛倒迷離惝恍之城永遠不能解決天乎天乎搔首問之而無語處心禱之而無禱憤念至此殊欲拔劍而起與酷虐之天公一戰明知戰必不勝則惟有以死繼之天心雖至渺焉人情雖至變幻極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自此之後夢霞更深種一層病根厚縛一重情網不得生爲怨鬼終當死作鴛鴦一念之堅奮全力以持之矣

四時之佳景難窮一生之行樂有限人之境遇各不相謀故所感亦不能一致上之則關於天下國家之天下之則極於飲食男女之戀感之淺深至不齊也而莫不因時以爲之消長夫四時之景各有佳處大塊文章時或極其絢爛時或趨於平淡形形色色無不並臻其妙皆足以娛悅吾人之耳目愉快吾人之性情此天然行樂之質乃造物之獨厚於吾人者也然吾人之對之者悲歡哀樂之表示或因人而參差或隨時而變易大抵歡樂者少而悲哀者多歡樂之時少而悲哀之時多四時景物其絢爛平淡兩相對照者爲春爲秋吾人於其間表示其悲

歎哀樂之情。以時序上之反映爲心理上之反映。然在無愁者視之。則秋色荒涼。雖不抵春光明媚。而青山紅樹。淡白疏黃。觸於眼簾者。又別有一種可愛之處。未必人人對西風而隕涕。望衰草而傷神也。傷心者視之。則良辰美景。亦具悲觀。旅館寒宵。更多苦趣。人以客而情孤。時值秋而腸斷。以別有懷抱之夢霞。際此傷心時節。更覺閒愁滿眼。不招自來。如醉如癡。無以自遣。而天公狡猾。更於此時大布其肅殺之令。倏變其陰晴之態。有時晴光淡麗。秋色宜人。有時陰霾掩日。冷氣襲人。庭樹因風蕭疎。作響牆花。侵露憔悴。泥人一日之間榮悴。不常炎涼。互易若爲。浮世人情。作絕妙之寫照者。舉頭一望。半天慘淡。回眸四矚。萬態蕭森。夢霞何人。傷心曷極。課罷之後。時往舍後散步。則見夫煙消山瘦。日落草枯。曠野無人。寒風砭骨。一片零落蕭條之景象。觸於目而不堪。感於心而微絕。而溪邊殘柳。數株風情銷歇。剩有黃瘦之枯條。搖曳於斜陽影裏。上有歸鴉幾個。墮睡似送行人。地不必白門。人不必張緒。因時興感。覩物傷懷。身世之悲古今一例。多情如夢霞。能不撫樹低徊而興。樹猶如此之歎哉。

天寒日暮。獨步徘徊。樵叟牧童。亦俱絕跡於原野。惟有飢鷹欲下。而盤旋。覓兔見人。而驚竄。聽溪水潺潺。似爲傷心人細訴。不平之恨。仰視山容。暗淡若死。愁雲疊疊。籠罩其顛。歷此境也。幾如身入黃沙。大漠間。凜冽之氣。着牗。欲憇。危慘之象。到眼。欲眩。搏搏大地。寥闊無垠。渺渺一身。蒼茫獨立。徒倚無聊。天涯目斷。一點秋心。更無着處。輒臨風而灑淚。更悲吟以寄懷。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鴈來天。知伊尚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

鴻雁誰教南北飛。杜鵑枉說不如歸。只今剩有傷秋淚。依舊浪浪滿客衣。  
雨三宿。驚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妬絕。芙蓉原是斷腸花。

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

鏡裏浮花夢裏身。烟霞不似昔年春。錦城不少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吟聲淒越山鬼和。泣鴈過中天。遲徊而不敢。遠度倦飛之歸鳥。亦正相與。撲簌作新枝之投黃昏。將追景象。益慘。對月婆娑若互相弔者。而注目假山石畔。則更見荒塚草黃。斷碑苔紫。地下花魂。何時纔醒。夢霞至此。不禁悲從。凜乎其不可留也。旋掩雙扉。不遽入室。躊躇於庭階之畔。時一鉤新月已上簷梢。庭中木筆梨花。各剩枯枝敗葉。中來清淚奪眶而出。逕趨塚前。盡情一哭。蓋夢霞自葬花之後。不啻開闢一斷腸之境界。每至極傷心之時。輒赴其處。撫墳一慟。以爲常。彼日以萬斛加泉之情淚。着力培溉。此已死之花。且曰花魂有知。則精誠所聚。將來此塚上。必挺生一至奇異之花。以發洩此鬱久難消之氣。嗚呼。此可以喻其癡矣。

吾嘗今須述梨娘矣。女子之神經。每較男子爲薄弱。不能多受猛烈之激刺。梨娘以蘭心蕙質之慧妹。爲柏操霜節之嫠婦。開東閣門。坐西閣床。豔情綺思。早等諸泡影。曇花消亡殆盡。自憐賦命之窮。敢作白頭之歎。而翁雖老。邁尚多驛蹀之精神。子未成人。應盡撫育之責任。凡百家政。惟彼一人是賴。以織織之手。支撑此衰落之門庭。其

困苦艱難之狀。况梨娘獨喰之親友之知者亦共諒之。平居無恙時固已戚戚然。無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歲月矣。乃天造孽緣湊合。更教魔鬼摧殘。一縷柔情復作死灰。之再熟而千百種之煩惱無量數之驚怖均於以連續發生。今更於意外受此絕大之刺激。狂風暴雨。陣陣逼入其腦筋之震動。心旌之盪漾。真有爲生平所未曾經過者。旣悲身世之顛連。復痛名節之喪失。悔恨交加。死生莫擇。欲生則幾重孽障。厄我何堪。欲死則六尺遺孤累人己甚。將前塵後事。往復思量。一寸芳心能不淒然。欲絕方其以簡招夢霞往也。本有與夢霞決絕之心。及夢霞辨明此事之誤會。覺彼之待我悉出真情。怨恨之心旋付諸九霄雲外。嗣後獨處深閨。神情益憫。一念欲拋擲之一念又復繚繞。之思緒愈紛而愈歧。情絲愈撩而愈亂。當夢霞臨風興歎之時。正梨娘獨坐長吁之際。對此滿庭秋色。無一不足爲臘腸之資料。珠簾不捲翠袖生寒。一絲殘淚時閣飄邊。若到黃昏。更無聊賴。對燈花而不語。借湘管以貢愁詩曰。

西風吹冷簾。團扇尙徘徊。寂寥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鈎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釣花笑。相思寸寸灰。

## 第二十章 雜夢

荻穂如縣。蕉心漸裂。風物江南。殘秋盡矣。古人云。客子鬪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夢霞第三次來校後。雖斷藥緣。尙餘病意。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固不能如黃花傍秋而有精神也。流光如矢。羈緒如麻。獨客他鄉。況味至苦。瞭望征雲。來鴻絕影。夢霞於是念及夫老。母未諳秋來。眠食何如。更念及夫。大暑中與劍青一番聯袂而病。

鷺擾擾。天竟歎情嗣復。南轍北轍。各不相顧。地角天涯。寄書不達。忽焉而豆棚月冷。中秋屆次。忽焉而菊隣霜綻。重陽近矣。一回首間。遽有今昔之感。不必謂志士之光陰短而勞人之歲月長也。更念石癡浮雲。一洲滯雨。三秋酒分詩情。一齊擋起。遙望故人。海天縹渺。於秋初由其父轉達一書。略知蹤跡。我亦製素寫意。屢寄殷勤。迄今荷淨菊殘。橙黃橘綠。亦復鱗沈羽斷。消息如瓶。每當半窓殘月。一粟寒燈。聽征鴈一聲。則夢魂飛越。萬水千山。形離神接。醉吟之暇。寤寐之間。言論丰采。猶可想見。誦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之句。每爲之愀然不樂。誦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之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蓋夢僊自謂捨梨娘外。惟石癡可爲第二知己。故岑寂之中。思之綦切。然其相思之主點固別有在此。不過連類及之耳。飄颻客土。煞甚淒涼。更爲情人。幾回腸斷。况日來風伯雨師大行其政。浙瀝瀝瀝之聲。時於酒後。燈前。喧擾於愁人耳畔。鵬郎於此時。又沾微恙。已數日不能上學。挑燈獨坐。益復無聊。風高雁急。長夜漫漫。一枕清愁。十分滿足。擁衾不寐。時復苦吟。將複雜之情思。纏綿之哀怨。一一寫之。於詩兩句之間。積稿已不至盈寸。茲擇錄其感賦八章於左。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欺籬菊。猶餘露冷江蘋。有可思暗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白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鶯夢。分飛情自合。蛾眉謠詠恨難窮。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闢路不通。

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尙然。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

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尙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樓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微着意彈。

對鏡終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匣。才傾海內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豔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愧無智慧除煩惱。閒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生亦太痴。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歡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風雨撼窓鶴鳴不已。夢霞方披衣而起。覺有一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起粟乃起而環行室中。數周據案兀坐悄然。若有所思。所思維何。思夫夢境之離奇也。疇昔之夜。風雨瀟瀟。夢霞獨對孤燈。兀自愁悶。閱長生殿。

傳奇一卷。時雨聲陣陣。敲窗成韵。夜寒驟加。不耐久坐。乃廢書就枕。蒙首衾中。以待睡魔。而窗外風雨更厲。點點滴滴。一聲聲沁入愁心。益覺鄉思羈懷。百端根觸。魚目常開。蝶魂難覓。正輾側無聊之際。忽聞枕畔有人呼曰。起。起。汝欲見意中人乎。夢霞曰。甚願隨所往。至一處。流水一灣。幽花乍開。粉牆圍。簾影垂地。回顧則同來人已失。陰念此不知誰家繡闌。頗涉疑懼。徘徊間。見簾縛忽露半面。則一似曾相識之美人也。見夢霞。含笑問曰。君來耶。君意中人尙未至。盍入室少待。夢霞乃掀簾而進。美人歎接殊殷勤。室無他人。既而梨娘不休頓厭其煩。奪門而遁。既出已非來路。平原曠野。方向莫辨。覺背後有人追逐甚急。欲奔而兩足癱軟。不能進。窘甚。忽望見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步履塞緩。狀類梨娘。急大呼。梨姊救我。即覺健步如飛。剎那間已追及。細視之。真梨娘也。時夢霞氣咻咻而汗涔涔矣。因同據道旁大石上小憩。大喜賀曰。好了好了。今可脫離虎口矣。言頃。旋覺身搖搖若無所主。同坐之大石已不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兩人同在一葉舟中。檣傾櫓摧。波浪大作。梨娘已驚懼無人色。夢霞見有斷篙半截在手。立船頭慢慢擰之一失足墮入海中。大驚而號。則身在簾床。殘燈熒然。映入帳裏。衾冷於冰。爲驚汗層層。溼透窗外風聲雨聲。鬧成一片。猶恍惚如在驚濤駭浪中也。

夢去影留。歷歷在目。驚魂乍定。暗淚旋流。此夜夢霞不復能寐。無情風雨。伴此愁眠。惟有伏枕聳寒。擁衾待旦而已。夫夢者。心理造成之幻境也。心理上先虛構一幻象。睡夢中乃實現此幻境。其心清淨者。其夢不驚。故曰至人無夢。以夢霞近日之心。正如有千百團亂絲。回環繚繞於其際。紊亂複雜。至難名狀。忽而喜。忽而憂。忽而悟。忽

而迷刹那之間。心理上疊呈無窮之幻象。宜其夜睡不安。有此妖夢也。至奇至幻。夢霞既以心理造成之。可以假亦可以真試以夢境。徵諸實事而預推兩人後來之結局。苦海同沈不必有是事。固已不能逃此劫矣。然則此幻境之實現於夢霞之夢中。可以爲目前怨綠啼紅鎖愁埋恨之證。即可以爲異日鳥啼花謝月落人亡之券。心能造境。果必隨因。夢霞寂寂追思。茫茫後顧而決此夢之必非佳兆。能不魂銷殘雨。淚咽寒宵。正不必謂夢霞亦殉愚夫之迷信。而謂曰妖夢是踐也。

終風苦雨。不解開晴。客館愁孤。形影相弔。斷夢留痕。亦如風片雨絲。零零落落。黏着心頭。不能遽就消滅。以多之情之公子爲說。夢之痴人。乘休業之星期。寄訴愁之花片。夢霞乃以夢中所歷。一一宣諸毫端。爲梨娘告更書。兩絕句以記其事。

分明噩夢是同沈。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回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遣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梨娘得書。亦竊歎夢境之奇。其夢耶。其真耶。以爲夢則真。亦何嘗非夢。以爲真。則夢亦何必非真情緣草草孽債重重。無論天公之見憐與否。姻事之能成與否。兩人總屬情多緣少。神合形離。生惟墳恨。寃沈碧海。之禽死不甘心。魂化青陵之蝶。嗟嗟。釵斷今生。琴焚此夕。熱淚猶多。痴心未絕。此夢也。幻夢也。實警夢。也可以警。夢霞亦可以警。梨娘且可以警。情天恨海。中恆河沙數之痴男怨女。惜乎。其沈迷不悟。生死輕拋。雖有十百之警。夢曾不足以。

警醒其萬一明知希望已絕不肯回頭縱教會合基督教還思見面是可痛矣豈不惜哉此時梨娘心旌搖曳恍如身入夢境與夢霞同飄蕩於大海之中長歎一聲淚珠萬顆支願不語半晌而和作成矣

淒風苦雨夜沈沈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沈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塵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低頭吟就和淚書成喚秋兒密交於夢霞蓋鵬郎方病不能殷勤作青鳥使也秋兒去良久比回則又攝得夢霞詩至

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瑚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歎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心如梅子濺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聞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數生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娘復依韻和之曰

頻添緘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

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尚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真覺江河淺情窄那知宇宙寬

我更近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 第二十一章 證婚

意外奇緣。夢中幻劇。印兩番之鴻爪。證百歲之鴛盟。夢霞與梨娘。既不能斷絕關係。則夢霞與筠倩。自必生連帶關係。而兩人之婚事。梨娘既極力主張。夢霞應守服從主義。在夢霞心中。雖抱極端之反對。亦不能不勉爲承順。藉慰知已者之心。梨娘之所以對夢霞者。僅此。夢霞之所以對梨娘者。亦僅此。然兩人皆各自爲計。皆互爲其相知者計。而於筠倩一生之悲歡良樂。實未暇稍一念及。記者觀於筠倩終身之局。有足爲之深悲而慨歎者。故今述至證婚一章。不能不於兩人無微詞也。

夢霞與筠倩。無關係者也。無端而有證婚之舉。主動者梨娘也。被動者夢霞也。陷於坑穿之中。爲他人作嫁者筠倩也。而介於二者之間。以局外人爲間接之紹介。玉汝於成者。其人非他。則秦石痴是也。當梨娘籌得此李代桃僵之計。固以解脫一身之牽累。保全夢霞之幸福。然爲筠倩計。得壻如此。亦可無恨。故雖夢霞容有不願。亦必用強制手段。以成就此大好姻緣。孰知夢霞已抱定宗旨。至死不變乎。「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巫山不是雲。」大凡人之富於愛情者。其情既專屬於一人。斷不能再分屬於他人。梨娘已得夢霞。夢霞烏能再。筠倩。梨娘之意。以爲成。則三人皆得其所。不知此事不成。則兩人爲併命之冤禽。筠倩。自由之離鳳。事若成。則離恨天。中。又須爲筠倩添一席地矣。夢霞固深冀其事之決裂。得以保全筠倩。而恐傷娘。一時難以拒。她會賦詩以見

意其句曰「誰識良烟是惡姻。好花不放別枝春。薄情夫婿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梨娘自受奸人播弄以後。心灰情死。而謀所以對付夢霞者。益覺寸腸輾轉。日夜熟結於中。幾有不容少待之勢。以面催夢霞者。不知若干次。夢霞無如何。惟以石癡未歸斧柯莫假二語。爲暫緩之計。無何。而嶺上梅開報到。一枝春信。石癡有書致夢霞。謂陰歷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考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窓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嘻。石癡歸矣。夢霞之難關至矣。石癡早歸一日。則姻事早成一日。此一紙露布。直可以箋情之生死。冊籍視之。

滄海客歸東窓事。發石癡者。夢霞之第二知己也。傾蓋三月。便賦河梁之句。梅花嶺樹遙隔浩然。明月清風。輒思元度。相知如兩人。相違已半稔。秋水伊人。之歎。屋梁落月之思。與時俱集。亦易地皆然矣。今者歸期已定。良覩非遙片紙。纔飛吟鞭。便起夕陽衰草。忽歸南浦之帆。夜雨巴山。再剪西窗之燭。在石癡固不勝快慰。在夢霞當若何歎迎乎。然而理想竟有與事實絕對相反者。夢霞聞石癡歸。固並不表歡迎之意。而轉望其三宿出畫嫋嫋來。遇也。非夢霞對待知己之誠。較前遽形淡薄。至不願與之相見。蓋石癡歸來。與薄命之筠倩有絕大之關係。行將以海外客作冰上人。虛懸待決之姻事。從此成爲不磨之鐵案矣。

我書至此。知閱者必有所惑。何惑乎。則曰。夢霞對於姻事。究持若何之態度。願乎。不願乎。其願也。則兩意相同。撮合至易。幸冰人之自至。便玉鏡以飛來。朝詠好逑之什。夕占歸妹之爻。斬斷私情之糾葛。即與筠倩正式結婚事。

亦大佳。何必假惺惺作態，如其不願，則結婚自由。父母且不能禁制，梨娘何人，能以強迫手段，施之夢霞？承諾否？主權在我，拒絕之可矣。何爲而模稜兩可，優柔寡斷？既不能拋却梨娘，復不能放過筠倩。聚九洲鍾鑄一大錯。昏暗哉！夢霞其存一箭雙鵰之想，而竟忍欺人孤兒寡婦以謀一己之幸福乎？則其人格亦太低矣。斯言也，以之質問夢霞，當噤口不能答一辭。然人有恆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矧事涉愛情之作用，具尤絕大之魔力，足以失人自主之權。夢霞戀戀於梨娘，未嘗不自知其逾分而情之所鍾，不能自制，即易地以觀梨娘，亦何獨不然？梨娘不能絕夢霞，故必欲主張姻事。夢霞亦不能忘梨娘，故不能拒絕姻事。而一念及筠倩之無辜被陷，心中亦有難安者。明知事成之後，惟一無二之愛情，決不能移注於筠倩。故當此將成未成之際，情與心，諱與喜，并顯示依違遲疑之態度。夢霞之誤，誤在前此之忘用其情，既一再忘用，百折不回，有此牽連不解之現象，則與筠倩結婚，即爲必經之手續。莫逃之公案，而此時石癡既歸，更有一會逢其適之事，足以促姻事之速成者，則同時筠倩亦於校中請假，一棹自鵝湖歸也。

鴛鴦簿上錯注姓名，燕子樓中久虛位置，以人生第一吃緊事，將次發表之際，而主人翁與介紹者，尙處於悶葫蘆中，曹無一點知覺。此時之懷憂，莫釋。身處萬難之局者，惟夢霞一人。梨娘得石癡歸，喜此事之得以早日成就，了却一樁心事。諱諱函囑夢霞，待石癡來，即與之道及踵門求婚事，無有不遂者。梨娘固未知夢霞此時憂疑交迫之狀態，更作此無情之書以督促之。夢霞閱之，惟有默然無語，愁鎖雙眉，廢寢忘餐，一籌莫展而已。而遠隔

千里之劍青北雁南鴻消息久如瓶井。忽地亦有魚緘頑到。其內容則問候起居外。終幅皆談事情詞密切。問訊殷勤。其結尾則曰。事成速以好音見示。慰我懸懸。嘆異哉。石癡歸而筠倩亦歸。梨娘之書方至劍青之函又來。同時湊趣。各方面若均經預約者。四面楚歌之夢霞受多數之壓迫。幾於無地。自容茫茫。四顧恨天地之窄矣。石癡既歸之次日。即來校與夢霞叙舊。知已久違。相見時自有一番情話。石癡先詢夢霞以別後狀況。夢霞一一置答。有間。拊掌談瀛島事。口吻翕翕。若決江河。滔滔不竭。青年氣概大是不凡。而夢霞有事在心。入耳恍如夢寐。此慷慨淋漓之一席話。乃竟等於東風之吹馬耳。曩者地角天涯。睽違兩地。懷思之苦。彼此同之。一旦握手周旋。共傾積愫。促膝斗室。絮絮談別後事。其情味之濃厚可知。而顧冷淡若是歟。

兩人閉戶長談。石癡興甚。豪將東遊始末。從頭細述。語刺刺不可驟止。自晨以迄於午。不覺花影之頻移也。夢霞意殊落落。如泥人。如木偶。聞言不置可否。亦不加詰問。惟連聲諾諾而已。石癡當高談雄辯之時。未暇留神細察。旣而亦覺有異念。平日夢霞爲人豪放可喜。曩者朝夕過從。詼諧調笑。無所不至。形跡之間。脫略已盡。今者久別重逢。唔言一室之內。兩人固當各表十分美滿之歡情。以補半載荒疎之密誼。乃觀夢霞竟驟改其故態。此則口講指畫。逸興遄飛。彼則疾首蹙頬。神情蕭索。周旋應接之間。若盡出於強致。絕無一毫活潑之態。意者其心中必蓄一大疑難之事。神經失其效用。現此憂愁憂思之象乎。石癡此時。注視夢霞之容色。默揣夢霞之心理。反覺一塊疑團。不能打破。思以言探之。夢霞見石癡語忽中斷。雙目炯炯。注射不少瞬。若已知石癡之意。乃強作歡笑以

自掩飾。石癡愈疑。不能復耐。起謂夢霞曰。察君神情。蹙然若不勝其憂者。有何煩惱憔悴。若此。夢霞聞言。益驚異。躊躇。惟假詞以支吾而已。石癡笑曰。君何中心藏之諱。莫如深也。我雖無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君縱不肯語我。而君顏色之慘淡。意興之索莫。已不啻爲君心理之代表。吾輩相知。樂要期相共。請君明白宣示。何事懷疑。不決。倘能助君一臂者。余必力任之。夢霞歎曰。感君誠意。弟心愧。此事終難秘。君因事涉曖昧。礙難啓齒。是以少費躊躇。孰知個裏神情。已爲明眼人參透。不敢再以讐言欺我。知已矣。但此事不足爲外人道。今願與君約。言出我口。入於君耳。我不秘君。君不可不爲我秘。不然。我寧有舌自咽。不願以他人寶貴之名譽易我一人獨享。之。幸福也。石癡憤然曰。君以余爲投井下石者流耶。余決爲君守此秘密之義務。如不見信。誓之可耳。夢霞謝曰。此事牽涉頗多。不能不出以鄭重。非有疑於君也。幸君恕我。石癡曰。若是。則請速語。余夢霞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乃以一篇斷腸曲。纏綿曲折。一聲聲唱入石癡之耳。繼乃至聲淚俱下。石癡亦爲之驟然連呼。恨事不絕。

既而歎曰。梨夫人清才。余久耳食其名。君作客一年。乃以文字縕得如許奇緣。殊令人羨極而妬。惜乎落花有意。流水無心。司馬文君各非所願。而一段癡情。竟至纏綿不解。墨花淚點。亂灑狂飛。蓉湖風月。幾爲才子佳人盡行。占去。雖云恨事。亦豔事也。君督終鯀。本屬過情之舉。欲慰知已之心。必出聯姻之計。筠倩既非尋常巾幘。君亦何必固執。二美既具。萬恨全消。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固余之素願也。塞修之役。余頗樂承其乏。請即爲君一行。

可耳。繼復含笑曰：此去爲君撮合。我任其勞。君得其樂。事成之後。將何以酬謝冰人耶？此切已事。不可不預與君約者。夢霞微笑不語。石癡作而曰：此時便往謁崔父。代君求婚。請君於黃昏時。佇聽好音也。余之情乃急於子。是豈非可笑事耶？言已。狂笑出門。夢霞呼之使返。曰：姑緩。石癡不應。揚長而去。

石癡逕造崔氏廬。以姪禮見崔父。寒暄畢。崔父略詢來意。石癡致敬曰：特來爲女公子作伐。崔父曰：吾姪所指者爲何人？石癡語之且曰：敢問吾丈。此人尙合東床之選否？崔父喜曰：夢霞耶？固老夫之遠戚。而今下榻於吾廬者也。此人青年飽學。久爲余所深契。得婿如此。光我門楣矣。旣吾姪盛意作合。老夫安有異言？但小女殊驕。塞好門戶。輒拗却。方命者數矣。渠自入學以來。醉心於結婚自由之說。老夫亦不欲以一人之主張。誤彼終身之大局。幸機緣甚巧。彼適於前日假歸。容往商之。明日當有決議也。石癡不能多贅。遽興辭而出。逆知此事已有七分成熟。筠倩旣爲女學生。具新知識。必有識人慧眼。如夢霞者。尙不合意。更從何處求如意郎君耶？

石癡之來也。館僮導之入。秋兒於窗外窺見之。急入告梨娘曰：有客有客。一髮種種而履橐橐者。求見主人升堂矣。入室矣。繫何人？胡爲乎來哉？秋兒此言。蓋以石癡已去辯改裝。服飾離奇。故不識其爲何人。而驚異之也。梨娘叱之曰：癡妮子！何預汝事？張皇若此。去視庭畔早梅花開也。未勿在此。喋喋爲也。秋兒應聲去。

門外久無車轍。今朝嘉客何來。默揣其人。梨娘固決知其爲石癡矣。且決知石癡此來必無他事。爲夢霞執柯耳。其遣去秋兒者。乃欲效蔡夫人故智。潛往屏風後竊聽個中消息也。兩人問答之詞。其聲浪乃直達於梨娘之耳。

一字不漏。比客去已久。梨娘隨款步入閨。崔父入內喚之出。謂之曰。有事須與兒商酌。余老矣。鄧攸之命終窮。向平之願未了。筠兒長成如許。尙爲待闕之雛鳳。渠屢違父意。豈將以丫角老耶。今爲渠覓得佳婿。冰人纔來。余已許之矣。汝爲余往告筠兒。勿再拗執。以傷老父之心也。梨娘佯訝曰。翁前言必如夢霞其人。乃足稱筠姑之婿。今胡爲又捨之而別覓東床耶。崔父曰。余所言者。卽夢霞也。老眼雖花。尙具識人之鑑。夢霞者。真難得之佳子弟也。相處半載。屬意甚深。今彼自倩水人來提姻事。余何爲而不允。錯過此大好良緣耶。梨娘曰。筠姑得配夢霞。詞稱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兒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筠姑亦烏有不願意者。兒當卽以好消息報告。且將爲筠姑賀喜也。語畢。整衣含笑而入。

## 第二十二章

## 琴心

珠簾半捲。微風動鈎。筠倩午睡未起。梨娘翩然忽入。見筠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手書一卷。夢倦未拋書葉。已爲風翻遍。片片作掌上舞。窺其睡容。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若不勝其困懶者。一種嫋媚之睡態。令人可愛。又令人可憐。卽西子風前楊妃醉後。未必是過世縱有丹青妙手。恐亦難描寫入神也。若使霞郎見之。更不知魂消幾許矣。梨娘恐其中寒。乃微撼之。醒曰。阿姑倦乎。胡不掩窗而睡。寒風無情。砭入肌膚。足爲病魔紹介。姑欲試藥爐滋味耶。語次。筠倩醒矣。睡意惺忪。支枕而起。謂梨娘曰。晴窗無事。溫習舊課。偶爾困倦。不覺入夢。未知嫂來慢客甚矣。梨娘戲之曰。阿姑情思正復不淺。夢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啓腮窩耶。筠倩面微頰徐曰。嫂勿相戲。妹正

欲詢嫂來意也。梨娘笑曰：姑慧人也。試一猜之。筠倩凝思者再問曰：論文耶？梨娘曰：非也。談詩耶？讀畫耶？梨娘曰：皆非也。然則將與妹戰一局。楸枰矣。梨娘莞爾曰：無興彈棋有心報喜。姑聰明一世，亦有懵懂時耶？請明以告子。阿翁已爲姑覓得有情郎來與姑賀喜耳。筠倩聞言，潮紅暈頰，晴翠翻眉，似羞似慍而言曰：嫂胡作此惡劇，令人不耐。妹愚甚，實不解於嫂所云也。

紅窗雙影，綺語如絲。筠倩以梨娘無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戲，心滋不擇。梨娘笑謝曰：余不善，惱吾妹矣。雖然事有佐證，非架詞以戲姑也。阿翁適詔余謂筠兒今已有婚，溫郎不日將下玉鏡臺矣。冰人來，直允之。不由兒不願意也。余聞言甚駭，乃婉語翁曰：此事翁勿孟浪。一時選擇不慎，畢生之哀樂係之。容兒商諸姑，然後再定去取。余竊爲姑不平，而姑尙欲怒余耶？筠倩見事似非虛遽，易羞態爲愁容，問曰：真耶？抑仍戲余耶？梨娘亦憤曰：誰戲汝者？不信可問若翁。當知余言之不謬也。筠倩作恨聲曰：阿父盲耶？彼非不知兒之性情者。曩以此與之衝突者非一次。父固有言，此後聽兒自主，不再加以干涉。父固愛兒而不忍拂兒意者，今胡又憤憤若是？必欲奪兒之自由權，置兒於黑暗中乎？嫂乎？妹非染新學界，習氣失却女兒本分，喜談自由，故違父命，實以此事關係甚大。家庭專制之黑獄中，不知埋沒煞幾多巾幘妹自入學以來，卽發宏願，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專制，以救此黑獄中無數可憐之女同胞。原非僅僅爲一身計也。方欲以身作則，爲改良社會之先導，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妹固無以自解，更何詞以塞同學之口乎？語時，秋波熒熒，熱淚一眶，幾欲由頤而下。

梨娘爲夢霞作說客。聞筠倩一席話，頓觸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結婚自由，今日或未必有此惡果。十年舊恨，幕上心來。顏色忽然慘變。兩人相對默然。良久梨娘歎曰：「聞妹言余心滋感。余與妹相處久，相知亦深。今日之事，幸妹曲從余言。翁所愛者惟姑。世烏有僅一掌珠而肯草草結姻？遺其女以遇人不淑之歎者，妹知翁所屬意者非他人。夢霞也。此人文章道德，卓絕人羣。彩鳳文鸞，天然佳偶。擇婿如斯，不辱沒阿姑身分矣。姑仍膠執翁心，必傷翁老矣。歷年顛沛，妻喪子亡，極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況鵬兒髫齡提挈，無人事成之後孤兒寡婦倚賴於汝夫婦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當不惜犧牲一己之自由而顧全此將危之大局矣。」梨娘語至此，不覺一陣傷心，淚隨聲下。筠倩心大動，亦掩面而泣。

筠倩與夢霞固曾有半面之識者。夢霞之詩若文，固又嘗爲梨娘所稱道者。雖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筠倩二八年華，方如迎風稚柳，纔解風情一點芳心，尙無着處。雖與夢霞了無關係，然其腦海中固早有夢霞二字之影象，深伏於其際。此時聞梨娘言，心乃怦然。念事已至此，正如被誣入獄，周納已深，勢難解脫。但未知此事爲夢霞之主動歟？老子之主動歟？抑更有他人暗中爲之作合歟？彼執柯者又屬何人歟？此中疑竇頗多。要惟梨娘能知其詳。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不亦可羞之甚耶？此悶葫蘆，一時暫難打破。今所急須籌畫者，對付梨娘之數語耳。梨娘視筠倩支顙無語，心中若有所忖度者，乃亦止泣而靜待其答辭。筠倩意殊落落，長歎謂梨娘曰：「嫂平妹零丁一身，愛我者惟父與嫂耳。妹不忍不從嫂言，復何忍故逆父意？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復。

有○主○之○能○力○此○後○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減○缺○而○妹○之○心○願○則○已○盡○付○東○流○求○學○之○心○亦○從○此○死○矣○

梨娘出語其翁曰。適與姑言。彼已首肯事諸矣。崔父亦喜曰。筠兒有主。余事畢矣。余深喜彼之不余忤也。今亦不必先告石痴。夢霞固非外人。俟其歸與之訂定婚約。然後轉語石痴。俾執吳剛之斧。如此辦法。豈不直捷。可以省卻一番手續也。崔父平日本深愛夢霞。但昔爲其疎遠之姪。今爲其親密之婿。其愛之也。自必增加數倍。時已薄暮。意夢霞將歸。跂望之心甚切。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待到黃昏。門外仍無剝啄之聲。可笑哉。夢霞殆學作新增羞見丈人耶。不然何事羈留而勞家人之久盼也。

是夜夢霞竟未歸。寓爲石癡邀往其家。開樽話舊。飲興雙酣。比酒闌燈焰更漏已深。夢霞連酌十餘巨觥。酒入歡場。興殊不淺。玉山已頽。金尊尚滿。醉眼模糊。步履欹仄。夜深途黑。更烏能扶得醉人歸耶。石癡乃遣人往告崔家人。言夢霞醉不能歸。請閉關高臥。不必挑燈凝待矣。兩人均醉。然惡畢露。笑諸雜作。酒兵已罷。繼以茗戰。旋掃榻而抵足焉。

次晨皆起。石癡卽欲挾夢霞同謁崔父詢昨日事。夢霞以事或不諧。同去反致奚落。且世安有雙方議親。而新郎隨其媒妁。求婚於丈人之前者。縱不怕羞。亦太忘形矣。乃託詞以謝石癡曰。我尙須赴校上課。不能奉陪。一夔足矣。安用我爲。夢霞此言。蓋以石癡微有足疾。故戲之也。石癡不允。隨夢霞到校。俟其課畢。卒挾之同行。旣至。先入夢霞書舍。坐談有頃。而崔父忽扶杖至。蓋兩人來時。歸僮卽入內報告也。夢霞迎崔父入。笑謝曰。昨夜爲秦兄繆

飲不覺過量。醉不能歸。勞吾丈盼望矣。石癡卽搊言曰。老伯勿信渠誑言。姪昨夜何嘗設宴相邀。渠自無顏歸見丈人。強就侄索飲。推醉不肯行。侄督促再四。渠終哀求留宿。侄見其可憐。乃留之下榻東軒。今晚罷課。渠又思規避。姪乃強之俱來。一路尙費盞挾扶之力也。夢霞怒且笑曰。一派胡言。汝却從何處想來。亦太惡作劇矣。石癡面有得色。曰。聊以報今晨之却我耳。崔父亦大笑曰。我姪可謂善戲謔矣。聯姻一節。老夫固甚願意。商諸小女。亦無異言。謹如尊命。語時目視夢霞。夢霞俯首無語。石癡起而笑曰。旣承金諾。小姪亦不枉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洵屬天然佳話。美滿姻緣。如此者。甯復有幾。所惜者。小姪不才。殊有忝冰人之職耳。因顧語夢霞曰。丈人允許矣。還不拜謝。夢霞怒之以目。若甚羞惱者。

崔父復曰。吾姪勿怪。不揣冒昧。老夫尙有一言。繢獨半生僅一弱息。膝下依依。聊娛晚景。不願其遠適他鄉也。況鵬孫年稚。余老邁龍鍾。行將就木。恐已不及見其成。人家室飄搖。門庭寥落。來日大難。何堪設想。今吾姪旣不嫌范叔之寒。願結朱陳之好。大足爲蓬門生色。擇婿得人。豈第筠兒之幸。抑亦崔氏之幸也。鵬孫得沾化雨。將來可望有成。幸吾姪終督教之。老夫之意。欲屈吾姪作淳于髡。事乃兩全。未知吾姪能俯從否。石癡目視夢霞而笑曰。如何。夢霞躊躇有頃。答曰。有母兄在此。事小姪未敢擅專。容函告家中。如得同意。小姪固無不願也。崔父曰。此是正當辦法。老夫亦烏敢相強。請吾姪卽時作書。就母夫人取決。如有好音。卽以示我。夢霞唯唯。崔父旋辭出。石癡復與夢霞嘲謔良久。時已黃昏。夢霞欲留之同榻。石癡不可。別去。

夢霞卽就燈下作兩書。一以告老母。一以覆劍青。書中所言。卽日間崔父所言。蓋夢霞深爲其母所鍾愛。曩者方命拒婚。母知其意在自擇佳偶。曾許以結婚之完全自由權。故此次姻事。夢霞竟得自主。所須商酌者。入贅之說。或非老母所願。不能不俟命而行也。然以意測之。其母旣許其自由。不加干涉。入贅與否。亦無甚關係。十八九當在贊成之列。若劍青則又深知其中秘密。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今得佳音。欣忭之不暇。安有加以破壞之理。自表面觀之。此事尙有一重阻力。自實際言之。一時雖無成議。夢霞固不啻已爲崔氏之贅婿矣。

海濱歸客。湖上寓公。浮雲一相別。明月幾回圓。石癡自東渡後。暮湖風月。不知閒却幾許。歸去來兮。復作林泉之主。水雲猿鶴。一例歡迎。江山未改。松菊猶存。韻事重提。故人無恙。乃未叙離情。先成好事。既成好事。再叙離情。茫茫海宇。能尋幾個知音。落落生平。那得許多快事。夢霞之愁懷已釋。石癡之豪興方酣。一觴一詠。暢叙幽情。亦步亦趨。共探佳境。放浪形骸之外。流連水石之間。時或鷄黍留賓。爲長夜飲。夢霞竟作不歸之客。如是者十餘日。石癡倦遊而夢霞病酒矣。

夢霞與石癡共晨夕。幾不復問崔家事。而梨娘消息。亦復沈沈。夢霞雖時時念及。亦不致深求。此數日中。直無事可記矣。屈指石癡歸來。已歷三來復。每值星期休課。非夢霞往就。則石癡過訪。相與銜觴賦詩。盡竟日之樂。至第三星期日。夢霞困於宿醒。過午方起。而心情甚懶。無意出門。乃焚香掃地。獨坐空齋。以待石癡之至。久之。足音亦復杳然。坐困書城。頗覺昏悶。起而散步於庭堦之畔。日影在地。雲思滿天。院落深深。人聲寂寂。而忘機之小鳥。巢

葉穩棲。見人亦不驚起。有時風掃落葉。簌簌作細響。此外竟不復有一絲聲息。徒倚良久。興味索然。方欲回步入室。忽聞有聲出於廊內。隨風悠揚。冷泠入聽。夢霞訝曰。噫。異哉。此風琴之聲也。胡爲乎來哉。尋聲而往。斯時廊下悄無一人。夢霞忘避。嫌疑信步行去。廊盡即爲後院。院東爲梨娘香閣。而琴聲則出自院西一小室中。不知爲何人所居。夢霞駐足窗外。側耳細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亦不辨其爲何譜。須臾又聞窗內曼聲低唱曰。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那。

嚦嚦歌喉。輕圓無比。與琴聲相和。恍如鸞鳳之和鳴。再聽之。又歌曰。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昏孰個勤。加餐空堂寂。彫影單。六十老翁獨長嘆。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如雨。

續歌曰。

有母有母。土坯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

又歌曰。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鴈聲。

寒。

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而再而三而四。琴調漸高。歌聲漸苦。怨徵清商。寒泉迸瀉。非復如第一曲之瓊瑤入耳矣。夢霞聞此哀音。不覺淒然欲絕。不忍卒聽。又不忍不聽。此時人意與琴聲俱化。渾身癱軟。不能自持。適身畔有石。即據坐其上。而窗內之聲又作矣。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鶯鵲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

五歌既闋。突轉一急。調繁聲促。節入耳。洋洋如飄風驟雨之並。至顧琴調雖急。而歌聲甚緩。蓋歌僅一字譜。則有數十聲也。高下抑揚。纏綿宛轉。其聲之尖咽。雖風禽啼於深竹。霜猿嘯於空山。不是過也。其歌曰。

儂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歌至此。琴聲劃然而止。風曳餘音。自窗隙中。送出旋繞於夢霞之耳。鼓曲終。人不見。窗外夕陽紅。夢霞聞此歌聲。雖未見其人。而已知其意。回憶六歌。字字深嵌腦際。細味其語。不禁憤從中來。自怨自艾。恨不卽死以謝此歌者。表明我之心跡。償還彼之幸福。要知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蕭郎原是路人。天下豈無佳婿。旣爲馬牛之風。怎作鳳鸞之侶。謝絕鳩媒。乞還駕。帖豈不美哉。夢霞一人獨自深思。竟忘却身在窗外。非應至之地。亦非應聞之語。

徘徊間忽聞窗內有人語聲。一人入曰。阿姑作麼生。適聞琴聲。知此間無能此者必姑也。特來訪姑。一聆雅奏。幸勿以余非知音人而揮諸門外也。一人答曰。此調不彈久矣。寒窗弔影苦無排遣。新譜數曲。恨未入妙。試一弄以正節拍。不虞爲嫂所聞。歌譜具在。乞嫂爲妹一點纂之何如。一人又曰。白雪陽春之調。高山流水之音。個中人知其妙。姑音樂大家也。余愧無師曠之聰。并乏巴人之識。而姑言乃如此。殆有意戲余耶。一人又答曰。嫂勿過謙。曩聞嫂月下吹離鶯一曲。令人意消。簫與琴雖二器。理實相通。以嫂之敏慧。苟一習之。三日可畢其能事矣。兩人絮絮。答夢霞。停聽良久。恐爲所窺。見不敢久留。乃躡足循牆而出。

### 第二十三章 剪情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壠中。卿胡薄命。此聯爲寶玉誅晴雯之語。而他日夢霞即可移以誅筠倩者。蓋婚約已成。而筠倩之死機伏矣。筠倩所處之地位。等於晴雯。所異者。晴雯與寶玉。彼此情深。而事卒未成。爲人構陷。以至於死。筠倩與夢霞。彼此均非自主。實說不到愛情二字。強爲人撮合。遂成怨偶。斯時筠倩尚未知夢霞之情之誰屬。而夢霞則已知筠倩之情之不屬己矣。未婚之前。隔膜若此。旣婚之後。兩情之相左。不問可知。其能爲比翼之鴛鴦。和鳴之鸞鳳耶。夢霞愧對筠倩。筠倩必不願見夢霞。用情與晴雯異。結果與晴雯同。異日夢霞之誅筠倩。亦惟有以我本無緣。卿胡薄命二語表其哀悼之誠。惋惜之情耳。

從此筠倩遂輟學矣。青春大好芳心已灰。往日所習悉棄不理。日惟悶坐書窗。致力於吟詠。以凌婉之詞。寫悲涼。

之。意。苦。吟。傷。心。對。鏡。自。嗟。儼。然。小。青。化。身。矣。而。彼。梨。娘。自。婚。約。既。成。之。後。竟。與。夢。霞。不。相。聞。問。匝。句。以。來。並。未。有。  
一。紙。之。通。情。一。詩。之。不。愛。兩。人。不。期。而。違。形。淡。漠。夢。霞。恝。然。若。忘。梨。娘。亦。棄。之。如。遺。雙。方。若。互。相。會。竟。而。寄。其。情。  
於。不。言。中。者。此。中。理。由。殊。非。局。外。人。所。能。知。其。究。竟。意。者。其。有。悔。心。歟。然。大。錯。鑄。成。悔。之。何。及。又。三。日。而。兩。人。之。  
離。離。乃。生。風。平。情。海。陡。起。驚。波。此。後。之。玉。梨。魂。由。熱。鬧。而。入。於。冷。淡。由。希。望。而。趨。於。結。束。一。篇。斷。腸。曲。漸。將。唱。到。  
尾。聲。矣。

夢。霞。於。無。意。中。偷。聽。得。一。曲。風。琴。雖。並。非。知。音。之。人。正。別。有。會。心。之。處。念。婚。姻。之。事。在。彼。固。無。主。權。在。我。亦。由。強。  
制。彼。此。時。方。嗟。實。命。之。不。猶。異。日。且。歎。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牽。合。無。端。彩。鳳。隨。鴉。低。迴。有。恨。揣。彼。歌。中。之。意。已。  
逆。知。薄。情。夫。婿。必。爲。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屬。之。彼。我。固。不。願。彼。之。情。竟。能。專。屬。之。我。設。彼。之。情。而。竟。  
能。屬。我。者。則。我。之。造。孽。且。益。深。遺。恨。更。無。盡。矣。我。深。幸。其。心。腦。中。並。無。夢。霞。兩。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  
知。此。事。因。何。而。發。生。或。竟。誤。謂。出。自。我。意。且。將。以。我。爲。神。奸。巨。惡。欺。彼。無。母。之。孤。女。奪。他。人。之。幸。福。以。償。一。己。之。  
色。慾。則。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於。此。事。雖。不。能。無。罪。然。若。此。則。我。萬。死。不。敢。承。認。看。筠。倩。乎。亦。知。此。中。作。  
合。自。有。人。在。汝。固。爲。人。作。嫁。我。亦。代。人。受。過。乎。雖。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

筠。倩。與。梨。娘。相。惜。相。憐。情。同。姊。妹。者。也。此。次。假。歸。十。日。不。復。再。整。書。囊。鼓。棹。回。鵝。湖。而。去。是。年。冬。假。已。屆。畢。業。之。  
期。九。仞。之。功。虧。於。一。竇。梨。娘。深。惜。之。促。之。再。四。筠。倩。終。不。爲。動。歎。曰。嫂。休。矣。妹。心。已。灰。此。後。杜。門。謝。客。不。願。再。同。

人間事。青燈古佛伴我牛涯。妹其爲紅樓夢之惜春矣。言畢歎歎。梨娘爲之愕然。筠倩在校中成績最優。深爲校長所嘉許。同學亦莫不愛之敬之。以其久假不來。共深懸詫。問訊之函絡繹而至。筠倩懼託詞謝絕之。而別作一退學書。呈之校長。鵝湖一片土。從此竟不復有筠倩之蹤跡。有名之女學。失一好學生。亦大爲之減色。校中人知其不來。無不同聲惋惜。而卒莫明其退學之故也。

梨娘以筠倩突變常態。悒悒不歡。亦自驚疑。而不能作何語以爲勸慰。兩人並無惡感。而相見時冷若霜雪。絕無笑容。亦不作諧語。姊妹間圓滿之愛情。竟逐漸減缺。幾至於盡。以筠倩之性情灑落。氣度雍容。似不應至此。況彼與梨娘固愛之蔑以加者。平日每當梨娘愁悶難舒之際。筠倩以故作嬌憨之態。以趣語引逗其歡心。梨娘輒爲之破顏。今筠倩易地以處。梨娘欲轉有以慰藉之。而竟不生效力。問所以其致此之故。則婚姻問題未發生以前。筠倩固猶是舊時之筠倩。也在梨娘初意。固以此事雙方允洽。十分美滿。爲夢霞計者。固得爲筠倩計者。亦未嘗不深以貌言。則何郎風貌足媲潘郎。以才言。則崔女清才不輸謝女。兩人異日者。合歡同夢。不羨鴛鴦。飲水思源。毋忘媒妁。萬千辛苦。抽盡情絲。百六韶華。還他豔福。我雖無分心。亦可以少慰矣。孰知人各有心情。難一例織作紅絲之繫。便賦白頭之吟。良緣竟是孽緣。好意翻成惡意。弄巧成拙。變喜爲愁。筠倩無片時之歡笑。梨娘其能有一日之寧貼耶。在筠倩不過以一身無主。自恨自憐。對於夢霞。並非有所深惡。對於梨娘。亦並未有所不憚。而爲梨娘者。一片癡心。指望玉成好事。乃事變入港。遽有此不情之態。映入眼簾。費却幾許心機。喚待一聲懷惱。將何

以自解而自慰乎。自是厥後兩人雖多見面之時無復談心之樂。一則含恨不平。一則有懷難白不言不笑。若即若離。嗟乎。梨娘又添一種奇苦矣。而不料夢霞之書更於此無可奈何中送到妝臺之畔。

梨娘之得書也。意書中必無他語。殆彼已得家報。而以個中消息慰我無聊歟。否則必一幅琳琅。又來索和矣。霞郎霞郎。亦知余近日爲汝重生煩惱。憂心悄悄。日夜不寧。有甚心情再與汝作筆墨間之酬答耶。梨娘執書自語。固以此書爲掃愁帝。爲續命湯。啜愛如筠。情今亦如此。舍彼更無能以一紙溫語相慰藉者矣。孰知拆閱內容。乃不覺大失望。蓋書中之語竟全出於梨娘意想之外。而爲梨娘所不願聞者也。書作何語。怨望之詞耶。決絕之言耶。人情輕薄。覆雨翻雲。厭故臺新。大抵如是。夢霞忍哉。既得蜀。便棄隨耶。然情摯如夢霞。夫豈食言而肥。而願作薄倖人者。其作此書也。乃有激而發。惟對於梨娘。有生死不解之情。聞琴而後悔恨交加。急欲一訴。措辭之間。不覺出之以怨憤。初不知梨娘與筠倩亦已大傷情感也。如知之。此書固屬多事。亦決不肯再作不情之語。重增其苦痛矣。此書至篇。記者已不能盡憶。僅記其中幅有曰。

齊大非吾偶也。吾誤從卿言。悔之無及。渠之心理實大不滿意於此事。吾已偵知之。卿與之朝夕相處。亦曾一探其衷曲否耶。此事本由卿一人之主張。吾恐傷卿意而勉從之。今乃知爲卿所誤矣。吾自怨吾尤不得。不怨卿。吾自惜吾尤不能不爲人惜。蓋吾固不慣受人冷眼。尤不願人爲吾而失其幸福也。卿必欲成就此事。果何意耶。豈欲脫自身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吾愛卿。吾決不放卿自由。吾決不受卿愚。

弄卿休矣戀我耶絕我耶吾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

書語若此唐突甚矣而謂梨娘能堪乎方夢霞作書時雖亦自覺過激然語皆出於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諒若任平日此書亦等諸尋常通訊之詞必不至誤會而生齷齪今適當左右爲難之際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從而怨我不覺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覺其字裏都含芒刺梨娘誦畢此書爲之目瞪口呆大有水盡山窮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權未免稍含怨望猶無足怪夢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費心機玉成此事不爲渠却爲誰耶乃亦不能相諒以一封書來相責問試思筠倩之終身千余底事我因無以償彼深情故欲強作鴛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爲人作嫁而使身爲怨府乎嗚呼夢霞汝非鐵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雖寬我直無容身地矣至此不覺一陣心酸淚珠疾瀉愈思愈哭愈哭愈苦一幅雲箋霎時間盡爲淚花浸透字跡模糊不可復識此一陣哭較之月夜哭塚聲悽慘蓋傷心之極悲不自勝矣若使夢霞聞之其痛心又當何如耶

二更天氣一隙燈光鵬郎課畢入內夢霞自起扃戶獨坐觀書夜深人倦不遽就枕掩卷假寐忽聞叩門聲甚急問何人不應門啓鵬郎颯然入置一紙裏於案上返身便去並無一言夢霞頗錯愕取而去其外裏則內有函一封書一冊另有素帕裏物一先視其書卽梨娘前攜去之紅樓影事詩也此詩爲兩人愛情之紹介夢霞曾囑梨娘善藏之以爲永久紀念今並未見索而忽歸趙璧其意何居殊令人不解再視其帕係一半舊羅巾斑斑點點淚漬甚多新痕猶濕按之則輕軟如絲不知內藏何物急啓視之一動然有光之物突呈於眼前乃綾翦之青絲

一。夢。事。懷。懷。觀。此。物。驚。極。而。佈。繼。而。大。悟。泣。曰。梨。娘。殆。絕。我。矣。金。剪。無。情。下。此。毒。手。忍。哉。忍。哉。語。已。而。哭。淚。瀉。  
帕。上。與。梨。娘。之。啼。痕。混。合。爲。一。如。水。投。乳。一。色。瑩。然。良。久。乃。拭。淚。取。函。閱。之。且。讀。且。哭。未。終。幅。而。夢。霞。已。慘。無。人。  
色。矣。是。書。爲。梨。娘。憤。極。所。作。墨。淡。不。濃。行。疎。不。整。大。變。其。昔。日。簪。花。體。格。想。見。其。握。管。時。之。心。煩。意。亂。也。錄。其。詞。  
如。左。

君多情人也。梨影厭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顧此身。已爲墮溷之花。難受東風抬舉。無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  
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悵悵何之之概。  
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  
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並未有我也。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何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  
木之舉耶。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曾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  
我不敢再誤君。君怨我。我却不敢怨君。半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天。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  
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賓。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痴念耳。  
我負人名矣。負生。負死。負君。負姑。負人。已甚。自負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情人世。悲歡。不願復問。望  
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餘情。未了願結。  
草於來生。

第二十四章 挿血

淚長如線。燈暗無花。夢霞得此意外之驚耗。急痛攻心。爲之暈絕。良久始稍清醒。危坐如痴。神色沮喪。復取書覆閱之。繼取髮摩撫之。心更大痛不可止。淚珠歷落。襟袖盡溼。旋目注詩冊。若有所感。變色而起。執卷就燈焚之。須臾已成灰燼。悲憤之情不能自抑。如飛蛾之撲火者。然然而其心苦矣。

旣焚稿。復就坐。沈思至再。欲作一覆書。而急切不知作何語。驟受劇烈之痛苦。神經盡爲之瞀亂。知梨娘此時之悲哀。激切當必有較甚於己者。不再有以慰之。不知又將續演出若何慘劇矣。讀者諸君。梨娘之爲此。出於一時憤激。繼知夢霞見之必不能堪。亦自覺其過甚。當夢霞躊躇不決之時。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際。在夢霞則以釁自我開。不怪梨娘之無情。而惟恨己之無情。無端以一書傷其心。致彼憤而出此。實無顏以對知己矣。嗚呼。兩人之情深摯。若此纏綿。若此非至死時。豈尚有解決之希望者。今欲一朝決絕。亦徒自增其煩惱耳。夢霞此時。無欲作一謝罪之函。以解梨娘之怒。而心亂如麻。苦不能成隻字。時已鐘鳴一下矣。乃仍以紙納函。以帕裹髮。置之枕旁。忍痛就睡。

就睡後。輾轉不能成夢。約二小時。夢霞忽推枕起。時燈燄漸熄。就案剔之。光明復現。尋檢一潔白之素箋。復取一未用之新筆。嚼指出血。以筆蘸血。而書之。紙上其咬處在左手將指之下。傷處甚深。血流不止。而夢霞若不知痛苦者。隨出隨蘸。隨蘸隨書。頃刻間。滿紙淋漓。都作深紅一色。書成而血猶未盡。此時稍覺微痛。函封既竣。乃徐徐

以水洗去指上血痕。以巾裹其傷處。復和衣就榻臥。晨光已上窗矣。嗚呼。男兒流血。自有價值。今夢霞乃用之於兒女之愛情。母乃不值歟。雖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種也。血者。製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卽愛情之作用也。情之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極於男女戀愛之私。上之極於家國存亡之大。作用雖不同。而根於情則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濟情之窮。廉男怨女。海枯石爛。不變初志者。此情也。偉人志士。投難蹈險。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為兒女之愛情而流血者。必能為國家之愛情。而流血為兒女之愛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為國家之愛情。而拚其血乎。情摯如夢霞。固有血性之男子也。彼直視愛情為第二生命。故流血以贖之。耳。情自可貴。血豈空流。雖云不值。亦何害其為天下之多情人哉。

次日梨娘得書。驚駭幾絕。血誠一片。目炫神迷。斑斑點點。模模糊糊。此猩紅者何物耶。霞郎。此又何苦耶。梨娘此時又驚又痛。手且顫。色且變。眼且花。而心中且似有萬錐亂刺。若不能一刻耐者。無已。乃含淚讀其辭。

嗚呼。卿絕我耶。卿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則我之心終於不白。卿之憤亦終於不平。卿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卿絕。心跡既明。我知卿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含卿又誰可告訴者。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卿之心也。我過矣。我過矣。我先絕卿。又何怪卿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卿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卿為我已心方俱瘁耶。我感卿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眷我之愛情。卿固愛我。憐我者也。卿不

愛我誰復愛我。卿不憐我誰復憐我。卿欲絕我是不。雷死我也。卿竟忍死我耶。卿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卿而死。不願絕卿而死。我雖死終望卿之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卿。將死哀鳴。惟祈鑒宥。

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囑血書

梨娘閱畢心大不忍哭幾失聲其驚痛之神情與夢霞之得彼書時正復相似無端情海翻波還說淚珠有價其實兩人生均誤會逞一時之憤激受莫大之痛苦自作之孽又奚尤兩人生於情死於情層層情網愈縛愈緊使其果能決絕也亦何待於此日夢霞曰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且斯言是也不到埋香之日安有撒手之期不慎語言自尋煩惱徒自苦耳甚無謂也得書後之梨娘早易其怨憤之心復爲憐惜之心矣彼以堂堂七尺爲一女子故出此過情之舉甘作謝過之詞并忘剜膚之痛余罪大矣今無他法惟有權作溫語以慰之耳。

錦箋往返忙煞鵬郎。夢霞再得梨娘書心乃大慰。意謂幸有此一點血誠得回梨娘之心。此後再不能多言挑釁矣。梨娘函尾尚有一絕句其起聯曰「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吞一紙留」其下二句則記者不能復憶。但記其押劉字韻而已。夢霞亦續賦二律以答之曰。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拏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漏盡心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起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

次日梨娘復以簡約夢霞往。夢霞從之。此次爲兩人第二次會晤。前次相見時。梨娘曾有今日之事可一不可再之言。今何以忽有此約。梨娘非得已也。欲一見以剖明其衷曲。解釋其疑團也。以雙方誤會之故。一則亂斬情絲。一則狂拚熱血。演出離奇慘痛之怪劇。情思之纏綿曲折。本非管城子所能達其萬一。青鳥無知。慣傳訛信。黃昏待到便是佳期。兩人相見後。自有一番情話。然亦不過如上文所云。大家以溫存體貼之言。互相和解。今亦不必贅述。惟當時夢霞曾賦六絕句錄之。以爲此章之煞尾。

深深小巷。冒寒行一步。回頭一步驚。計此時光夜。將半半牆殘月。趁人明。

迴廊曲曲。傍高垣舊地。重經路轉。昏行到塔前。還細認。逡巡未敢。便敲門。

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

情愛偏從恨裏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 第二十五章 驚鴻

花前僂淚燈下盟。心去影忽忽。餘情惆悵。夢霞別後。梨娘猶悄對殘缸。追思往事。遙聽牆外柝聲似催人睡。推出窗前月影。莫照心來。人去情留。愁來夢杳。鬟低弄影。手倦支頤。案上吟箋墨痕猶濕。低哦一過。側然神傷。顧影低徊。繁思宛轉。即援筆續其後曰。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決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闌。

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費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  
深院鈎簾坐小窗。無言暗泣。挾殘缸飛蛾。身撲釵頭餓。留照情人淚兩雙。

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  
碧牕記得曾攜手。青鳥迴來重寄詞。鴈夜鶯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同時。

噫。豈料悲吟竟成兒。識薄命女非長命女。生前心是死前心。二三年固不能支。孰知天劫紅顏將立演。出月缺花殘之慘劇。並二三月亦不能支耶。噫。此酸楚之哀音。竟爲兩人最終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即爲兩人最後之交際。從此更無一面緣矣。

窮陰殺節急景凋。年越三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石癡復欲離家。夢霞亦須旋里。君自南歸。我自東鞭絲帽影。各忽忽。兩人一去。蓉湖風月大爲之減色。歡會無蹤。別情如畫。兩人這回分手。從此亦竟消息沈沈。音容渺渺。知

音之感無窮。聚首之緣莫卜。石癡未行之前。以明年校務。仍挽夢霞主持。夢霞意欲辭職。石癡維繫甚堅。不得已。諾焉。旣行。夢霞料理校中試驗事。三日而畢。亦束裝歸。於斯時也。梨娘又久未通辭矣。夢霞歸心爆急。亦不復一探其消息。且謂開校之期。一瞬即至。暫時相別。無足介意。臨行寄語。徒亂人懷。而不知此時之梨娘病已中乎膏肓。魂已遊於墟墓去埋。玉之期已不甚遠矣。一行便隔仙凡。再到難尋人面。是豈夢霞所及料者哉。

梨娘之死。死於夢霞。實死於筠倩。蓋彼與夢霞再會之後。深知夢霞之心。誓死不肯移易。可笑亦復可憐。感泣之餘。而念及夫筠倩姻事。我所主張。原冀其他日偶俱無猜。享閨闥之樂。我則一身乾淨。斷情愛之媒。以今觀之。此事後來。終無良好之結果。我以愛夢霞者。誤夢霞。以愛筠倩者。誤筠倩矣。我一婦人。而誤二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夢霞之情。終不變。筠倩將淪於悲境。我死而夢霞之情。亦死。或終能與筠倩和好。我深誤筠倩。生亦無以對筠倩。固不如死也。猶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節。成就他人之好事。則又大可死也。自是以後。梨娘遂存一決死之心。坐亦思死。臥亦思死。念念在茲。躊躇滿志。竟不復有他種念慮。繁其腦際。死念已堅。生機漸促。痛哉。梨娘惟求速死。竟將瘦弱之軀。自加戕害。茶飯不常。下咽睡眠。每喜臨風。一意孤行。十分躊躇。憔悴花憊。怎禁得幾許摧殘蹂躪。人見其無恙。而不知其已深種病根。樂尋鬼趣矣。曾幾何時。心血盡枯。形神俱化。引鏡自照。兩頰若削。歎曰。死期近矣。遂臥不復起。時夢霞猶未行也。

越三日。夢霞不別歸。梨娘病亦漸劇。家人咸來問訊。見容顏雖減。神識甚清。意此微疾耳。不久可愈。故多不甚注

意。惟筠倩憂形於色。視之而泣。曰。嫂病深矣。幸嫂自愛。讀者須知。筠倩固未嘗有所怨於梨娘。不過兩人各有難言之心事。以至稍形疏遠。今梨娘病矣。病且劇矣。筠倩對於梨娘。非無一點真愛情者。能不留心。視察。加意護持耶。顧筠倩雖殷勤。而梨娘殊冷淡。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蓋筠倩固未知梨娘已早存死志也。爲之延醫。却不欲筠倩陰告父。嫂病象不佳。當速治。崔父乃急遣人招醫生至。醫生費姓。卽前視夢霞之病者。鄉僻間之名醫也。診畢而出。斟酌良久。始成一方。曰。姑試之。然吾決其無效。此病係積憂久鬱所致。本非藥石可療。且外感亦深。未病之前。飲食起居。已久失其營衛。夫人體質又弱。欲治之。恐難爲力也。

家人聞醫言。始知梨娘之病。幾成絕症。一時羣相驚擾。環侍不去。蓋梨娘平日事上盡禮。待下有恩。隻手持家。久耗心血。一生積善。廣種福田。破落門庭。有此賢能之主婦。真不啻中流之一柱。大廈之一木也。故以崔氏之門衰丁少。實賴梨娘爲之主持一切。翁未終養。姑未與醮。子未成人。瘦削香肩。擔負綦重。茫茫身世。未了猶多。此時烏莫釋。求神問卜。無所不至。卽婢媼輩亦均愁顏相對。有嘆息者。有暗泣者。心慌神亂。此去彼來。咸願盡其心力。以愈梨娘疾。忙亂數日。病卒不減。梨娘又不肯服藥。迫以翁命。勉盡一盞。然藥入腹中。竟無影響。視彼病容。日形萎損。惟有同喚何奈而已。

夢霞行十日矣。遊子遠歸。慈烏含笑。況此次入門帶喜。家庭之間。尤多樂意。夢霞以姻事已成。此後與梨娘相聚。

之日正長。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初不料有情好月。未曾圓到天中。無主殘花。不久香埋地下。一面已慳百身。莫贖。去時未悉病情。別後猶勞夢想。此時之梨娘。已屬半人半鬼。此時之夢霞。固然如醉如癡也。又三日乃得一可驚可愕之凶耗。凶耗非他。卽梨娘最後之手書也。

哀鴻一聲。愁麌萬丈。此函乃梨娘力疾所書。以遺夢霞。作訣別之紀念者。夢霞於希望之餘。得此絕望之函。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澆背。一時驚絕。駭絕腦筋之震動。一分時不知其幾千百次。驚痛過劇。雙目瞪然。轉無一點淚。惟有對書木坐。口中喃喃默祝。天佑伊人。消此災難而已。書語錄下。

梨影病矣。病十日矣。方君行時。梨影已在床席間討生活。所以不使君知者。恐君聞之而不安。且誤歸期也。君臨去竟無一言誌別。想係成行忽迫所致。我未以病訊告君。君亦不以歸期語我。二者適相等。可毋責焉。梨影病中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並無十分危險。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孱軀弱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擾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卽死何惜。環縛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不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旦暮間溢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戚。况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尚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已。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了之。然梨影固猶冀須臾。緩死不願。卽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恐將與君長。

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枝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豔福無窮伏惟自愛  
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書

第二十六章 鴟化

斷腸遺字癡付青禽薄命餘生痛埋黃土夢霞讀此書後驚定轉生疑竇憶疇昔之夜月冷燈昏曾親香澤雖玉容慘淡眼角眉梢親見渠深鎖幾重幽怨而丰神玉立心跡冰清愁恨之中乃不減其天然斌媚固絕無一分病態也今幾日耳何遽至抱病病亦何至便死此中消息殊費疑參如書言則方我歸時渠已爲病魔所苦我火急歸心方寸無主臨行竟未向妝臺問訊荒唐疏忽負我知音彼纔不加責我能無愧於心乎所異者彼可愛之鵬郎平日間碌碌往來爲兩人傳消遞息凡其母之一顰一笑一梳一沐無不悉以告我獨此次驟病亦爲絀口之金人不作傳言之玉女鵬郎何知殆亦受梨娘之密囑勿洩其事於先生書中故有恐誤歸期之言也嗚呼梨姊汝果病耶汝病果何如耶汝言病無大苦真耶抑忍苦以慰我耶初病時不使我知今胡爲忽傳此耗則其病狀誠有難知者矣嗟乎梨姊汝病竟危耶今世之情緣竟以兩面了之耶天道茫茫我又何敢遽信爲必然耶夢霞此時目注淚箋心馳香閣自言自語難解難明欲親往一探而無辭以藉口行動未得自由聽之則心甚難安從此言笑改常寢食俱廢幾有見於羹見於牆之象不得已賦詩二律以相寄憇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誤是相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頸屑那支持

知卿玉骨纔益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  
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吟箋疊就烏使未逢欲寄相思惟餘悵望蓋此時梨娘方在病中設貿然以此詩付郵烏能直上粧臺逕投病榻不幸爲旁人觀破個中秘密且將據之以爲梨娘致病之鐵證梨娘將何以堪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況乎二詩都作傷心之語絕非問病之詞病苦中之梨娘豈容復以此酸聲淒語再添其枕上之淚潮藥邊之苦味籌思及此夢霞乃擱筆輟吟不作一字之答覆惟將梨娘來書反覆展玩有時拍案驚起仰天呼號有時枯坐竟日不言不笑非病非癩家中人亦莫測其因何也如是者三日夢霞固無一刻忘梨娘惟癡望玉人無恙速以大佳消息慰我淒涼豈知木筆驕春纔借題紅之筆梨花葬月突來飛白之書值元旦之良辰得情天之因耗爆竹揚灰不報平安之竹桃符作怪竟爲催命之符嗚呼梨娘竟死矣

梨娘死矣吾書今須述梨娘死前之病情與夫死時之慘狀然記者於此實不忍下筆吾字未成吾淚已濕透紙背蓋梨娘之死極天下之至慘事雖與吾無關而人孰無情天乎何罪多情如梨娘多才如梨娘命薄於雲身輕若絮埋愁壓恨泣血椎心一旦玉碎珠沈香銷魂化奈何天裏不能久駐芳顏前度人來無復相依倩影茫茫後果鴛鴦空祝長生負前緣蝴蝶遽醒短夢吁可痛已以才盡之江郎寫傷心之情史箋愁賦恨痛死憐生握管

沈吟枯腸寸斷情根不死低頭願拜梨花文字無靈寄恨徒憑香草伊人結局絕類鴉兒飢生不才欲爲殷浩叩碧翁而無語碧海沈沈起黃土兮何年黃塵莽莽可憐知己無多况出飄零紅粉漫說干卿底事不教狼籍青衫吾本個人誰非有情物爲梨娘哭更爲普天下薄命女郎之如梨娘者哭聲聲帶恨字字斷腸想閱者諸君亦願賠此一掬同情之淚也

梨娘之死其事至可奇而其情至可哀蓋梨娘固不可以死者且又可以不死者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則情實誤之古今來癡女子之死於情者亦多矣顧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未病之前自知必病既病之後自知必死死而情可已事不可了故力疾作書以與夢霞諄諄以後事相囑託而又吞吐其詞若未必果死者蓋彼之意固不欲夢霞知其病更不欲夢霞知其死耳此書也在他人視之爲病中之書在梨娘視之卽絕命之書矣

自是以後病勢日危一日時而清明時而昏憊旦夕之間其態萬變家人見狀相顧失色醫藥祈禳均無效而梨娘至此水漿不入於口者已兩星期矣骨瘦如柴顏枯如鬼又加之以嗽益不能支自知不起卽亦無慮萬念皆空瞑目待死顧病者無求愈之心而家人希望之心乃與病而俱增鎮日忙亂如午衙之蜂而卒無補於萬一梨娘病中厭與人語戚黨之來問疾者概行謝絕卽家中之婢媼輕易亦不令其望見顏色帷中悄悄日侍其側者一鵝郎一筠倩也筠倩見梨娘病情大惡終日隨侍不去捧湯進藥皆躬親其役若欲與萬惡之病魔爭此垂死

之病人者。梨娘殊不欲言。扶持一切。自有鵬郎及秋兒在。萬不敢以此猥瑣之事。累及吾妹。而益重吾罪也。筠倩聞言。益涕泣不肯去。梨娘乃長歎無語。嗚呼。自梨娘病臥以來。筠倩心滋戚戚。未嘗有一日離於病榻之側。襟袖間淚痕時濕。惟不使梨娘見之耳。而梨娘對之。乃不能如從前之親熱。雖病中心緒不佳。亦不應淡漠若此。筠倩於是憶及前以婚姻問題。致兩情微有不懌。其言若此。似尙未能去懷。或者番病根即種因於此。亦未可知。筠倩默念至此。悔恨不勝。祝望益切。其心謂若梨娘而克愈者。吾猶可以自贖。脫不幸而竟死者。則吾實殺吾姊。此恨不啻終天。欲懺悔而無從矣。筠倩作如是想。益不肯稍弛其調護之力。以爲補過之謀。噫。豈知梨娘之心。實有不可以遽告筠倩者。今見筠倩若是。其懇摯益不自安。噉被忍痛。惟求早死。一日早免。一日之苦。嗚呼。慘矣。

燈光撮豆。枕淚傾潮。梨娘徹夜呻吟。筠倩衣不解帶。達旦不寐。強之睡不可。則亦聽之一夕。病勢突覺銳減。嗽亦間作。神志清明如曇。日筠倩心竊喜。梨娘謂之曰。妹厚我甚矣。我恨無以報。妹妹亦弱質。能有幾許精神。疲勞如此。不將與我俱病耶。今我病已覺少可倦而思睡。今夜毋需人伴。妹亦請自安睡以資養息。筠倩猶徘徊不去。梨娘再三迫之。乃回房就寢。斯時室中尚有鵬郎在也。鵬郎自梨娘病後。輟學侍疾。終日依依牀側。曾不少離。雖幼不解事。而孺慕性成。亦知保護其病中之母。母憂亦憂。母泣亦泣。淚痕時量其小頰。是夕見病勢突減。亦不覺喜形於色。就燈下弄釵。口唱小歌。以娛其母。梨娘呼而語之曰。汝倦乎。倦卽睡。鵬郎急曰。我不倦。我須俟阿母睡着。乃亦睡耳。梨娘笑曰。癡兒。我若永遠不睡。汝亦永遠不睡耶。我竟長睡不醒。則汝又將如何。鵬郎不解其語。但以

目視梨娘。梨娘語時微合其眼。若欲睡者。鵬郎遂默無聲。恐多言以擾其安眠也。半晌。忽又呼鵬郎。命取床頭一小箱。以玳瑁爲之。小僅盈尺。製作絕巧。乃閨閣中用以藏貯粧飾品者也。鵬郎取至。置於枕旁。梨娘曰。啓之。既啓。則中有錦箋一束。梨娘一一檢閱之。閱畢。令移燈近前。輒舉面就火焚之。鵬郎驚而撲救。已盡爲灰燼矣。繼命攜箱復置原處。將地上紙灰收拾淨盡。時夜已午。視梨娘神色如常。並無變態。鵬郎亦倦極。乃和衣睡於其旁。鵬郎既睡。鼾聲旋作。約二小時。梨娘忽大嗽。鵬郎睡夢中。聞聲驚覺。視梨娘兩眼直視。十指撫心。急氣塞喉。喘聲如牛。狀至可怖。連呼阿母。搖首不答。幸燈篋尚未盡熄。乃急起拔關出。至筠倩寢門外。直聲呼曰。阿姑。阿姑。阿姑速起。阿母病又大變矣。其聲高以促。難以哭泣之音。筠倩亦驚醒。踉蹌披衣出。隨鵬郎入視。時梨娘嗽方大作。喘絲不絕如線。若畢命卽在俄頃間者。筠倩見狀。手足無措。移時忽作倒噎。若喉間有物欲躍出者。然急以孟承之。梨娘遂大吐。覺一陣腥橫衝鼻。觀吐畢。就燈視之。則滿孟皆血也。筠倩大驚。幾欲失聲而訝。再視梨娘。氣息奄奄。顏色慘白。微言曰。我覺喉間有腥味。孟中得毋有異否。筠倩曰。無之。皆痰耳。語時以目語鵬郎。令速藏孟。復取溫茶半杯。與梨娘漱口。時天已大明。家人皆起。咸來詢夜來病狀。入則見筠倩與鵬郎。皆已成爲淚人。知必有變。相顧錯愕。筠倩搖手令勿聲。囑鵬郎靜守。已則往尋其父。家人亦隨出。筠倩含淚述病狀。言黃昏時病勢似殺。余亦就睡。天將明。聞鵬郎泣呼。驚起入視。見彼痰喘甚急。旋咯血一孟。嗽止而面無人色矣。家人聞之。皆吐舌不能答。崔父立遣急足召醫生。醫至診視。畢出謂家人曰。心血已竭。危象立見。草根樹皮。無能爲力。速

理後事。恐彌留在半日間耳。語已返其酬金。乘興而去。

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各失聲哭。崔父亦痛揮老淚。楚囚相對。開闢一淚世界焉。有頃。筠倩收淚起曰。徒哭無益。今病者尙省人事。醫言亦胡可遽信。一線生機未絕。或者祖宗有靈。念此後老翁稚子。事育無人。冥冥中挽回其壽命。則疾尙可爲也。脫果絕望者。則預備後事。在所不免。衰落門庭。無多戚族。誰來弔唁。又誰來裏理衣衾棺槨。均須妥爲購置。夫豈一哭可以了之者。崔父曰。筠兒之言是也。爲今之計。姑入視病者。察其有無變態。僥倖得有轉機。便是如天之福。言已。與筠倩入家人從之。

天雞唱午。夢熟黃粱。衆人咸集病室中。無數模糊之淚眼。視線所集。成注射於病者之面。時梨娘兩目垂簾。喘絲斷續。氣息甚微。形神全失。良久忽見其面色轉紅艷若桃花。知其迴光返照也。於是衆人益形慌亂。束手無策。鵬郎見狀。以爲病有佳朕。不覺喜形於色。繼見衆人無不慌亂。始知其非妙。則復斂笑而泣。梨娘忽張目。視僕微言曰。兒病不起。兄無命不能終代子職。中道棄翁。又使翁垂老之年。歷斯慘境。兒死後翁不可過痛以增兒冥中之罪孽。有阿姑在。晨昏可以無缺。兒歸泉下亦瞑目矣。繼復注視筠倩。欲言不言者再。旋曰。吾負妹。吾負妹。妹不忘十年來相愛之情。此後鵬兒幸垂青眼。筠倩聞言悲痛不能勝。僅呼一聲曰。嫂。已淚隨聲出。以袖掩面。不能言矣。梨娘言畢。復大喘。移時呼鵬郎至前。執其手而囑之曰。兒乎。吾可愛之兒乎。兒無父。今更無母矣。吾棄汝去。汝亦勿哭。此後事阿翁仍如平日事。阿姑當如事我事先生。如事汝父。此三言汝謹記。勿忘。鵬郎

涕泣受命梨娘一一囁畢含笑而逝死時異香滿室空中隱隱有璈管之聲時己酉十二月大除夕四時一刻也年二十有七嗟嗟臘鼓一聲殘花自落筠床三尺餘淚猶班家事難言身後幾多未了癡情不死胸頭尚有微溫一霎紅顏不留曼影千秋碧血應逐鵠魂此恨縊縊他生渺渺悲乎痛哉

###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絕代佳人一場幻夢血枯淚竭還他乾淨身軀蘭盡膏殘了却纏綿情緒梨娘之死慘矣然其致死之由梨娘苦於不能自言家人固不得知即朝夕相處如筠倩生死相從如夢霞此時亦未能遽悉忍淚吞聲不明不白此梨娘之死所以慘也既死之後家人咸哭筠倩尤椎胸大慟哽咽而呼曰嫂乎嫂竟棄我而去乎我於世爲畸零人誰復有愛我如嫂者天乎無情復奪我愛嫂以去留此薄命孤花飄泊倩誰謹惜其不隨嫂而死者曾何時耶嫂而有知白楊衰草間毋虞寂寞不久有人來與嫂同領夜臺滋味矣且哭且呼淚落亥畔幾成小河力竭矣聲嘶矣而痛尤未殺筠倩與梨娘姑嫂之情耳並無決髓淪肌之愛鏤心刻骨之情今梨娘死筠倩哭之卽對於親姊亦無斯哀痛此則旁觀者所不解也夫以梨娘之貌梨娘之才梨娘之命苟非鐵作心肝者誰不憐之愛之惜之痛之况平日端莊賢淑溫順如處子慈善有佛心一旦仙姿遽萎遺愛猶留如斯人者於臨歿時欲得人幾副過便無蹤影蓋無深感故亦無深痛也筠倩之哭梨娘與他人迥異其痛刺心其痛入骨若非梨娘復生其痛終

無止境。除是此身亦死。其痛乃有已時。對筠倩於梨娘。胡竟抱此深痛。蓋感於生前者固屬非淺。感於死時者尤有難言。人知梨娘病死而筠倩則固知梨娘決非病死也。梨娘致死之由。梨娘不爲家人言。梨娘決非病死。筠倩知之而生前不能問。梨娘死後亦不能語。家人忍令此可憐之軀壳。斷送於模糊影響之中。難言之痛與忍死之痛。兩重併作。一重更不容稍加遏抑。此衆人哭梨娘之淚筠倩所以獨多歎。

天寒日慘。愁雲蔽空。薤歌一聲。路人魂斷。家人各收淚料理後事。筠倩哭泣模糊。已不成人狀。鵬郎則匍匐於梨娘身旁。號咷大哭。崔父亦雙袖龍鍾。痛揮老淚。一室之中。惟聞哭聲嗚嗚。惟見淚波汨汨。人世殆無其慘。良久筠倩止泣。爲梨娘沐浴。裹衣甫解。胸前突露一物。狀類書函。是函蓋梨娘絕筆。於病中乘間書此。留以貽筠倩者。筠倩此時亦不遑啓視。乃取而納諸懷中。薰香灑梨娘屍體。整冠易衣畢。延羽士持誦。蓋南方俗例。人死必延羽士。爲死者殮。冥途猶西人之延牧師也。羽士至。家人復哭。棺衾已備。旋即大殮。哭聲益縱。蓋棺時筠倩幾欲躍入棺中。與梨娘俱逝。家人力勸始止。比安靈已畢。天已大明。忽聞爆竹聲。震動耳鼓。家人如夢方醒。乃知今日之爲元旦良辰也。傷哉薄命三九年。華節屆歲除。魂歸離恨。竟不得續。一絲餘命度此殘宵。人與歲俱除。恨又與歲俱新矣。萬戶千門春聲盈耳。桃符換舊一色煊紅。惟崔氏門前。則一片喪席簷端高掛。門庭冷落。風日淒清。亦新年之怪現象也。

香魂已渺。哀思難刪。是夜家人咸各睡息。筠倩猶獨守空幃。淒然弔影。一星幽火。冷照靈牀。痛死憐生。無窮哀感。

乃取出梨娘遺筆。咽淚而誦其詞。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滋甚。而余罪將不可逭。今余將死。不能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筐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穢瑣。確難出口。欲言而噤者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不遠。而此事不能終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余今握管書此。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涔涔。而余心且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濺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閱之而色變。眦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不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汚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涉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奪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也。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報妹。贖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

余善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續書。余死殆在旦暮間矣。不於此將。將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妹當知余之苦也。余目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喪苦。若以余所受之苦。爲不足。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余病。愛護。但至日夜。不肯離。余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極點。余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攘。余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此書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卽喪所天。寂處孤。一空屋。縵縷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余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復從側方面施以種種搆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唯尤欲余死。爲冤鬼。不如此。不足以死。余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厚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旣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余之自誤耶。人之誤余耶。余亦茫然。然無論自誤被誤。同一誤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既遙。彼至。忍之。天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情節頗極變幻。此時余亦不遑細述。妹後詢夢霞。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嘗有。

負於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不樂。余心爲之一懼。而彼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余心更爲之大懼。蓋余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余之心。於是余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卽余致死之由。然余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癡情。遽罹慘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余之遭遇。直可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復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聞此。當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爲慘死之人。而以余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應以余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余賀也。余固愛妹者。妹亦愛余者。姑嫂之情。熟於姊妹。十年來耳鬢廝磨。蘭閨長伴。妹無母。余無夫。一樣可憐。虫幾爲同命鳥。妹方固不忍離余而去。余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楸枰無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羣之孤雁。妹方爲出谷之離鶯。春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余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余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兩全也。今與妹長別矣。與使余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減缺。則余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之幸福。完全與不完全。實以余之生死爲斷。余生而妹苦。余亦並無樂趣。無寧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癡也。余

言至此畢矣。尙有一語相要。余不幸爲命所磨。爲情所誤。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一生之幸福。妹能諒余苦。幸爲余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爲余了之。毋煩余之喋喋矣。

## 第二十八章 斷腸

墨痕慘淡。語意酸辛。此一幅斷腸遺稿。字字皆血淚鑄成。筠倩閱之。乃恍然於梨娘之所以死。初不料貞潔如梨嫂。亦有此放佚之行也。既而歎曰。韶華未老。歡愛已乖。違性離嘲。翦絲難殺。深閨寂處。傷如之何。名士坎壈佳人。悵塞相逢。遲暮未免。情牽此不足爲梨嫂病也。况乎雨下飄零。相憐同命。一身乾淨。未染點污。雖涉非分之譏。要異懷春之女。發乎情。止乎禮。蓋感以心。不以形迹。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其癡情可憫。其毅力足嘉。彼司馬文君。應含羞千古矣。惜乎設想痴時。忽生幻想。癡情深處。未脫俗情。太空無物。着來幾點浮雲。底事千卿吹皺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癡矢來。生之願。桃僵李代。欲強全今世之緣。而余也。以了無關係之身。爲他人愛情之代價。以姻緣簿。作如意珠。此實用情之過。亦不思之甚矣。雖然。嫂固愛我者也。因愛我而發生此事。因愛我而成就此緣。真心可諒。而其情尤可感也。卒也。逆知事無結局。先自殺以明志。我未爲人作嫁人已由我而死。在彼則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在我則失其所愛。不能不傷心痛哉。梨嫂真教人感恨。俱難矣。嫂乎。汝爲我而棄其生命。我安忍賣嫂以求幸福。休矣。我何惜此薄命微軀。而不爲愛我者殉耶。感念至此。寸寸柔腸。如着利剪。不覺撫棺大慟。一聲。愛嫂淚。

若。纏。麼。嗟。乎。筠。倩。之。心。傷。筠。倩。之。命。短。矣。

風。雪。天。寒。棠。梨。花。死。這。番。青。鳥。使。化。作。白。衣。人。夢。霞。夢。霞。待。此。可。驚。可。痛。之。慘。耗。其。將。何。以。爲。情。耶。方。其。得。梨。娘。書。也。知。其。病。知。其。病。且。危。而。苦。不。能。行。尤。苦。不。能。答。耐。來。幾。日。工。夫。變。住。一。腔。心。事。猶。冀。東。皇。偶。發。慈。悲。護。持。此。瘦。弱。之。花。魂。不。令。其。遽。被。東。風。吹。斷。而。孰。意。紅。顏。老。去。竟。不。及。待。到。春。殘。驚。心。觸。目。之。死。耗。乃。與。病。者。之。手。書。繼。續。而。呈。於。癡。望。者。之。眼。簾。

節。屆。元。辰。人。多。喜。氣。夢。霞。方。與。家。人。骨。肉。食。歡。喜。團。圓。而。一。幅。素。箋。突。然。飛。至。無。邊。哀。痛。乃。即。以。可。且。日。爲。開。始。之。期。夢。霞。訂。婚。後。曾。繩。梨。娘。之。實。於。家。人。今。聞。其。死。無。不。扼。腕。歎。惜。老。母。心。慈。亦。暗。下。幾。點。眼。淚。夢。霞。此。時。驚。與。痛。均。達。至。極。點。幾。疑。身。入。夢。非。復。人。間。人。受。劇。烈。之。痛。古。而。可。以。言。可。以。哭。則。其。痛。苦。因。能。洩。即。能。漸。減。若。所。受。者。爲。無。名。之。痛。苦。既。不。能。言。又。不。能。哭。激。則。於。外。戀。結。於。中。有。恨。自。飲。有。淚。自。咽。痛。心。疾。首。莫。可。名。言。則。其。痛。苦。終。不。能。洩。遂。終。不。能。減。其。最。後。之。痛。苦。則。或。病。或。病。其次。者。或。成。癩。癪。之。狀。或。作。逃。禪。之。想。終。身。不。能。回。復。其。有。生。之。樂。趣。如。夢。霞。者。即。其。人。矣。

一。聲。去。了。咽。住。喉。嚨。欲。放。聲。一。慟。則。恐。家。人。生。疑。而。目。瞪。口。呆。鼻。酸。心。刺。并。人。世。間。無。蓋。之。歡。娛。亦。不。能。償。此。時。夢。霞。一。刻。之。痛。苦。淚。潮。有。信。若。相。候。於。兩。眶。間。欲。强。自。遇。倒。而。一。霎。推。波。助。瀾。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良。久。歎。息。語。家。人。曰。余。非。痛。死。者。痛。生。者。耳。六。旬。衰。老。痛。抱。娶。明。僅。此。遺。髮。尚。不。能。承。歡。終。老。孫。未。成。人。女。未。

嫁。哀。哀。望。獨。極。人。世。之。慘。境。矣。繼。請。於。母。欲。親。往。弔。奠。母。曰。崔。家。舊。屬。葭。莩。今。又。新。聯。秦。普。遭。斯。慘。變。苦。煞。老。翁。矣。兒。欲。往。唁。禮。也。余。何。阻。焉。乃。草。草。具。賄。儀。覓。舟。子。詰。朝。遂。行。

片。帆。無。恙。前。路。已。非。一。葉。扁。舟。又。載。征。人。遠。去。兩。行。別。淚。竟。隨。江。水。長。流。痛。哉。此。行。如。登。鬼。域。此。七。八。十。里。之。水。程。在。夢。霞。不。啻。以。冥。冥。之。泉。路。視。之。矣。使。前。日。聞。病。即。往。則。藥。烟。淚。雨。之。中。猶。及。見。伊。人。一。面。今。何。及。矣。然。而。是。風。孽。雨。苦。摧。短。命。之。花。三。島。十。洲。難。覓。返。魂。之。藥。相。見。更。難。乎。爲。別。目。睹。尤。慘。於。耳。聞。我。且。以。不。及。見。梨。娘。死。之。爲。夢。霞。幸。也。所。痛。者。相。知。未。及。一。年。此。恨。遽。成。千。古。梨。娘。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知。心。之。人。則。梨。娘。之。死。實。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痛。心。之。事。而。意。中。好。事。方。期。秋。月。重。圓。劫。後。餘。花。不。道。春。風。再。肅。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側。殮。不。憑。其。棺。天。公。作。惡。刻。扣。良。緣。平。時。會。少。離。多。并。此。最。後。之。死。別。亦。故。斬。之。而。不。與。此。尤。爲。痛。之。不。可。解。者。而。今。日。者。煙。波。一。棹。不。爲。問。津。之。漁。郎。翻。作。登。門。之。弔。客。俯。聽。江。流。幾。聲。嗚。咽。舉。頭。天。際。一。色。杳。茫。水。複。山。重。化。作。愁。城。恨。海。而。江。花。汀。草。點。綴。閑。情。鷗。港。漁。磯。別。饒。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以。娛。行。客。在。夢。霞。視。之。則。形。形。色。色。皆。組。織。愁。絲。之。資。料。招。徠。愁。魔。之。媒。介。也。

人。來。前。度。魂。斷。當。年。夢。霞。之。泛。棹。蓉。湖。今。日。爲。第。四。次。矣。者。番。意。興。大。異。從。前。恨。與。時。積。情。隨。境。遷。昔。日。之。行。無。殊。身。到。桃。源。步。步。趨。入。佳。境。今。日。之。行。恰。是。身。臨。蒿。里。行。行。漸。近。愁。關。故。昔。日。之。行。惟。恐。其。遲。今。日。之。行。則。惟。恐。其。速。可。恨。江。神。不。解。事。今。朝。偏。助。一。帆。風。僅。半。日。許。而。數。十。里。之。長。途。督。然。過。去。人。世。間。有一。無。二。至。慘。至。痛。之。

境已黯然呈於夢霞之眼前矣。

野渡無人衝門在望。有一物焉隨風飄揚於屋角簷梢。翩躚作態。遠望之疑爲白蝴蝶之飛舞。又如酒家招客之青帘。此何物耶。此非喪家之標識耶。而謂夢霞之眼簾能容此物耶。覩此一尺布簾。而夢霞之心旌亦隨之而搖曳。飄飄蕩蕩。靡所底止。噫。此種境地。是人間而非人間。到此地者。殆皆尋死趣而來。其去人間世固已遠矣。舟無恙。客無恙。岸上之家無恙。天台耶。蓬島耶。作客於此。遇仙於此。鬢情窟於此。曾日月之幾何。而歡喜事去。煩惱事生。愁雲慘霧籠罩。一村矣。離恨天耶。相思地耶。茫茫一塊土。生離於此。死別於此。幾番悲慘之活劇。於是開場。亦於是收場焉。彼鼓棹而來者。雖非此地之主人翁。而不得謂爲與此地無緣。然亦不得謂爲與此地有緣。謂爲無緣。胡爲以並無關係之人忽焉而萍飄絮蕩偶到。是鄉羈留於此者。一年醉吟於此者。一年謂爲有緣。則何以此一年之中所遇者皆失意之人。所歷者皆傷心之境。過去之情懷。未來之幸福。一至此皆消歸烏。有而維戀。戀於現在之悲歡離合。奈何天唱悽憫曲。迷惘了而不了。以一年最短促之時期。乃有此一段至複雜之情。史南國青年竟做了潯陽白傅。月底西廂忽變了夢裏南柯。然則斯地也。乃情天之幻境耳。入幻境者無不爲幻境所迷。身心俱爲幻境所束縛。迨至參透個中幻象。欲跳出幻境範圍。而軀壳雖存。靈魂已死。一生事業。強半蹉跎。猶不如飄流荒島者處。萬死一生之境。終有一線不絕之希望也。夢霞來此。在今日爲末次。此後將與此地長別。問迷津而來。航恨海而去。夢霞無恙。而平昔之氣概之抱負。已悉爲情魔攘奪。而無餘惜哉。

此。人。其。將。長。此。終。古。乎。雖。然。夢。霞。多。情。人。實。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必。不。輕。殉。私。情。則。夢。霞。之。結。果。或。尚。有。驚。人。之。舉。在。

夢。霞。之。來。也。距。梨。娘。之。死。僅。二。日。耳。此。二。日。之。距。離。以。時。計。之。不。過。四。八。小。時。年。華。之。遞。燭。不。常。人。事。之。變。遷。太。速。此。四。八。小。時。中。時。已。隔。歲。人。且。隔。世。矣。似。此。門。庭。冷。落。家。室。飄。搖。路。人。見。之。亦。增。忉。怛。矧。當。斯。境。者。爲。個。中。人。平。爲。多。情。之。夢。霞。乎。叩。門。則。雙。扉。虛。掩。牆。邊。之。睡。犬。不。聞。蒞。庭。則。四。顧。無。人。枝。上。之。棲。鴉。並。起。淒。涼。狀。況。觸。目。何。堪。足。爲。之。軟。而。步。爲。之。蹇。矣。登。堂。則。老。翁。相。見。揮。淚。而。訴。病。情。入。室。則。稚。子。含。悲。地。而。迎。弔。客。夢。霞。此。時。難。以。慰。已。而。轉。以。慰。人。無。以。弔。生。更。何。以。弔。死。斟。酌。滴。無。情。之。酒。淚。味。含。酸。爇。一。炷。斷。頭。香。心。灰。寸。死。餘。藥。猶。存。案。上。之。銅。爐。未。熄。倩。魂。不。返。棺。中。之。玉。骨。已。寒。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爲。情。恨。事。太。無。端。後。事。更。不。堪。設。想。淚。世。界。非。長。生。國。歸。來。歸。來。兮。此。間。不。可。以。久。留。然。夢。霞。猶。未。忍。掉。頭。竟。去。也。

空。庭。如。洗。冷。風。乍。淒。撼。樹。簌。簌。響。庭。之。畔。荒。土。一。坏。槧。槧。墳。起。斷。碑。倚。之。苔。蘚。延。繞。幾。偏。四。園。小。草。環。壘。成。一。大。圈。幽。寂。不。類。人。境。時。夜。將。半。有。人。焉。惘。然。趨。赴。其。處。藉。草。爲。茵。坐。而。哭。哭。甚。哀。噫。此。何。地。斷。腸。地。也。伊。何。人。即。手。闢。此。斷。腸。境。界。手。殖。此。斷。腸。標。識。者。也。其。標。識。爲。何。曰。梨。花。香。塚。

然。則。哭。者。爲。夢。霞。無。疑。夢。霞。自。葬。花。之。後。以。眼。淚。沃。此。塚。土。者。不。知。其。幾。千。萬。斛。然。尚。有一。人。與。夢。霞。同。情。爲。夢。霞。贈。淚。此。人。卽。花。之。影。也。花。之。魂。夢。霞。葬。之。而。爲。花。之。影。者。感。此。葬。花。者。而。哭。之。哭。花。之。魂。哭。已。爲。花。之。影。也。爲。

花之影卽同花之命。花魂無再醒之時。花影安有常留之望。一剎那間而花影花魂無從辨認人耶。花耶同歸此塚。彼葬花者以傷心人而寄情於花。惜此花而葬之。不料此已死之花竟從此與之不絕關係。香泥一掬逐研孽。因始則獨哭此花。繼則與人同哭此花。今則復哭此間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滅矣。哭花以哭人。復哭人以哭花。兩重哀痛併作。一重至此而夢霞之淚所餘能有耶。嗚呼。花可活而人不蘇。淚有盡而恨無窮。而此一部悲慘之玉梨魂。以一哭開局。亦遂以一哭收場矣。

### 第二十九章 日記

余書將止於是而結果未明。未免留閱者以有餘不盡之恨。爰濡餘墨。續記如下。恨余筆力脆弱。不能爲神龍之掉也。

余與夢霞無半面之識。此事蓋得之於一友人之傳述。此人與夢霞有交誼。固無待言。且可決其爲與。是書大有關係之人。蓋夢霞之歷史。知之者曾無一人。而此人能悉舉其隱以告余。其必爲局中人無疑也。閱者試掩卷一思。當卽悟爲石痴矣。

石癡者。某六年前之同學也。余家琴水。石家翠湖。散學後天各一方。不復知其蹤跡。庚戌之冬。余自吳回。歸案頭。得一函。乃自東京早稻田大學歸者。函外附紙裏一類印刷品。啓視之殊非是。乃絕妙一部。哀情小說資料也。函卽石癡所貽。外附之件。卽爲玉梨魂之來歷。茲將石癡函中與吾書有關係者。節錄如左。

……何君夢霞古之傷心人也。去年掌教吾鄉。因與相識。爲人放誕不羈。風流自賞。豐於才。而嗇於命。富於情。而慘於緣。造物不仁。置斯人於愁城恨海之中。悵寥侘傺。踰籠東負。負狂呼。書空咄咄。賣生流泪。抱孤憤。以難。嗚。苟情傷神。負癡情而莫訴。茫茫若此。恨恨何之。殊可歎也。所幸者元龍豪氣。猶存司馬雄心。未死身陷情關。卒能自拔。雖歎歎鬱抑。落落寡歡。而珍重此身。猶足繫蒼生之望。今其人亦在東京。每與余道及前事。輒痛哭不置。旣忽嘵然謂余曰。若人因愛余而致死。在義。余亦應以一死相報。然男兒七尺。軀當爲國效死。烏可輕殉。旣女子之癡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嘗勸余東游。爲將來奮飛計。今言猶在耳。夢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來此者。卽從其昔日之晉暫緩須臾。毋死冀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已於地下耳。余聞其言。深服之。夢霞蓋至情中。能以身役情。而不爲情所役。比之負心薄倖之徒。固判若霄壤。卽瑤瑤之情。死寶玉之述。禪等性命。於鴻毛棄功名。如敝屣。雖一往情深。畢竟胸懷太窄。未能將愛情之作用。鑒別其大小權衡。其輕重也。余又夢霞。余佩夢霞。余於是欲將其歷史著之於篇。可作青年之鏡。而愧無妙筆。負此良材。率爾操觚。轉以抹煞一段風流佳語。素知君有東方仲馬之名。善寫難言之情愫。故將其人其事錄以寄君。請君以纏綿之筆。寫成一篇。可歌可泣之文章。可以博普天下才子佳人。同聲一哭。君亦知情。人當樂於仲紙。抽毫爲情人寫照。也是編。一出洛陽紙貴矣。余準備手。鹽。蓄微之露眼。洗雲水之光。以待新編之出世。

余讀石癡書。閱其所述夢霞之歷。解氣抑揚之際。所以傾倒斯人者。備至。余當時竊有所疑。以梨娘待彼之

情。若是生深摯。夢醒始則挑。終則死之。既以越分玷梨娘。復以虛名誤筠倩。至於香消玉碎。伯仁由我而亡。爲夢霞者。追韓憑化蝶之蹤。以一死報知己。尙不失爲愛力界中一敢死之健將。今乃偷息人間。遁跡海外。明明已作王魁。復託詞以自遁。此實無賴之尤。何得謂爲情種。余以是心鄙其人。遂無意徇石癡之情。且石癡之書。僅述至梨娘之死。而於筠倩結果。則付闕如。雖飄泊孤花。其運命不難推測。而全書旣爲實錄。若稍有臆造。即足掩其真相。若置之夏五郭公之列。則關節屬於緊要。佚之即不成完璧。職是之故。余乃不願浪費閒筆墨。寫此斷碎破裂之情史。適以滋閱者之惑。而爲通人所識也。

擱置既久。遂復省憶。而余也歷碌風塵。東奔西逐。亦不獲閉戶閒居。從事塗抹。凡案生塵矣。越一年。義師起武漢間。海內外愛國青年。雲集影從。以文弱書生。荷槍挾彈。從容赴義者。不知凡幾。後有友人黃某。自鄂歸。爲余道戰時情狀。言是役也。革命軍雖勇氣百倍。而從軍者多自筆陣中來。寒三寸毛錐。代五响毛瑟。腕弱力微。槍法又不熟。諸徒憑一往直前之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槍機未撥。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血肉狼籍。肢體縱橫。厥狀至慘。曾親見一人。類留學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鷄。時已身中數彈。血濡盈袴。猶舉槍指敵。連發殞三人。然後擲槍倒地。身斃斃動。余遠在百碼以外。望之殊了了。中心震悼。俟敵已去。趨詢所苦。其人瞪目直視良久。言曰。君操吳音。非江蘇人乎。余亦蘇產。與君誼屬同鄉。今創甚。已無生望。懷中有一物。死後乞代取之。余方欲就問姓名。而氣已絕矣。檢其衣囊。得小冊。一余卽懷之而歸。至其遺骸。後有一老教士。收而埋諸教堂之

側不知誰家少年郎棄其父若母妻若孥葬身槍林彈雨之中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闌夢裏人言之殊淒人心脾也

余友述至此卽出其所得小冊示余翻閱未半余忽有所省蓋上半冊皆詩詞係死者與一多情女子唱和之作題曰「雪鴻淚草」惟兩人皆不署名情詞哀艷使人意消而余閱之恍如陳作余腦海中已早有諸詩之餘韻纏綿繚於其間不知於何處見過力索之恍憶石痴書中彷彿曾有是作因於故紙堆中檢得石痴函與是冊參閱之若合符節噫異哉死者其果爲何夢霞耶

石痴前函旣詳述其事此一小冊又取諸其懷則死者非夢霞而誰歟夢霞死矣夢霞殉國而死矣余曩之所以不滿於夢霞者以其欠梨娘一死耳孰知一死非夢霞所難徒死非夢霞所願彼所謂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已者其立志至高明其用心至堅忍余因不識夢霞故以常情測夢霞而疑其爲惜死之人負心之輩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滿之人卽爲一年後革命軍中之無名英雄耶吾過矣吾過矣今乃知夢霞固磊落丈夫梨娘尤非尋常女子無兒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氣斯爲好兒女梨娘初遇夢霞之後卽力勸東行以圖事業彼固深愛夢霞不忍其爲終窮天下之志士心事何等光明識見何其高卓又腸梗骨兼而有之夢霞不能於生前從其言而於死後從其言暫忍一死卒成其志此一年中之所嘗嘗苦心孤詣蓋有較一死爲難者夫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其輕重之相去爲何如墮今夢霞竟死殉梨娘作韓憑第二不過爲茫茫情海添一個鬼魂莽莽乾坤

坤留一椿恨事而已。此固非夢霞之所以報梨娘而亦非梨娘之所望於夢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若忘情夢霞不死於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於革命之役死於戰仍死於情也。夢霞有此一死可以潤吾枯筆矣。雖然飛鳥投林各有歸宿而彼薄命之筠倩尙未知飄泊至於何所吾書又烏能恝然遺之。

余方欲求筠倩之結果而一時實無從問訖。夢霞之死耗於意外得之。彼筠倩者從二人於地下乎抑尚在人間乎。非特閱者在悶葫蘆中。卽記者此時亦在悶葫蘆中也。余乃欲上碧落問月下老人取姻緣簿視之。又欲下黃泉謁閻羅天子乞生死籍檢之。正游思間而此小冊若詔我曰伊人消息可於此中得之無事遠求也。迨閱至冊尾乃得一奇異之記載。

此奇異之記載上冠日期下敘事實不知所始亦不知所終。閱之乃轉令人茫然凝目注之突有數字直射於余之眼簾曰「夢霞」曰「梨娘」余乃恍然悟喟然歎曰噫筠倩真死矣此非其病中之日記耶。此日記語意酸楚不堪卒讀余亦不遑詳閱但視其標揭之時日自庚戌六月初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意者此日記之開局卽爲筠倩始病之期。此日記之終篇卽爲筠倩臨終之語而此日記爲夢霞所得則夢霞於筠倩死後必再至是鄉收拾零香剩粉然後脫離情海飛渡扶桑此雖屬余之臆測揆諸事實蓋亦不謬然筠倩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後之狀況如何記者未知其詳何從下筆無已其卽以此日記介紹於閱者諸君可乎。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後。余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之爲余而死。余非一死無以謝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卽余亦不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病而死者。余旣求死。烏得不病。余旣病。則去死不遠矣。然余死後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則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當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尙流。此方之硯尖尖之筆。殆終成爲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無寧死。余卽此言之。實行家也。憶余去年此日。方爲鵝湖女校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场。作種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潑地。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談心。憤家庭之專制。慨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爲已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朶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蠅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鵝湖校中。遂絕余蹤跡矣。迄今思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掌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泰。余又何至抑鬱而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誤余而制余者。乃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因果。委曲心情。卒之爲余而傷其生。此更爲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

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唉可憐蟲。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無名。而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墜。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矚。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粧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恐更不能堪。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余所愛。余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減。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尚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涔涔然。額汗出如瀋。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略此中況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瞑不視。余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階級耶。死非余所懼。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實無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余之靈魂與軀壳戰。

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人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余也不幸。疑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茕茕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余。無異於母也。

母死而愛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余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余之所愛者。使余於人世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隨母兄於地下。叙天倫之樂矣。今日余病虛一室。眼前乃無慰。余者。幽邃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復思。余之生。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余又死者。則歡承色笑。更有何人。風燭殘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復希望余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余之老父。而病軀委損。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恕兒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余病亟。頻入視。余時以手按余之額。覘冷熱之度。狀至憂急。余將死。復見余親愛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強起。昏悶中。合眼。卽見余嫂。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歸期。當已不遠。余甚盼。夢霞來。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余與彼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余不情不能愛。彼卽彼亦未必能愛。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余今望彼來。彼固未知余病更烏能來。卽知余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余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問。以余料之。彼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長棄彼而逝。彼知之。彼當諒余。諒余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余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余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猶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蘭之僵蠶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戒一方竊曬婢媼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淚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余致書夢霞余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見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後余夫必死余之日記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余也余書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

### 第三十章 憑弔

此篇日記與上半冊相符係夢霞手鈔非筠倩親筆而日記之末尙有夢霞附記數語因并錄之寥寥百餘字亦以見夢霞固未嘗忘情於筠倩也。

此余妻之病中日記也余妻年十八沒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余聞病耗稍遲比至已不及與余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死時尙呼余名此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余妻余妻乃能曲諒余心至死不作怨語余生無以對之死亦何以慰之耶無才

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擔個虛名死後淪爲孤鬼一場慘劇尙爾告終余不能卽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爲余虛一席焉可也

宛轉纏綿淒涼悱惻余讀筠倩之日記余爲筠倩傷矣一枝木筆未受東風吹拂遽遭苦雨摧殘筠倩之薄命與梨娘同筠倩之遭際殆較梨娘而尤酷夢霞情種也亦情魔也因鍾情於一人復牽連及於一人顛倒情緣離奇因果以誤用其情之故卒使玉人雙殞好夢成空鐵血孤埋征魂不返茫茫萬古銷不盡者相思草草一坏墳不平者長恨余亦傷心人寫此斷腸史事不相干情胡能已擲筆歎歎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余拜今可與諸君告別矣然佳人才子結果固已如斯彼窮老孤兒近狀又復奚若是不可不窮其究竟以收拾此一局殘棋也梁谿琴水猶邾魯耳余何惜費幾日之工夫作一番之偵探意既決乃獨駕扁舟作蓉湖之游余之此行擬先訪石癡因介紹見崔翁可得余意中所欲知者設石癡而不遇則余將失望余於崔氏素無瓜葛未便造廬而謁也比至則石癡負笈歸來尙未及旬日見余頗錯愕余與石癡別七年矣歲月漸增形容都改乍見幾不相識焉旣而開樽話舊倍極留連石癡因詢余來意余曰余此來爲君去歲一封書耳石癡初若不省憶者尋思半晌乃曰有之託君之事今若何矣能以全豹示我否余乃告以前此攔置之故石癡默然余卒然問曰今其人安在耶石癡曰武漢事起留學生紛紛歸國夢霞先余行半月臨別爲余言此行或不返里當效力於民軍

償余素志。今別近匣。月尙未知其消息。君不來。余方擬買棹往伊家一探也。余曰。夢霞蹤跡。余頗知之。余尙欲請君觀一物也。探懷出小冊授石癡。石癡閱未數行。卽訝曰。此夢霞之袖中秘也。在東京時。彼曾出以示余。君於何處得之。余黯然曰。夢霞死矣。

石癡大驚。轉詰余君言云何。余乃以武昌歸友之言。詳爲石癡道。且曰。此一小冊。經滄海歷戰場。余友得之於鎗林彈雨之中。卒輒轉而入於余手。孰牽引之。孰介紹之。此中或非無意。不然。武漢之役。少年仗義之徒。不著姓氏。輕擲頭顱者衆矣。而夢霞獨藉一小冊子。留遺於世。其名遂不至湮歿。而無聞。或者彼已死之梨娘。一縷芳魂。常繞情人左右。冥冥中陰爲布置。俾其所愛者之奇情偉績。得藉文士之筆墨。傳播於人間。事非偶然也。石癡聞言。慨焉歎息曰。彼別余時。侃侃數言。余早知其必能實行其志。今果烈烈轟轟。流血而去。渠死可以無恨。而此小冊旣入君手。則爲死者表揚。君不得辭其責。前函具在。事迹可稽。今有此一死。更足令全書生色。可以濡染大筆。踐余昔日之請矣。余應曰。唯唯。

旣而請於石癡曰。余尙有所詢。彼黃髮垂髫。無恙耶。石癡愀然曰。崔翁乎。骨已朽矣。言之殊惻人懷。自梨筠二人相繼殞謝後。彼矍鑠<sup>老翁</sup>。乃若碩果之僅存。老境太覺不堪。未幾即感疾死。渠家戚族無多。翁死遂無人主持。僅有外戚某氏。遠隔城鄉。聞訃奔至。後經衆提議。將鵬郎寄養於某氏。遺產亦委某氏代爲經理。俟成人授室後。再整舊日門庭。議既決。某氏遂攜鵬郎去。其遺宅則由某氏僱僕傭二人以守之。幸未至鞠爲茂草。數年之間。一

家盡毀。吾鄉中死亡之慘衰敗之速。殆未有若彼家之甚者。想君聞之亦當生一種滄桑之感也。余喟然曰。興廢不常。盛衰有準。循環往復。理所必然。積善之家。餘慶未絕。有佳兒在。遲以十年。夏少康。中興之業成矣。石癡領余言。復曰。君旣來此。有意至夢霞葬花處。一弔埋香遺跡乎。余當導君往。余曰。甚願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歸可爲余書。煞尾着一點江上青峯也。

幾株敗柳。一曲清溪。老屋數椽。重門深鎖。時值孟冬。百草皆死。門以外。一片荒蕪。不堪入目。境地至爲幽寂。石癡語。余曰。此卽崔氏之舊居也。夢霞寓此時。余常來此。今絕迹者已年餘矣。此其後舍守者卽居於此前門。則久爲鐵將軍所據。無人問津。門上恐已生莠草也。且行且語。已至門次。石癡舉掌叩門。作敗鼓聲。良久。有老嫗。披關出。見余等。注視不語。若甚訝。來客之突兀者。旋問曰。客來何事。殆訪崔家舊主人乎。惜來遲一年。今渠家已無人矣。石癡曰。姥姥不識我耶。嫗熟視石癡。乃笑曰。君非秦公子耶。余老眼花矣。石癡告以來意。嫗卽導余等入內。過一小圃。晚菘盈畦。青滑可攝。曲折達一書舍。室門上。加以鎖。積塵封焉。前有庭。庭廣不足一畝。庭中景物。絕類古剎。牆階之上。徧鋪苔衣。不露一罅。縫痕蓋絕。人迹者久矣。石癡引余至一處。有土墳起。槩然成小阜。云卽夢霞葬花處。欲尋碑石。則已不見。殆歷時既久。爲地心吸力所吸。入歟。抑爲人攜去珍之爲秦磚漢瓦。歟。不可得而知。塚上短草。芟蕑生意歇絕。草根之下。槁泥凝結成小塊。無數彷彿。猶有傷心人血淚痕也。憑弔久之。徧徨四顧。余突謂石癡曰。君誑我。空庭如洗。安有所謂梨花與辛夷耶。石癡曰。異哉。是誠有之。今何并枯枝敗葉。亦俱杳然。意者美。

人已返瑤臺而此美人之靈根亦爲司花吏拔去移植天上耶。因呼嫗問之。嫗言聞前庭中實有二樹梨夫人死後春來梨樹卽不發花。辛夷雖吐蕊亦不能如往年之盛。是年六月筠姑娘又死。二樹均日就枯萎柔條曼葉矣。盡舊觀比老。主人死余等來時僅見枯幹兩株兀然直立枝葉皆化爲鳥有問枯幹何在則曰已斫作柴燒矣。余曰惜哉是亦焦桐之類也。草木無知乃爲人殉斯真所謂情種矣。子然一枯幹大足以供後人之憑弔。何物老嫗大煞風景此已死之情根尙不能久留於世彼癡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時便成爲情史上之人物也。與石癡歎息者久之。

余旋指書舍間石癡曰此卽夢霞寓居之所耶。石癡曰然。余昔年時與夢霞促坐閒談於此。猶憶某年秋余訪夢霞夢霞貰酒留飲半酣。夢霞指庭畔香塚語余曰此余之埋愁地銷魂窟也。余死苟得埋骨於此則此身長伴花魂死可無恨。又指庭前二樹謂余曰此余之腹友亦余之愛妻也。林和靖妻夢綠華爲千秋佳話。余今妻此二花和靖且輸豔福矣。言已大笑。復曰明年此花開時君能歸來當再頌君對花痛飲一醉以償澀澆花爲二花壽噫孰知酒杯纔冷人事已非。人所云亡花亦不壽徒剩傷心之境地尙入余之眼際情長緣短室邇人遙旣含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淚余獨何人乃能堪此。自今以後亦不能再至是間矣。石癡言時淚盈襟袖余至此亦覺觸目淒涼百感交集恨無以塞石癡之悲也。

石癡復令嫗啓書室門與余俱入則見塵埃滿地桌椅俱無窗上玻璃碎者碎不碎者亦爲塵所蒙非復光明本

質石癢。一一指示余此夢霞下榻處。此夢霞設案處。此余與夢霞對飲處。四顧壁立空無一物。惟門側倚一敗簾。字紙充實其中。石癢就而翻檢焉。室中空氣惡濁。余不能耐。呼石癢曰。去休。是間不可以少駐矣。石癢忽檢得一紙。欣然向余曰。君試閱之。此情天劫後之餘灰也。余受而審視。上有秋詞二闋詞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苔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次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真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右調解連環〕

舊恨猶長。新愁相擾。眉頭心上頻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曾無一處乾。道飄零非計。秋風菰米強糊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憐。恐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日闌干。〔右調送入我門來〕



# 清華書局出版書目提要

還嬌記

新華秘記

下中上編  
集

前後編

雪鴻淚史

雙鬟記

刻骨相思記

余之妻

廣諧鐸

諧文大觀

反聊齋

芙蓉嬢

中國偵探談

憤愈緣吳緣吳編枕新枕傑枕亞徐傑枕傑枕秋李嚴許秋李

著天著綺著綺輯亞編亞作亞著枕作亞作亞著涵著指著涵

俠鳳奇緣

野鶴零墨殘墨

枕亞浪墨續集

一角	二角	三元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二元	
七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七角	七角	七角		
八角	九角	九角		
九角				

季報小説主林亞

合撰

◎價廉正真◎

本報出齊四集都百萬餘言布面金字裝璜精美所載長短篇說部無不首尾完全著作者為李涵秋許嚴楊塵因徐枕亞張雙熱徐卓呆俞天憤周瘦鵝吳綺緣許蘆父諸君無一非當今名小說家有句皆香無詞不妙洵屬洋洋大觀得未曾有惟是本報出版之初因成本過鉅定價稍昂未能滿多數閱者之意現在存書無多配齊者僅有二三百部爰特不顧成本重行貶價凡連購四集者照定價對折實洋二元四角外埠加郵費二角一分計算尙未及成本十分之六七此種真正廉價好書市上恐難多覲舍此不買後會無期蓋此書以售罄為度決不再版也惟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原價發售不能通融特此關白

清華書局謹啓